I313.84/2

窗边的小姑娘

〔日〕黑柳彻子



库存书

插图　岩崎千寻

253864
253865



统一书号：R10280·79
定　　价：　0.94　元

窗边的小姑娘

〔日〕黑柳彻子

朱濂 赵德远 校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58864

译自日本讲谈社1981年3月5日第一次印刷
1981年5月20日第九次印刷本。

本书日文原名：《窗边的冬冬小姑娘》（《窗際のトツトちやん》）。

窗边的小姑娘

〔日〕黑柳彻子著
朱　濂译　赵德远校

责任编辑：骆之恬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0,000　印张：9.125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R10280·79　　定价：0.94元

校 译 前 言

这是一本在日本广受欢迎的小说，自1981年3月5日第一版印刷发行以来，当年就销售了三百八十万册，翌年又销售了一百五十万册，创造了日本战后同一本书连续销售五百三十万册的最高纪录。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至1983年3月中旬止，销售量已达五百五十二万册，被美国译成的英文本也已超过三十四万册。这部小说内容清新、健康，文笔活泼、流畅，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本书作者黑柳彻子，是日本著名的广播电视女演员，生于1932年，毕业于东洋音乐大学（即现在的东京音乐大学）声乐系。由于想当一名能出色地朗读画本和童话的母亲，便接受了NHK（日本广播协会）广播剧团的考试，并被录取。后来又成为日本第一批电视演员和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黑柳除了参加NHK系统的广播和电视节目演出之外，还经常登台演出“新剧”（话剧），定期举办舞台上的个人专场演出等。曾获第一届广播作家协会女演员奖、日本妇女广播工作者恳谈会大奖、电视大奖等，自1978年起，连续四年被评为“最佳广播演员”的第一名。黑柳还是日本政府表彰的1981年全国文化界杰

出人士之一，其著作还有《强制管束不如爱的感化》、《熊猫和我》等。

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小学时代的半自传式的叙述，这种体裁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记实小说”、“实话小说”，目前在日本和其它西方国家十分流行。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冬冬(即童年时代的黑柳彻子本人)的小姑娘，由于好奇心太强，常常违犯课堂纪律，刚上小学不久就被学校开除了。妈妈把她送进一所叫做“巴学园”的小学，这所小学的校长叫小林宗作，在小林校长的正确引导下，冬冬终于走上了健康成长的道路。而这一段经历，正成了作者黑柳彻子整个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捩点。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由衷地歌颂了小林校长这位卓越的儿童教育家。从小林校长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教育儿童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是要学习小林校长在儿童教育方面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是：

“任何类型的孩子，生来都具有良好的素质。而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素质往往会被周围的各种环境或大人们的种种影响所惯坏。所以应及早发现这种‘良好的素质’，并使其成长和成熟，从而把孩子造就成具有个性的人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小林校长在具体施教过程中所采取的方针，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其首要的一点，是尊重孩子的人格。小林校长平时总是亲切、和蔼而有礼貌地对待孩子，与孩子们平起平坐，甚至连说话时都要弯下腰来与孩子们脸对脸地保持平等的姿势。

其次，是针对不同个性的孩子分别采取因势利导的方针。小林校长善于抓住孩子的个性及其表现出来的基本长处，使其在保持本身个性的条件下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对其弱点、缺点和错误，则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使孩子们于自然、自觉之中予以改正。

第三，是采取了鼓励为主的方针，不断增加孩子们的自信心。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小林校长始终采取正面表扬的方式，而绝对避免挫伤孩子心灵的言行。他每次见到冬冬时都要说的那句话："冬冬真是个好孩子呀！"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第四，小林校长特别注意保护那些有生理缺陷的儿童，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避免产生自卑心理。这在本书里事例很多，而《尾巴》和《运动会》两节里的描写，尤其具有说服力。

第五，小林校长特别注意让孩子们从小学时就养成独立思考、生动活泼学习的良好习惯。我觉得，这一点很有借鉴的必要，我们现在有些小学靠给孩子们增加作业量来巩固和提高学习成绩的作法，实在是不足取的。

此外，还有两点特别值得提一下：一是小林校长那种对儿童教育事业的坚定的事业心和满腔的热忱，以及他潜心研究儿童心理、勇于打破旧传统的改革精神；一是书中主人公冬冬的母亲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成功做法。这两点很值得我们每位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学习。

这部书的《后记》也别具一格，它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幼年时代的留恋，同时也更反映了作者对曾经哺育过自己的巴学园和小林校长的热爱和尊敬。人们可以看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重要！小学老师，肩上担负的责任是多么光荣、多么重大！

尽管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儿童的成长过程，但它所涉及和反映的问题却很多、很深，以至令人屡读不厌，每读一遍都会得到新的回味。阅读此书，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可以从中受到教育方针、教育心理学和教学法方面的启发，尤其是小学校长、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更会得到对本身工作的有益的启示；当了父亲、母亲的读者，从中可以受到教育子女的启发，重视孩子的幼年教育，尊重成千上万的幼教老师、小学老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至于小学生阅读此书，肯定可以受到熏陶，对身心的健康成长产生良好的影响，就更无需赘言了。

赵德远

一九八三年五月于洛阳

目　　录

初到车站 ……1
窗边的小姑娘 ……3
新学校……13
喜欢上啦！ ……15
校长先生……17
中午饭……24
今天开始上学……25
电车教室……29
上课……31
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35
要细嚼慢咽……41
散步……43
校歌……47
送回原处……52
冬冬的名字……57
单口相声……58
电车来了……60
游泳池……67
通知书……71

放暑假了……72
大冒险……75
试胆量……81
排练场……85
去温泉旅行……88
培养旋律感……94
一生最大的愿望……100
最不好的衣服……105
高桥同学……110
不许再往上跳了！……113
“然后嘛——”……115
只是开了个玩笑……125
运动会……129
小林一茶……136
一件怪事……139
用手讲话……143
泉岳寺……145
正雄小朋友……150
辫子……153
谢谢！……158
图书室……161
尾巴……165

第二个春天 ……168
天鹅湖 ……171
农民老师 ……174
用饭盒做饭 ……178
“真是个好孩子呀!” ……185
新娘子 ……188
“破学校” ……192
扎在头上的缎带 ……196
慰问 ……199
健康树皮 ……204
讲英语的孩子 ……213
学习成绩汇报演出会 ……217
粉笔 ……221
泰明同学死了 ……224
间谍 ……227
小提琴 ……233
一言为定 ……236
洛克不见了 ……239
茶话会 ……247
再见吧! 巴学园! ……251
后记 ……254

初到车站

在自由冈车站走下大井町线的电车，妈妈拉着冬冬的手朝检票口走去。冬冬以前很少乘电车，所以她珍惜地把车票攥在手里，舍不得交出去。她问检票员叔叔：

“这张票能留给我吗？”

“不行呀！”

检票员叔叔说着就从冬冬手里把车票拿走了。冬冬指着检票箱里积满了的车票问：

“这些全是叔叔的吗？”

检票员叔叔一边匆忙地收票一边回答说：

“不是我的，是车站的。”

“喔……”

冬冬恋恋不舍地低头瞧着票箱说：

“等我长大了，也要当个检票员！”

检票员叔叔这才瞟了冬冬一眼，说：

“我的儿子也说想到车站工作，你们一块干好啦！”

冬冬稍走开一点，瞧着检票员叔叔。叔叔身体很胖，戴着眼镜，仔细看去，还显得很和善。

“嗯……”冬冬把手叉在腰间，一面观察一面说：“跟检票员叔叔的孩子一起干活也不错，不过我还得考虑一下。因为从今天起就要到新学校去上学，以后就忙啦！”

说着冬冬跑到了正等待她的妈妈的身边，并且大声说道：

“妈妈，我想当个检票员！”

妈妈象是早已料到了似的说：

“那么，你原来想当间谍的事又怎么办呢？”

冬冬让妈妈牵着手，边走边想。

“是啊！以前是下决心坚决要当个间谍的。不过，能当个刚才那样的人也不错呀！他能把车票收成满满一箱子呢！”

“对了，就这样！”

冬冬想得很美，仔细观看着妈妈的脸色，扯开嗓门问道：

“妈妈！我本来是想当间谍的，可现在想当检票员了，

行吗?”

妈妈没有回答。说实在的,妈妈现在心里非常不安。如果马上要去的这所小学不收留冬冬的话……。妈妈的毡绒帽上插着朵小花,她那漂亮的面孔现在变得有点严肃了。她看了看冬冬。冬冬正一边在路上蹦跳一边嘴里象机关枪似的说着什么。冬冬并不晓得妈妈心中的忧虑,当与妈妈的视线相遇时,她兴致勃勃地笑着说:

“妈妈,我什么都不干了,还是当个广告宣传员吧!”

妈妈有些失望地说:

“快,要迟到啦!校长还在等我们呢!别说话了,快往前赶路吧!”

一座小小的校门出现在她们母女面前。

窗边的小姑娘

在迈进这所新学校的校门之前,冬冬的妈妈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要讲原因的话,那是因为尽管冬冬还是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却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事情就发生在上个星期。妈妈被冬冬的班主任老师

叫去，听到老师明确地对她说：

“有府上的小姐在，整个班里都不得安宁。请您把她带到别的学校去吧！”

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又叹息着重复了一句：

“实在是没办法呀！”

妈妈吃了一惊，心想：

“究竟出了什么事……？这孩子都干了些什么，怎么会把全班都搅得不得安宁呢……？”

老师眨了眨弯弯的睫毛，一面用手抚弄着烫得朝里卷曲的短发，一面解释道：

“起初，正上课的时候，她总要把课桌盖开开关关地弄上上百遍。因此我就对她说：‘没有事就不要老这样开来关去的。’于是，府上的小姐就把笔记本、铅笔盒、教科书统统塞进桌斗里，然后再一样一样地取出来。譬如听写的时候吧！府上的小姐首先把桌盖打开，把笔记本拿出来。紧接着就‘叭哒’一声飞快地把桌盖盖上。接着又马上打开，把头钻进去，从铅笔盒里拿出写‘a’字的铅笔，再急忙关上，然后动笔写‘a’字。然而，她没写好，或者写错了。于是又把桌盖打开，把头钻进去取出橡皮，再关上桌盖，马上匆匆忙忙地用橡皮去擦。接着又以惊人的速度打开桌盖把橡皮放进去，再盖好桌盖。可是，她又马上打开了。我一看，原来只写了一个‘a’字，就把

所有的文具一件一件地收进桌斗里去了。先收铅笔，关上，再打开，再把笔记本放进去……，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而且当写第二个字母‘i’字时，又是从笔记本开始，铅笔，橡皮……，每当这种时候，眼前就是开书桌，关书桌，令人眼花缭乱。简直弄得我目不暇接。可她毕竟还是有事时才这样做的，我也不好说不允许。不过……”

老师似乎又想起了当时的情景，眼睫毛眨动得越来越快了。

听到这里，妈妈才有些明白冬冬为什么要把学校的课桌开过来关过去的了。妈妈想起来了，冬冬上学头一天，放学回来后曾特别兴奋地向妈妈这样报告过：

“妈妈，学校真棒！家里桌子的抽斗是这样拉出来的，可学校的桌子上面有盖。和垃圾箱的盖子差不多，只不过更滑溜，什么东西都能收进去，可好玩哩！”

妈妈眼前仿佛浮现出冬冬淘气的情景：她坐在从未见过的课桌前，正好奇地把桌盖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妈妈心想：“这也不能算什么坏事。只要慢慢习惯了，就不会再那样开来关去的了。”但口上却对老师说：

“我可以常常提醒她……。”

然而老师却用比刚才略高的声音说道：

“如果仅仅是这么一件事，那倒好了！可是……”

妈妈觉得浑身一阵紧张。老师把身体稍向前挨近了

说：

“有时我心里正在庆幸：啊，桌子不响啦！谁知这回是正上课时她站起来了！而且一直站在那里！”

妈妈又吃了一惊，问道：

“站？站在什么地方呀？”

老师有点生气地说：

“站在教室窗户旁边。”

妈妈不明底细，接着问道：

“站在窗边干什么呢？”

老师半吼似地说：

“为了把化装广告宣传员叫进来呗！！”

把老师的话归纳起来，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第一节课里，冬冬把课桌“叭哒叭哒”地弄了一通以后，就离开座位站到窗边往外看去。于是老师心想：如果能安静下来，她站在那儿也可以。然而就在这时冬冬却突然对着窗外大声喊叫起来：“广告宣传员叔叔——！”

一般说来，这个教室的窗户对冬冬来说是很惬意的，然而却使老师大伤脑筋。因为教室在一楼，偏偏又紧靠马路。而且，说到院墙，也仅仅是一道矮树墙。所以冬冬很容易就能同路上的行人搭话。瞧吧，过路的那位化



}

装广告宣传员被冬冬这么一喊，果真来到了教室跟前。这下冬冬可乐坏了，冲着全班同学喊道：

“来啦！来啦！”

教室里正在上课的孩子们听她这么一喊，全都拥向窗边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化装广告宣传员——！”

于是冬冬便向广告宣传员央求说：

“喂！演一会儿给我们看看好吗？”

本来路过学校附近的时候，化装广告宣传员是压低了声响的。可由于冬冬这难得的央求，他便放开了手脚。又是单簧管，又是三弦琴，敲锣打鼓地热闹了一通。这时候老师怎么样了呢？她只好独自站在讲台上，耐着性子等待闹过这阵子去，心想：“就耐心等到这支曲子奏完吧！”

不一会工夫，曲子奏完了，化装广告宣传员走了，学生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冬冬却仍然站在窗边不动。老师问她：“你怎么还在那里？”

冬冬一本正经地答道：

“要是再有别的化装广告宣传员来了，我还得和他们说话呢！再说，刚才的化装广告宣传员要是回来了，那可就麻烦了。”

"照这样下去，简直就无法上课啦！这您总该明白的吧？"

在向冬冬妈妈介绍上述情况的过程中，老师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妈妈暗自想道："唔，这么说来，也确实难为老师啦！"

冷不防老师又用更高的嗓门说了两个字：

"还有……"

妈妈这时已经不仅仅是吃惊了，她怀着十分尴尬的心理问道：

"怎么，还有吗……？"

老师立即答道：

"是的，还有。如果能数得过来的话，我这次也不会请求您同意让府上的小姐退学了。"

老师稍微镇静了一下，望着妈妈的脸说：

"就拿昨天来说吧，她又站到窗边去了，我以为又是化装广告宣传员过来了，就仍旧讲课。可她却突然大声嚷了一句：'你干什么哪？'很显然这是在向一个人问话啦！可从我这里又看不到对方是谁，正在捉摸的时候，只听她又大声问了一句：'喂，你在干什么呀？'这次倒不是冲着街上喊，而是朝上面问的。我也有些纳闷了，于

是便侧耳听了听，以为会听到对方的回答，结果却根本没有回音。然而府上的小姐却还在起劲儿地问：‘喂，你干什么哪？’这样一来课也就上不下去了，因此我就走到窗边想看看她究竟在和谁讲话。从窗口探出头向上一看，啊！原来是只燕子正在教室的屋檐下筑巢。她是在跟那只燕子搭话呢！说起来我也并不是不理解孩子们的心情，不能说孩子们向燕子搭话就是办了傻事。不过，我觉得，她不该在课堂上用那么大的声音向燕子问个没完。”

听到这里，妈妈简直不知该怎样道歉才好，可是还没等妈妈开口，老师马上又说下去了：

“还有这么一件事。在上第一次图画课的时候，我让同学们画一面国旗，其他孩子都在图画纸上老老实实地画了一面太阳旗。可府上的小姐却照着《朝日新闻》报纸上的样子，画起军舰的旗子来了。我想就让她那么画吧！谁知她又在旗子的四周加上了穗子。穗子，就是青年团什么的那类旗子上的穗子。我想这也行吧，因为估计她在什么地方见过。可一转身的工夫，哎呀，满桌子上都画满了黄色的穗子！图画纸的大部分都画上了这样的旗子，已经没有什么空地方加穗子了，但她仍用黄腊笔喀哧喀哧地往画上添穗子。当然这样就画到纸外边去了，把纸挪开一看，桌子上留下了很重的腊笔道道，象锯齿一样，不管怎么擦也擦不掉。不过还好，只有三面有锯

齿。”

妈妈诚惶诚恐地连忙问道：

“怎么只有三面……？”

老师看来已经讲累了，然而还是很耐心地解释道：

“因为她把旗杆画到左边去了，所以只在旗子的三面画上了锯齿。”

妈妈感到心里松了一口气，说：

“啊，因此才只有三面……。”

这时老师又以十分缓慢的语气一板一眼地说：

“虽说有一面没有锯齿，可是旗杆的一端还是画到桌子上去了!!”

老师站起身来，表情相当冷淡，画龙点睛地说：

“对此感到挠头的不止是我。听说隔壁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也很为难。因此……”

妈妈不得不下决心了。她想，这样下去确实太影响其他学生了。看来是得找个学校转学了。要设法找到这么一所学校，它既能理解这孩子的性格，又能教育她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下去。……

于是妈妈四处奔走，总算找到了现在要去的这所学校。

妈妈并没有把退学的事告诉给冬冬。妈妈知道，即

使说了她也弄不清自己哪儿不好，再说因为这些事让冬冬背上思想包袱也不合适，还是等长大了再告诉她吧！妈妈只是对冬冬这样说道：

“冬冬想不想到新学校去呀？听说那可是一所好学校哩！”

冬冬稍微考虑了一下，然后说：

“想去，可……”

妈妈心想：这孩子现在在想些什么呢？难道说她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退学的事了吗？……

就在这时，冬冬突然扑进妈妈的怀里，问道：

“妈妈，这次要去的学校，会不会有好的化装广告宣传员来呀？”

总之，由于上面那些缘故，冬冬和妈妈现在正朝着一所新学校走去。

新 学 校

当新学校的大门清晰地呈现在母女面前的时候，冬冬站住了。因为她以前上学的那所学校的大门有精致的混凝土柱子，校名也写得很大。而这所新学校的门柱却

是两棵挂着树叶的小树。

“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门哩！”冬冬朝妈妈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它一定长的很快，马上就能超过电线杆子呢！”

的确，这两根门柱是带根的活树。冬冬刚走近门口，又突然歪起了小脑袋。怎么回事呢？原来写着校名的牌子大约是被风刮的，歪歪斜斜地挂在“门”上。

“巴学园。”

冬冬仍旧歪着脑袋，口里念着牌子上的校名。

她正想问妈妈“巴”是什么意思，眼角里又映进了一样意想不到的东西。冬冬弯下腰，把头钻进门口的树墙缝里，朝院内仔细瞧去。冬冬犹豫了，眼前出现的景象使她大为吃惊：

“妈妈，那是真电车吗？怎么摆到学校里来啦？”

校园里确实摆着六辆名副其实的电车，都不能开了，是当教室用的。冬冬觉得好象在梦境里一般。“电车教室……。”

电车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冬冬两眼闪着光芒直盯盯地瞧着电车，小脸蛋儿不由得也红光闪闪。

喜 欢 上 啦!

紧接着，冬冬“啊”地一声高兴得叫了起来。立即奔电车教室那里跑去。一边跑一边朝妈妈叫：

“妈妈，快！快来坐坐不会动弹的电车！”

妈妈愣了一下，马上跟着跑了过来。妈妈以前当过篮球运动员，到底比冬冬跑得快，正当冬冬差一点就要跑到车门前时，被妈妈拽住了裙子。妈妈紧紧地抓住冬冬的裙子说：

“不行呀！这些电车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室，你还没有被这个学校接收呢！假如你实在想乘这些电车的话，就和咱们马上要去拜访的校长先生好好说说。如果顺利的话，就可以进这所学校了，懂吗？”

冬冬对不能立刻乘上电车感到特别遗憾。但她还是听妈妈的话，便大声应道：

“好吧！”

然后又连忙补充了一句：

“我可喜欢这个学校啦！”

妈妈很想说冬冬喜欢不喜欢这学校倒无所谓，主要

的是要看校长是否喜欢冬冬。妈妈松开冬冬的裙子，拉着她的手向校长办公室走去。

无论哪辆电车都很安静，好像刚刚开始上第一节课。在那并不很大的校园的周围，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树当作围墙，花坛里也开满了红、黄等各种颜色的花朵。

校长室不在电车里。正对校门的地方有一个呈扇形的石头台阶，大约有七级，登上最高一级向右一拐就是校长室。

冬冬挣开妈妈的手跑上了台阶，但她却突然停住脚步又扭身跑了回来。因此同随后上来的妈妈差一点儿撞了个满怀。

“怎么啦？”

妈妈以为冬冬又要变卦，连忙问道。

冬冬刚好站在最上面的台阶上，一本正经地小声问妈妈：

“我们现在要去见的人，不是电车站上的吧？”

也许因为妈妈是位非常耐心的人，要么就是因为妈妈爱打趣，只见她把脸贴在冬冬的脸蛋上，用同样小的声音问：

“怎么啦？”

“我在猜，虽然妈妈管他叫校长先生，可他有这么多电车，他本身还能不是车站上的人吗？”

确实，用淘汰下来的电车作教室的学校是很少见的，所以冬冬产生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妈妈心里也觉得有道理，但此刻却没工夫向她解释，因此只好说：

“好吧，等一会儿你自己问问校长先生好啦！这件事可以和你爸爸的情况联系起来，你想想看？你爸爸是拉大提琴的，也有好几把小提琴，可他并不是卖小提琴的，对吧？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呀！”

冬冬说了声“是吗”，就拉起了妈妈的手。

校 长 先 生

冬冬和妈妈一走进校长室，一位男人立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个人头发稀疏，门牙已经脱落，脸色很好，身材虽不太高，肩膀和胳膊却非常结实，整整齐齐地穿着一身已经陈旧的黑色西装。

冬冬连忙向他鞠了一躬，兴冲冲地问道：

“您是校长先生，还是电车站的人呀？”

妈妈慌忙想解释，但那人却抢先笑着答道：

“我是校长呀！”

冬冬非常高兴地说：

“太好了！那就求求您吧，我想上这个学校！”

校长让冬冬坐到椅子上，然后转过身对妈妈说：

“好，现在我来和冬冬谈谈，您可以请回了。”

冬冬在一刹那间感到有点紧张，但马上又想到，和这位校长先生谈话一定很好玩。妈妈很干脆地说：

“那么就拜托您了。”

然后关上门走出去了。

校长把椅子拖到冬冬跟前，和冬冬面对面坐下来说：

“好，随便给老师说点什么吧！把你心里想说的话，全都讲出来。”

“心里想说的话？”

冬冬本来想，大概是问到啥就回答啥吧？可听到校长说“讲什么都可以”，便立刻兴致勃勃地讲了起来。虽然讲得有点颠三倒四，但冬冬还是一个劲地讲着。她讲的内容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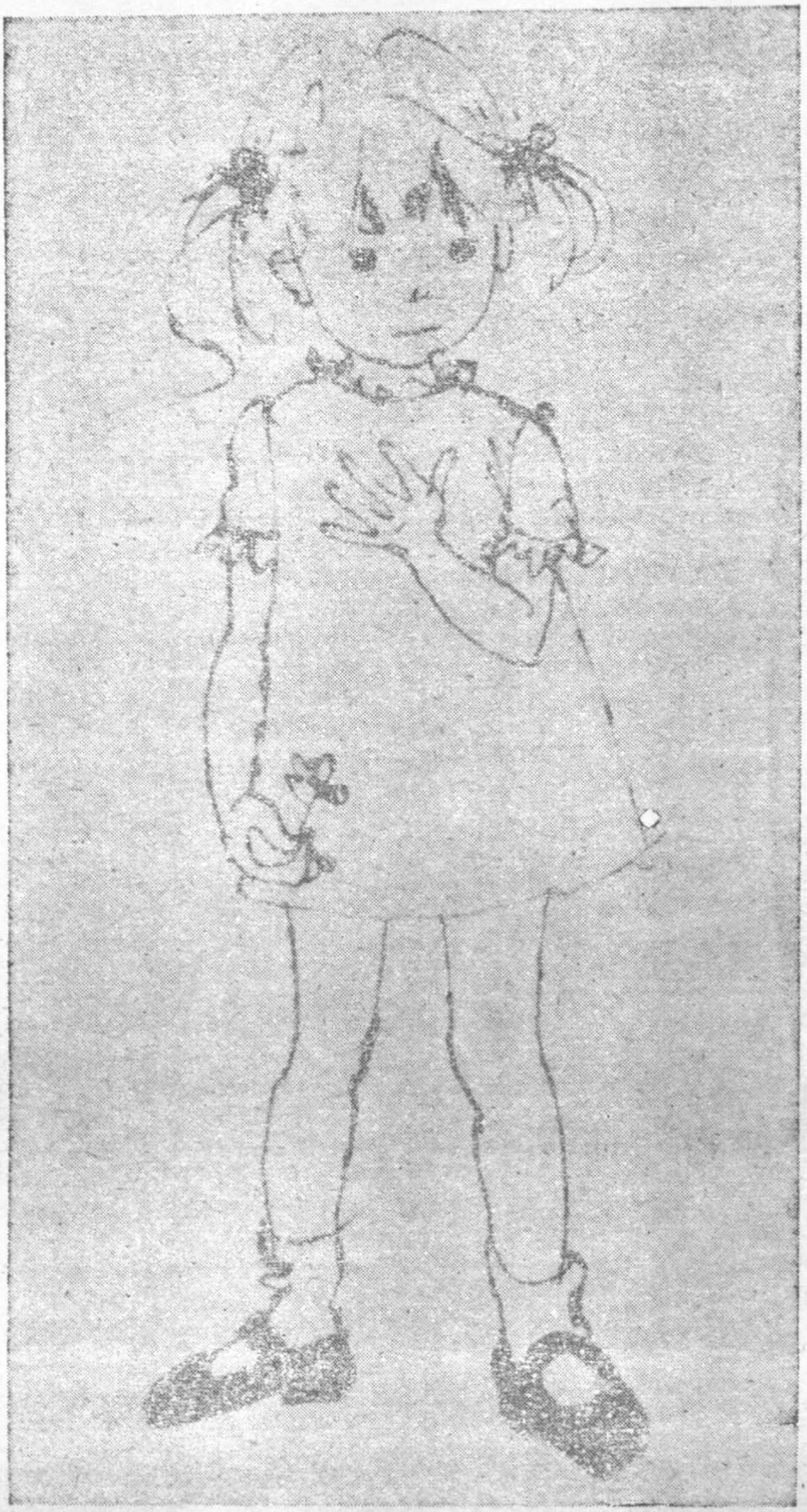
来时乘坐的电车开得很快。

曾向车站检票员叔叔要一张车票，但是没给自己。

原来上学的那个学校的女班主任老师长得很漂亮。

那个学校有一个燕子巢。

家里有一只褐色的名叫洛克的狗，会做出“伸爪”和“对不起”的姿势，吃完饭以后还会做出“吃饱了”的样



子。

在幼儿园的时候，爱把剪刀放在嘴里，咔嚓咔嚓地剪着玩，这时老师总是生气地说："要剪掉舌头的！"可自己还照样玩了好多次。

鼻涕流出来的时候，总爱嗞啦、嗞啦地抽鼻涕，因为怕挨妈妈骂，才赶快把鼻涕擤掉。

爸爸在海里游泳游的真棒，还会跳水。

冬冬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么许多。校长一会儿笑，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说："还有呢？"因此冬冬更高兴了，便一个劲地讲了下去。不过到后来终于没话好讲了。当冬冬闭住嘴巴正在心里搜寻话题时，校长开口了：

"讲完了吗？"

冬冬觉得就这样收场未免太遗憾了。

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要把所有的话都讲给校长听才行。

"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冬冬在脑海里紧张地思索着。想着想着，冬冬差点叫出声来，"啊，有啦！"又找到话题了。

这是一个有关连衣裙的话题：

有一天，冬冬穿上了连衣裙。冬冬的连衣裙一般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但今天穿的却是买来的。之所以穿上买来的连衣裙，这里面也有一点原因。在这以前，冬

冬每天傍晚从外面回来时，不论哪件连衣裙都会被撕破，有时甚至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妈妈根本闹不清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而且，有时连白棉布做的带橡皮筋的裤衩也会撕得破破烂烂的。据冬冬自己说，她从人家院子里横穿过去，有时是钻篱笆墙，有时是钻围荒地的铁丝网时“弄成这样的”。总之，早晨出去时穿着妈妈亲手做的漂亮衣服，结果每次都弄得破破烂烂的。由于上述种种缘故，今天只好把以前买的一条裙子让她穿上了。这是一条带有鲜红和浅灰色小方格的平针毛料做的连衣裙，料子虽然不错，但妈妈却认为领子上绣的小花“不素雅”。冬冬就是想到了这件事。她连忙从椅子上下来，用手掂着领子走到校长跟前说：

“您瞧，就是这领子，妈妈说她不喜欢！”

把这些话说完以后，冬冬实在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了。冬冬心里觉得有些难过。这时校长站了起来，用温暖的大手抚摸着冬冬的头说：

“好，就这样吧！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啦！”

……冬冬不由得感到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碰上了真正可亲的人。因为冬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听自己讲话。而且在这么长时间里连一个呵欠也没打，丝毫也没有厌倦的表示，就象同冬冬谈天一样

探着身子非常认真地听她把话讲完。

冬冬这时尽管还不会看表，但她似乎也感到讲了不少时间。如果看看表的话，她一定会感到吃惊的。而且也肯定会感激校长。这是因为，冬冬和妈妈是八点整到达学校的，等到在校长室里让冬冬把话全部讲完并决定收她入学时，校长看了看怀表说："啊，到吃饭的时间啦！"这就是说，校长听冬冬讲了整整四个小时。

无论过去还是后来，再也没有哪个大人这么认真地听冬冬讲话了。

不管怎么说，一个刚刚上学的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竟独自个儿叨叨不停地讲了四个小时的话，这件事若是给妈妈和以前学校的老师听到了，准会大吃一惊的。

当然，冬冬这会儿还不知道退学的事，也没有察觉周围的大人都在为她而大伤脑筋，再加上她性格开朗，生性健忘，所以仍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不过，冬冬内心里也模模糊糊地有种感觉，仿佛自己被人疏远了，而且也不同于其他小朋友，好象唯独自己有点让人家冷眼相看似的。但现在有了这样一位校长，心里就感到踏实、温暖，心情也愉快了。

"若是能和这个人永远在一起也不错呀！"

这就是冬冬第一次见到校长小林宗作先生那天的感

想。而且难得的是，校长当时也和冬冬一样有着相同的感想。

中 午 饭

校长领着冬冬去看大家吃午饭的地方。校长告诉冬冬：只有中午，大家不在电车里，而是“集中到礼堂里去”。礼堂就在冬冬刚才登过的石阶上头。走进去一看，学生们正吵吵嚷嚷地把桌椅在礼堂中间摆成一个圆圈。冬冬在角落里看到这情景，拉了拉校长的衣角问道：

“别的学生在什么地方呢？”

校长回答说：

“全都在这儿呀！”

“全在这儿？”

冬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里充其量也只不过有以前学校一个班的人数。于是她接着问道：

“全校就只有这五十几个人？”

校长回了声：“是的。”冬冬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以前那所学校不一样。

等到大家都坐好了，校长便问：

“大家把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都带来了吗?”

“带来了!”

大家纷纷把自己的饭盒盖打开。

“让我瞧瞧。”

校长走进用桌子围起的圆圈当中，一个挨一个地看了一遍。

同学们又是笑，又是喊，真是热闹极了。

“海里的东西，山里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呀?”

冬冬感到很奇怪。她想，这个学校简直太新鲜了，真有意思。不知道这里吃午饭时竟是这么快活!冬冬一想到从明天开始自己也要坐在那些桌子边让校长看饭盒里面的“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简直高兴极了，乐得差一点儿喊出声来。

中午那明亮的阳光正照在仔细查看学生饭菜的校长的肩头上。

今天开始上学

昨天、校长曾说:“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啦!”听到这话以后，对于冬冬来说，还从来没有感到

过第二天来得这么慢的。以前，平日里早晨尽管妈妈再三叫冬冬起床，冬冬也还是迷迷糊糊地赖在床上不肯起来，然而今天却不同了，没等别人来叫，她已经连短筒袜子都穿好了，正背着书包等候大家起床呢！

家里最守时间的狼狗“洛克”莫名其妙地望着一反常态的冬冬，用力伸了个懒腰，然后便紧紧地跟在冬冬身边，期待着似乎就要开始的某种行动。

妈妈忙得不亦乐乎。急急忙忙地把“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装进饭盒，让冬冬吃完早饭，把穿着毛线绳的塑料月票挂到冬冬脖子上。这是怕冬冬把月票丢了而采取的措施。

爸爸抚摸着冬冬那乱蓬蓬的头发，说：

“真是好孩子呀！”

“当然了！”

冬冬说完就走到门口，穿上鞋，打开门，马上又转过身朝屋里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说：

“爸爸，妈妈，我走了！”

站在门口送冬冬的妈妈差一点就要流出眼泪来了。因为她想起了眼前这个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十分懂礼貌的冬冬，竟在前几天被学校“开除”了。妈妈内心里祝愿着：“但愿在新学校里能一切顺利……”

但是，转眼之间妈妈又大吃了一惊。妈妈看到冬冬

正把特意给她挂在脖子上的月票挂到“洛克”的脖子上。妈妈心想：“这孩子究竟要干什么呢？”妈妈决定一声不吭地看个究竟。冬冬把月票挂在洛克的脖子上，马上蹲下身对洛克说：

“怎么？这个月票的绳子对你不合适呀！”

确实，对洛克来说，那毛线绳是有点长，月票已经拖到地面上了。

“明白吗？这是我的月票，不是你的，你可不能去坐电车。等我去问问校长，再问问车站上的人。如果他们说‘行’，你就能到学校去了，懂吗？”

洛克开初还竖着耳朵莫名其妙地听着，待到冬冬说到最后时，它用舌头舔了舔月票，然后又伸了个懒腰。冬冬却还在非常认真地继续对它讲着：

“电车教室不会动，所以我想这样的教室是不需要月票的。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就等我好啦！”

说来的确如此，洛克原来每天都和冬冬一起走到校门口，然后再自己跑回家，因此今天它也是做好了这种准备的。

冬冬把月票从洛克的脖子上取下来，十分珍惜地挂到自己脖子上，然后再次朝爸爸妈妈告别：

“我走啦！”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背着哗啦哗啦响的书包跑出去

了。洛克也伸长脖子跟着冬冬并排跑了出去。

去电车站的路和去以前那所学校的路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一路上冬冬碰到了许多相识的一年级同学，以及那些常见到的小猫呀，小狗呀什么的。每当这个时候，冬冬心里就想：

“给他们看看月票，吓他们一下吧？”

但又一转念：“不行，要是迟到了，可就不得了啦！今天就算了吧……”于是便加快了步伐。

来到电车站，原来总是往左拐的冬冬今天却向右去了，可怜的洛克十分担心地停住脚步，不安地左顾右盼起来。冬冬已经走到了检票口，但又折回身来，对还在那里发愣的洛克说：

“今天不去原来那个学校啦！要到新学校去上学。”

然后冬冬把自己的脸贴到洛克的脸上，顺便又嗅了嗅洛克的耳朵。心想：“这耳朵的味道虽然和往常一样难闻，可我却觉得它很香！”于是马上把脸离开洛克，说了声：

“再见！”

冬冬把月票让站上的人看了看，就登上了稍高一点的台阶。洛克好象在轻声地啜泣着，一直目送冬冬走上台阶。

电 车 教 室

当冬冬正要拉开昨天校长告诉给自己的那节电车教室的门时，校园里还不见一个人的踪影。过去的电车与现在不同，门上装有把手，从外边就能把门打开。冬冬用双手握住门把手，向右一拉，门立刻就开了。她心里扑腾扑腾地直跳，悄悄把头伸进去朝里面瞧了一遭。

“啊，太好啦！”

照这个样子，岂不是和一边学习一边旅行相仿了吗？既有网架，窗子也和原来的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驾驶员的座位上放着黑板，电车上的长椅子已被拆掉，按电车行进的方向并排放着学生们的课桌和椅子，原来电车上的皮拉手也没有了。剩下顶棚和地板都还是电车原来的老样子。冬冬脱鞋走进教室，在别人的课桌前坐了一下。虽然是和以前学校一样的木椅子，但她却感到这椅子坐上去很舒服，以至想一直坐在上面。冬冬高兴地暗暗下了决心：“这么称心的学校，可绝不再逃学了，要天天来上课。”

接下来冬冬又朝窗外望去。瞧着瞧着，她就觉得这

本来一动不该动的电车，也许由于校园里的花草树木被风吹得微微摆动的缘故吧，竟好象开动起来了。

“啊，太好玩啦——！”

冬冬终于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了。然后她把脸紧紧地贴在玻璃窗上，象平时高兴时那样胡乱地唱起歌来。

真高兴，
高兴真，
你要问，
这为甚……

刚唱了这么几句，有人走进来了。是个小姑娘。只见她把笔记本和文具盒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然后马上踮起脚把书包放到网架上。随后又把鞋袋放了上去。冬冬闭住口，连忙学那小姑娘的样子。第二个进来的是个小男孩。那男孩站在门口，象打篮球似的把书包往网架上扔去，网架上的网子猛地颤动了一下，把书包弹了出来。书包落到了地板上。那个男孩喊了声“失败”，立即又从原来那地方把书包朝网架上投去。这次刚好落到了网架上。小男孩叫了声“成功”，但马上又说了句“失败！”便爬到桌子上把网架上的书包打开，从里面取出文具盒和笔记本。他说“失败”，肯定是因为忘记把这些东西取出来了。

就这样，九名小学生都坐进了冬冬的电车教室，这

就是巴学园一年级的全体学生，也是在同一个电车里旅行的全部伙伴。

上　课

用真电车作教室，冬冬感到很特别，其次感到特别的是教室里的座位。在以前那所学校，谁坐哪个位子，旁边是谁，前边是谁，都是按规定排好了的。而这个学校却是坐在哪里都行，可以根据当天的兴致和其他情况，每天换一个自己喜欢坐的地方。

于是冬冬经过一番考虑，又朝周围看了一圈，最后决定坐在早晨紧随自己之后进入教室的那个女孩子旁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孩子穿的连衣裙上印着长耳朵小白兔的图案。

不过，最特别的还是这个学校的上课方式。

一般的学校里，如果第一节课是语文就上语文，第二节课是算术就上算术，都是按照课程表的顺序上课的，但这个学校却完全不是这样。

在第一节课开始的时候，由女老师把当天课程表上全部课程的问题都满满地写在黑板上，然后对学生们说：

“好，就从你自己喜欢的那个题开始作吧！”

所以，不管是语文也好，算术也好，学生们都是按自己的爱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作文的孩子在写作文，坐在后面的孩子爱好物理，就点燃酒精灯，把烧瓶烧得咕嘟咕嘟地往上直冒泡儿，或者又把什么东西引爆了。这种情形在每个教室里都能看到。这种上课的方式，对于老师来说，是了解学生的最好方法，因为随着年级的升高，老师就能清楚地掌握每个孩子的兴趣、特点、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及他们的个性。

再者，对于学生们来说，他们也可以从自己喜爱的学科做起，这就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即使那些不喜欢的学科，只要在放学以前做出来就成，所以他们总是能够想办法完成的。因而，自习的形式也就多种多样，如果确实搞不懂了，就或者到老师那里去问，或者请老师到自己的座位来讲解，一直到完全领会为止。还可以从老师那里领来例题，再继续自习。这才是真正的学习。因此就等于根本不存在学生呆呆地听老师宣讲这种情况了。

象冬冬他们这些一年级学生，虽然还没有上自习的课程，但在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学起这一点上，却是同上自习课完全相同的。

有的孩子在写片假名，有的孩子在画图画，有的在

读书，也有的在做体操。冬冬旁边的女孩子好象已经会写平假名了，正在往笔记本上抄。冬冬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稀奇，心里根本平静不下来，无法和大家一样立刻进入学习。

就在这时，冬冬后面课桌的男孩站起身来，手拿笔记本朝黑板那个方向走去。老师正在黑板旁边的课桌那儿给其他孩子讲解什么问题，他好象就是要到老师那里去的。从背后看到那孩子走路的冬冬，一下子不东张西望了，两手托腮目不转睛地盯住了那个男孩。这个小男孩走路时拖着一条腿，一瘸一拐的。特别是走起来时，身子一摇一晃的。开始，冬冬还以为他是故意做出来的。然而，看了一会儿以后，冬冬明白了，不是装的，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当那个男孩返回自己课桌的时候，冬冬还和刚才一样两手托腮盯盯地瞧着。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小男孩一看到冬冬，马上微微笑了一下。冬冬也慌忙咧嘴笑了笑。小男孩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定（他坐到椅子上也比别的孩子费时间），冬冬立即回转身朝他问道：

“你为什么那样走路呢？”

“我得过小儿麻痹症。”小男孩细声细语地平静地答道，那声音显得特别伶俐。

“小儿麻痹症？”

冬冬还从来没听到过这个词，因此又反问了一句。小男孩又放低了声音说：

“嗯，小儿麻痹症。不光是腿哩！连手也……”

说着，小男孩子把手伸了出来，长长的指头并拢在一起，好象已经伸不直了。冬冬看着他的左手关切地问：

“治不好了吗？”

小男孩没有吭声。冬冬以为是自己问错了，感到很伤心。这时，小男孩却以爽朗的声音说道：

“我叫山本泰明。你呢？”

小男孩讲话的声音很精神，冬冬高兴了，她大声答道：

“我叫冬冬！”

就这样，山本泰明和冬冬交上了朋友。

电车里面，射进来的阳光暖融融的，甚至使人觉得有点发热。不知谁把窗户打开了。清新的春风从电车里吹过，把孩子们的头发吹得随风摆动，仿佛在唱歌似的。

冬冬在巴学园的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

冬冬一直在盼望的吃“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的午饭时间终于到了。这“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说起来，这个词本是校长想出来的，指中午饭盒里面的各种菜类。一般情况下，人们提到饭盒里的菜时，总是说“请注意培养孩子们不要挑食”，或者说“麻烦您不要让孩子们的营养太单调了”等等，但校长却是一句话：

“请把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给孩子们带来。”

校长对孩子们的家长就是这样拜托的。

“山”指什么呢？打个比方说吧，就是指蔬菜啦，肉啦什么的（请注意，肉虽然不是山上产的，但是若按大的分类的话，牛啊，猪啊，鸡啊，这些都是在陆地上长的，所以归入“山里的”这一类）。“海”呢？就是指鱼啦，以及用鱼、贝类、紫菜等海鲜制作的菜肴等等。这就是说，要求中午带的饭盒的菜里，必须有这两大类食品。

冬冬妈妈心里非常佩服，她暗自想道：“在成年人里，能把必要的事情表达得如此简单扼要的，除了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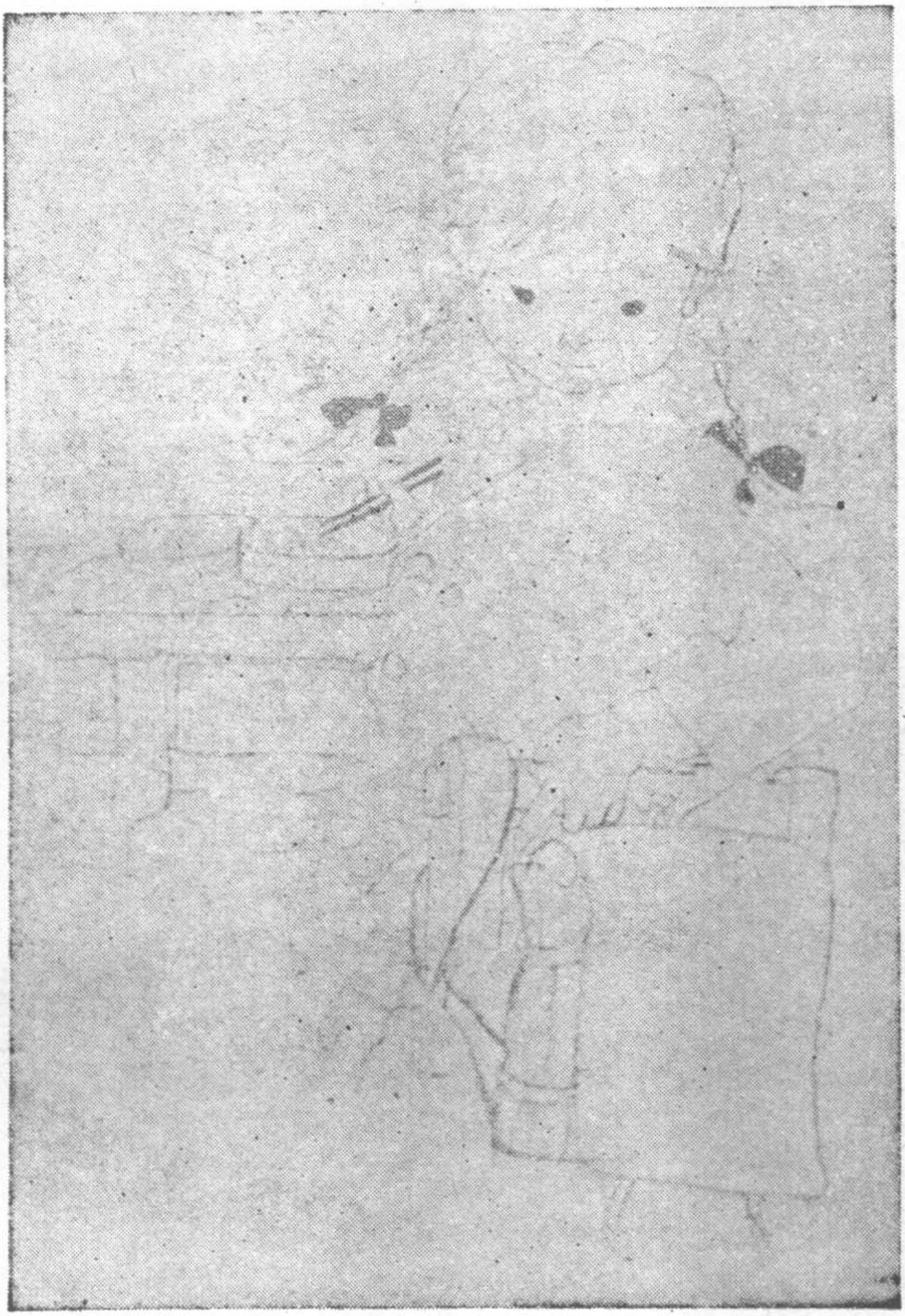
先生之外，是不会有第二个人的。”不过，对于妈妈来说，也有觉得不可理解的地方，因为只要求分成海和山两大类来考虑付食，倒也十分简单。更何况校长还亲口说过，虽说要有海里和山里的东西，但“不要勉强”，“不要太高级了”，因此，山里的东西带上牛蒡丝做的菜和烧鸡蛋，海里的东西带上调味的“鱼肉松”就可以了。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两类东西只要分别是咸梅干和紫菜就成了。

而且，正象冬冬第一次见到时觉得非常羡慕一样，吃午饭的时候，校长瞧着同学们饭盒里的饭菜，口里问道：“有海里和山里的东西么？”孩子们对校长一个一个地查看自己的饭菜感到特别快活，接下来每个人自己再找出哪是海里的，哪是山里的，这本身就带有十分新奇的味道。

不过，由于妈妈忙，或是一时腾不出手来，偶尔也有小朋友只带来了山里的东西或者只带来海里的东西。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那位小朋友完全用不着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正在逐个查看饭盒的校长先生的身后，跟着扎着白色炊事围裙的校长夫人，她两手各拿一只锅。只要校长在哪个缺一样的孩子面前说了声：

“海！”

校长夫人就立刻从“海”那只锅里夹出两块烤鱼肉



卷放在那孩子的饭盒盖上。如果校长先生叫一声：

“山！”

校长夫人那另一只“山”的锅里就会跑出一块煮芋头来。

这样一来，孩子们就谁也不会说“不喜欢吃烤鱼肉卷”，也不会在心里捉摸“谁的菜高级，谁的菜不带劲”了，反而会高兴自己两样都齐全，彼此又嚷又叫地欢笑开来。

冬冬这回才好不容易明白了什么是“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她有点担心，照这个样子，今天早上妈妈急急忙忙给自己做的饭菜能合格吗？然而，当冬冬把饭盒盖打开时，差一点“哇哈”地叫出声来，她甚至把嘴捂上了，因为这饭盒里装的太棒了！黄色的炒鸡蛋、青色的豌豆、茶色的鱼肉松、粉红色的炒得松蓬蓬的咸雪鱼子，各种各样的颜色，就象花园那么漂亮。

校长俯身瞧了瞧冬冬的盒饭，说：

“真好看呀！”

冬冬眉开眼笑地答道：

“妈妈最会做菜啦！”

校长说了声：

“是吗？”

然后指着饭盒里那茶色的鱼肉松，问冬冬：

“这是海，还是山？”

冬冬直盯盯地瞧着鱼肉松，心里在捉摸：

“这究竟算哪边的呢？”

从颜色上看好象是“山”。因为它很象土的颜色嘛！

可是，……闹不清。想到这里，口里答道：

“不知道。”

于是，校长朝大家高声问道：

“鱼肉松是海还是山呀？”

稍微思考了一会儿，大家便一起嚷了起来，有的说是“山”！有的说是“海”！双方争执不下。等大家嚷嚷完，校长才开口：

“都讲完了吧？鱼肉松是海嘛！”

“什么？”

一个胖墩墩的男孩问了一句。校长站到一圈桌子的中央，解释说：

“鱼肉松是把鱼肉剔下来，切成细丝，然后炒成的嘛！”

“噢！”

大家佩服地叫出声来。这时不知是谁向校长问道：

“老师，可以看看冬冬同学的鱼肉松么？”

校长说：

“可以呀！”

于是，全校的孩子都纷纷离开座位来看冬冬的鱼肉

松。有的孩子当然知道鱼肉松，而且也吃过，尽管如此，听了刚才的话，还是突然来了兴趣。肯定也有的孩子觉得自己家的鱼肉松和冬冬的有点不一样，因此也想看看。来看鱼肉松的孩子里，有的还用鼻子闻了闻味道，以至冬冬直担心鼻子里呼出的气是否会把鱼肉松吹跑了。

冬冬第一次在学校吃午饭，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但她却觉得蛮有意思，能开动脑筋想想“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也挺有趣，而且还知道了鱼肉松是鱼做的。妈妈把“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全都给装进饭盒里了，冬冬不禁想道：“所有这一切，都太好啦！”不由得心里愈发高兴起来。而且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哪，那就是妈妈做的饭菜吃起来香极啦！

要细嚼慢咽

一般地说，接下来学生们说上一句：“我先吃啦！”就该开饭了，但这所巴学园却与众不同，还要当场来一曲合唱。因为校长还是位音乐家，创作了一首叫做《饭前歌》的歌曲。不过这首歌的曲子是一位英国人作的，只有歌词是校长编的。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原有

的曲子上，校长新填了歌词。原曲就是英国那首有名的少年儿童歌曲《划船曲》，它的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划，划，划你的船，
顺着小河
欢快地往下划，
生活美妙无比。

而校长给这首曲子填的歌词是这样的：

嚼，嚼，嚼哟！
吃的东西
要细细地嚼哟！
要细嚼慢咽哟！

就是说，要把这首歌唱完才能动手吃饭。

原来的曲子和校长填的词十分合拍，以至这所学校的毕业生长到相当大以后还一直坚信这支曲子就是吃饭前必唱的歌呢！也许校长是因为自己牙齿脱落了才创作这首歌的，也许真正的目的并不在歌词本身，而是为了让学生们记住他平时总对大家说过的话，即开饭要多花点时间，一边高高兴兴地谈论各种话题，一边从从容容

地把饭吃完。不过，还是把话说回来吧，大家高声唱完这首歌以后，说了声“谢谢啦”，就动手吃起了“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冬冬当然也和大家采取了一致的行动。

礼堂里霎时便安静下来了。

散　步

吃过午饭后，冬冬和大伙儿在校园里你追我赶地玩了一会儿，当同学们回到电车教室时，女老师向大家问道：

“同学们，今天大家都学习的很好，下午想做什么呀？”

还没等冬冬想出“做什么才好……”，同学们已经抢先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散步去！”

“好，那么就出发吧！”

老师说着站起身来，大家也忙把电车门拉开，穿上鞋跑了出去。冬冬虽然经常和爸爸或那只小狗洛克一起去散步，但却不知道在学校里也能出去散步，因此感到

很惊讶。不过，冬冬是最喜欢散步的，所以也急忙穿好了鞋子。

后来冬冬才明白，老师在早晨第一节课时，就把当天所有课程的习题都写在黑板上了，等到大家鼓足劲在上午把习题全部做完，到下午一般就都是出去散步了。在这一点上，无论一年级的学生还是六年级的学生全都一样。

一出校门，九名一年级同学便把女老师围在中间，沿着一条小河走去。小河两岸栽种着一排排高大的樱树，直到前几天还开满了樱花。此外便是一望无际的菜花田。如今，河已被填平，前不久还几乎都是庄稼地的自由冈也挤满了公寓和店铺。

“咱们这是到九品佛寺去散步呀！”

那个身穿印有小兔子连衣裙的女孩子说。她的名字叫朔子。接下来朔子又告诉冬冬说：

“前些日子我们在九品佛寺池塘旁边看到蛇啦！”

“听说有颗流星落到九品佛寺那口古井里去啦！”

大家自由自在地边走边天南海北地聊天。天空碧蓝碧蓝的，到处都有数不清的蝴蝶在翩翩起舞。

大约走了十分钟左右，女老师停住了脚步。她用手指着黄色的菜花说：

“这是菜花。它为什么要开花，大家知道吗？”

接着女老师给大家讲了雄蕊和雌蕊的问题。学生们都蹲在路边仔细地观察那些菜花。老师说：这些蝴蝶正在帮助它们开花。确实，那些蝴蝶真好象在帮忙似的，显得十分繁忙。

停了一会儿老师又往前走去，大家也停止观察站起身来。不知谁说了一句：

“雄蕊和雌蕊不一样吧？”

冬冬想：“不会不一样吧！”但她自己也闹不明白。不过，有一点和大家是相同的，就是知道了“雄蕊和雌蕊都很重要”。

又朝前走了十多分钟，眼前出现了一片茂密的小树林，这就是九品佛寺院。

进入寺院后，大家立即吵吵嚷嚷地朝自己想看的地方跑去。朔子问冬冬：

“去看看流星掉进去的那口井吧？”

“好。”

冬冬说着就跟在朔子后边跑过去了。

虽说叫水井，其实是用石头砌成的，有她俩齐胸口那么高，上面盖了个木盖。她俩把井盖搬开，朝井底望去，里面一片漆黑，仔细一瞧，只有类似混凝土块或石头块之类的东西，根本看不到冬冬想象的那种闪闪发光的星星。

冬冬把头探到井里往下看了好长时间，最后抬起头朝朔子问道：

“你看到星星了吗？”

朔子摇了摇头，说：

“根本没有。”

冬冬想：“为什么不发光呢？”于是便说：

“也许星星这会儿正在睡觉吧？”

朔子的两只大眼睛睁得更大了，口里说：

“星星也要睡觉吗？”

冬冬自己也不太有把握，便连忙说：

“我想，星星可能是白天睡觉，晚上起来发光的吧！”

接下来，大家都玩了个痛快。有的看着哼哈二将的大肚皮笑个不停；有的尽管有点胆怯，还是探进头去瞧瞧那昏暗的佛堂里的佛像；还有的孩子把自己的脚踩到石头上残存的“天狗”大脚印里，比量比量大小；有的孩子围绕在水池周围向正在划小船的人们问安；也有的孩子借着坟墓四周那乌黑光滑的油石板在玩踢石头跳方格的游戏。特别是第一次来散步的冬冬，简直兴奋极了，每看到一样新鲜东西都要一次又一次喊出声来。

春日的阳光已经开始西斜。老师对大家说：

“我们回去吧！”

大家又挨在一起顺着菜花和樱树之间的小路朝学校

走去。

这种散步，对于孩子们来说，表面上好象是自由游戏的时间，实际上却学到了宝贵的理科、历史和生物学的知识。而这一切又正是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的。

冬冬已完全和大家交上了朋友，觉得好象和大家老早就在一起了似的。因此，在回去的路上她朝大家大声地说：

“明天还散步吧！”

大家又蹦又跳地说：

“好，就这么办！”

蝴蝶还一直在忙个不停，到处都能听到鸟儿的歌声。冬冬的心里简直高兴到了极点。

校　　歌

冬冬在一切都真正令人感到新奇的巴学园送走了一天又一天。

冬冬仍旧每天早晨都迫不及待地希望早点到学校去。而且每天一从学校回来就对洛克和爸爸妈妈说个不停，什么“今天在学校里干了件什么事多么有趣”啦，

什么“又大吃了一惊”啦，等等，听完这些妈妈总是说她：

“有话等一会儿再说，先吃点点心吧，怎么样？”

象这种情况，几乎天天如此，不管冬冬对学校熟悉到了什么程度，回到家里来她好象总有说不完的话。

妈妈倒是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她想：

“不管怎么说，孩子有这么多的话要讲，总还是难得的呀！”

有一天，冬冬坐在上学去的电车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哎呀！巴学园还应该有校歌呀？”

想到这里，冬冬恨不得马上就能赶到学校，虽然还有两站才能下车，但她已经站到车门口摆好了起跑的姿势，只等电车一到自由冈车站就可以立即跑下去了。到了下一站，车门打开时，有一位正要上车的阿姨看到有个小女孩站在门口摆出一副立即就要跑出去的架式，还以为她要下车呢，可她却根本没有动，这才一边上车一边说：

“你这是干什么哪？”

因为早已做好了准备，所以电车一到站，冬冬下车的速度是可想而知的。年轻的男售票员还没等车停稳就

以潇洒的姿势把一条腿跨到了站台上，一边下车一边吆喝着：

“自由冈！ 请下车的乘客……”

还没等他喊完，冬冬的身影早已从检票口消失了。

跑到学校，一进教室，冬冬就向先来的山内泰二同学问道：

“哎，阿泰，这学校有校歌吗？”

爱好物理的阿泰以颇为深思熟虑的口吻答道：

“好象没有吧？”

“唔——”

冬冬略做出郑重其事的样子应了一声，又说：

“我想还是有个好。以前那所学校就有一 首，可 棒啦！”

说着就放开嗓门唱了起来：

“洗足池水虽然浅，却能深深打动伟人心。”

这是原来那所学校的校歌。对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这歌词尽管很难理解，只能略微明白一点点，但冬冬还是记得很牢。

（尽管只记住了这么一句话。）

听冬冬唱完，泰二轻轻挠了两下脑袋，好象有点佩服似地“唔——”了一声。

这时，其他同学也都来了，对于冬冬唱的难懂的歌

词，都现出一副尊敬和憧憬的神态，口里都“唔——”了一声。

冬冬建议道：

“怎么样？请校长给我们作一首校歌好不好？”

刚好大家也是这么想的，因此立即响应：

“太好啦！太好啦！”

于是大家使蜂拥着朝校长室走去。

校长听了冬冬唱的歌词，又听了大家的希望，然后说：

“好！那么，明天早晨我就把校歌作出来！”

同学们说：

“一言为定啦！”

接着又纷纷回到教室去了。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早上。校长通知各个教室：“大家都到校园集合”。冬冬和同学们怀着激动的期待的心情来到校园集合。校长把一块黑板搬到校园中央，然后对大家说：

“同学们看行不行啊？这就是你们的学校——巴学园的校歌！”

说完就在黑板上画了五条线，接着又画了一排小蝌蚪。



1=C $\frac{2}{4}$

巴学园　巴学园　巴　学　园

（1·2　3　|　3·4　5　|　5·　6　|　5　0　‖）

随后，校长便象乐队指挥似的高高扬起手臂，口里说：

“好，现在大家一起唱！”

说着就把手向下一挥。全校五十名学生都跟随着校长的声音一齐唱了起来：

“巴学园，巴学园，巴——学园！”

“……就这么一句？”

中间有片刻停顿，冬冬便提出了疑问。

校长得意地答道：

“是啊！”

冬冬大失所望地对校长说：

“再难点就好了！就象‘洗足池水虽然浅’那样。”

校长涨红了脸笑着说：

“不喜欢么？我可觉得这首歌满不错哩！”

结果，其他孩子也不愿唱这支歌，都说：

“这首歌太简单啦，干脆别要了！”

校长显得有点遗憾，但根本没有生气，就用黑板擦把歌词擦掉了。冬冬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觉得“太对不起校长啦！”但转念一想：“我们想要更了不起的嘛，这也是没办法呀！”

其实，再没有哪首校歌能这么简单，又这么能充分体现校长爱“学校和孩子们”的心情了，然而孩子们还不能理解这层意思。而且，自那以后孩子们也把校歌的事忘了，校长可能也不想要了吧，用黑板擦擦掉之后，巴学园始终就没再有过校歌。

送 回 原 处

对于冬冬来说，今天可是个干了一番大事业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冬冬把自己最珍贵的钱包掉到学校的厕所里了。虽说里面没装一分钱，但那是冬冬最喜欢的钱包，以至上厕所时都要带在身上。那个钱包十分漂亮，表皮是用黄、红、绿三色丝线编成的小方格，外形呈四方扁平状，有个三角形的舌头式的盖，暗扣处镶了个银色的苏格兰猎狗式的别针。

冬冬从小就有个怪毛病，上厕所解完手后常常要低

头往下看看。由于有这么个毛病，上小学以前就有好几回把麦杆编的或是镶有白花边的帽子掉进了厕所里。

当时没有象现在这样的冲洗式厕所，下面是一个水槽，粪便都是从里面掏出来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帽子就浮在粪便上，没人再去管它了。因此，妈妈平时一再嘱咐冬冬："解完手不要往下看！"

尽管这样，今天上课前去厕所时，一不注意又往下看了。就在那一瞬间，也不知是没拿好还是别的缘故，那只心爱的钱包"扑通"一声掉进了茅坑，冬冬"啊"地惊叫了一声，下面漆黑一团，根本就看不见钱包的影子。

你猜，这时冬冬怎么了呢？她没有哭鼻子，也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立即朝勤杂工叔叔(现在叫公务员叔叔)堆放杂物的小屋跑去了。并且把洒水用的杓子扛了回来。比起年纪还小的冬冬来，杓子把几乎比她的个子高出去一倍，但她根本顾不得这许多了。冬冬绕到学校后边，找到了掏粪口。她估计钱包可能掉在厕所外侧墙壁附近了，可是哪儿也没有，找了好大一会儿工夫，这时才注意到离墙一公尺远的地面上有个圆圆的水泥盖，冬冬判断这很可能就是掏粪口。好不容易把水泥盖子挪开，下面马上出现了一个洞口，这肯定就是掏粪口了。冬冬把头探进去仔细瞧了一番，口里说：

“好象有九品佛池塘那么大呢！”

接下来冬冬就大干起来了。就是说，把杓子伸进粪池里开始往外掏粪了。起初，只是掏钱包可能落下去的那一块地方，但由于里面又深又暗，再加上上面是用三个门隔开的厕所，下面共用一个粪池，所以面积相当大。而且，如果把头往里探得过深的话，就有可能掉进去，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只管往外掏，淘出来的东西都堆在了洞口周围。不用说，每掏一杓冬冬都要检查一遍，看钱包是否掺在里面。每次都以为“这下有了吧”，可是，不知躲在哪里去了，钱包就是不往杓子里来。就在这时，传来了上课的铃声。

“这可怎么办呢？”冬冬考虑了一下，“反正已经掏了这么多了。”于是决定继续干下去。而且比刚才掏得更起劲了。

掏出来的粪便已经堆成相当高了。刚巧这时校长从厕所后面经过。校长看到冬冬正在掏粪，就问：

“你在干什么哪？”

冬冬连住手的工夫都舍不得，一边往下探杓子一边答道：

“钱包掉进去了。”

“是吗？”

只说了这么两个字，校长就反背着双手象平时散步

似的不知朝哪儿走开了。

又过了一会儿，钱包还是没有找到。那粪堆却象小山一个劲地增高。

这时校长又路过这里，问道：

“有了吗？”

满身汗水、满脸通红的冬冬站在小山中间答了声：“没有。”校长把脸靠近冬冬的面颊，以朋友般的口气说：

“干完了要把它们都送回原处去哟！”

说完又和刚才一样，往别处去了。

“嗯。”

冬冬精神饱满地应了一声，又干起来了。忽然，她略有所思地看了看眼前的小山。

“干完了再全部送回原处，可是那些尿水怎么办哪！”

的确不假，水份不停地被吸进地面，早就无影无踪了。冬冬停下手里的活计，脑子里考虑开了：“按照校长的要求，怎么才能把渗进地面的水送回原处呢？”考虑的结果，她决定：“把渗水的土稍微铲回去点就成了。”

掏到最后，堆出了一座不算低的小山，粪池子几乎见底了，然而那钱包却始终没有出现。说不定是粘在边上或贴到坑底了吧！即使没有，冬冬也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自己已经掏了这么多了。实际上在心满意足之中还包含了这样一种心情：“校长看到自己的行为不但没生

气，反而对自己充满了信任，完全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有正常人格的人来对待的。”不过，象这种艰深的道理冬冬当时还不大明白。平时，一般的成年人若是看到冬冬在掏粪，肯定都会说：“你在干什么呀？”“太危险了，快住手吧！”或者反过来也有人会说：“给你帮帮忙吧？”

然而，校长却只说了一句：

“干完了要把这些东西送回原处去哟！”

妈妈听了冬冬讲的这些情况，不禁在心里想道：“校长真是位了不起的人！”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冬冬“上厕所时绝不再往下看了”。而且从内心里认为校长是“最可信任的人”，也“比以前更加喜欢校长”了。

冬冬遵照校长的要求，把小山铲平，把粪便全部送回了原处。往外掏的时候那么费劲，而往下送的时候却快多了。接下来又把渗进水的地面用杓子刮了刮，把那点土也倒进粪坑里去了。把地面弄平，把水泥盖原样盖好，杓子也送回了原来的库房。

当天晚上，冬冬入睡前又想起了掉到暗处去的那个漂亮的钱包，还是觉得“舍不得”，但由于白天干活太累了，想着想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就在这时，冬冬白天奋斗过的那片地皮还是湿漉漉的，正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显得十分美丽。

那钱包肯定也在什么地方静静地躺着呢！

冬冬的名字

冬冬本来的名字叫“彻子”。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呢？据说，冬冬要生下来时，亲戚和爸爸妈妈的朋友们都说：

“肯定是个男孩！”

因此，头一回有孩子的爸爸妈妈就信以为真，决定给孩子起名叫“彻”，就是贯彻的“彻”。

可是，由于生下来的是个女孩，这就有点为难了。但爸爸妈妈都喜欢这个“彻”字，为了不扫兴，赶紧在下面加了个“子”字，于是便成了“彻子”。

因为这个缘故，周围的人从小就叫她“小彻子”。然而，她本人却并不以为然，如果有谁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她一定立刻答道：

“叫冬冬！”

孩子们小时候不仅口齿不灵，知道的话也不很多，所以常把别人说的话按自己知道的声音听下来。在冬冬

幼年时代认识的小男孩里，有的就把“肥皂泡”说成“飞勺泡”，有个小女孩则把“护士”说成了“富西”。由于这个原因，冬冬听别人按日语发音喊自己“小彻子”时，就硬是听成日语发音的“小冬冬”了。有时甚至把“小”字也当成了自己的名字。这期间只有爸爸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管她叫起了“冬冬助”。尽管不知这其中的奥妙，但爸爸自己确实是这样叫的，比如说，爸爸有时就喊：

“冬冬助，我在捉蔷薇花上的橡皮虫，你来助我一把好吗？”

结果，上小学以后，除了爸爸和小狗洛克以外，别人都管自己叫“冬冬”。冬冬虽然也用日文片假名把“彻子”这名字写在笔记本上，但实际上她还是认为自己的名字叫“冬冬”。

单口相声

冬冬昨天非常扫兴，因为妈妈对她说：

“可不能再听收音机里的单口相声啦！”

冬冬小时候的收音机还是用木头做的一个大匣子。一般都是竖长方形的，顶上呈椭圆形，正面装着喇叭，

外表贴着粉红色的绸布，正中央雕刻着蔓草花纹，只有两个开关，外形十分优雅。在上学以前，冬冬常把耳朵贴在收音机粉红色绸布那块地方，收听她最喜欢的单口相声。她觉得单口相声最有趣了。而且，直到昨天为止，妈妈对冬冬收听单口相声也从来没说过什么。

然而，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傍晚。当时，爸爸那个交响乐团的伙伴们为了练习弦乐四重奏，刚好都聚集在冬冬家的客厅里。妈妈对冬冬说：拉大提琴的橘常定叔叔给你捎礼物来了，是香蕉！

冬冬高兴极了，因此就讲了下面这句话。也就是说，冬冬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之后，便模仿单口相声的语调对橘叔叔讲了这么一句：

“妈呀！这家伙可太难得啦！”

从那以后，要听单口相声就只好等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悄悄地听了。当单口相声演员表演得非常出色时，冬冬总是不由得放声大笑起来。如果有哪位成年人看到这种情景，他也许会感到奇怪：“怎么？这么小的孩子听了如此难懂的话还会开怀大笑哪！”实际说起来，不管孩子们显得多么幼稚，对于那些真正有趣的东西，他们还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电　车　来　了

一天，在学校午休的时候，美代同学对大家说：

“今天晚上，有一辆新电车要来啦！”

美代是校长的第三个女孩儿，和冬冬是同班同学。

尽管作教室用的电车校园里已经摆了六辆了，但听说还要再来一辆。而且，美代还告诉大家，这辆是作“图书室用的电车”。同学们高兴极了。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

“从哪儿开进学校里来呀……？”

这可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教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不知谁说道：

“可能是前一半从大井町线的线路上开过来，然后再从那儿的道口下来开到这里吧？”

于是，又不知谁说：

“那么一来，好象就脱轨了吧？”

还有人说道：

“那么，用拖车运来不行吗？”

这时，立刻有人反问了一句：

“有能驮那么大电车的拖车吗?”

“是啊……”

大家不再继续往下想了。看来确实没有哪辆拖车或卡车能装得下当时国营电车的一节车厢。

“那个……”冬冬把考虑的结果说了出来,“那，不能把路轨一直铺到学校来吗?”

不知谁问道：

“从哪里铺啊?”

“从哪里铺？就从现在通电车那儿嘛……”

冬冬口里说着，心里却在想:“这还不是个好办法。”因为冬冬想到，眼下还不知道电车在哪里，再说也不能把住房和其它东西都拆毁，然后再把铁轨一直铺到学校来。

又过了一会儿，大家商量来商量去的结果还是“这也不行”，“那也没用”,最后只好说：

“今天晚上咱们不回家,干脆都在这里等着看电车来吧!”

于是，美代同学当代表，去问她那当校长的爸爸：大家是否可以在学校里呆到晚上？不一会工夫，美代回来了，她说：

“爸爸说，电车要在夜里才能来,因为要等到上班的电车全部回厂以后。不过,特别想看的人要先回家一趟，

征求一下家里人的意见，如果家里人同意了，就在家里吃完晚饭，然后再带上睡衣和毯子到学校来！”

“啊！！”

大家更加兴奋了。

“说要带睡衣？”

“带毯子？”

当天下午，说是在上课，其实大家早已急得坐不住了。放学后，冬冬班里的孩子们都飞也似地往家里跑回去了。大家都互相祝愿能够幸运地带着睡衣和毯子集合在一起……。

冬冬一进家门就对妈妈说：

“电车要来了。还不知道怎样来法。睡衣和毯子。妈妈，我可以去吗？”

听了这一段话，恐怕没有哪位妈妈能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冬冬的妈妈自然也就摸不着头脑了。不过，从冬冬那认真的表情里，妈妈已经察觉出：“可能要有什么非同小可的事了。”

妈妈向冬冬盘问了好一会儿。这才弄清了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妈妈认为，冬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这种情景，还是让她看看为好，甚至自己也动心了：“我也想看看哪！”

妈妈把冬冬的睡衣和毯子准备好，吃过晚饭就送冬冬到学校去了。

到学校集合的还有几名听到消息的高年级学生，总共有十多个人。除冬冬妈妈之外，还有两位送孩子来的母亲，她们都显出“很想看看”的样子，但最后还是把孩子托付给校长，回家去了。

“电车来了，我会叫醒你们的。”

听到校长这样一说，大家就到礼堂裹起毛毯睡觉去了。

“那电车究竟是怎么运来的呢？一想到这儿，夜里连觉都睡不着！”大家的心情也确实如此，但因为脑子一直很兴奋，这会儿疲乏劲上来了，尽管嘴里还在说：

“一定要叫醒我啊！”

渐渐地却都睁不开眼睛了，最后终于都睡着了。

“来啦！来啦！”

听到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冬冬连忙跳起来，穿过校园跑出了大门口。刚好在淡淡的晨雾之中出现了电车那庞大的身影。简直就象在做梦一样。因为那电车顺着没有铁轨的平平常常的马路，无声无息地开过来了！

这辆电车是从大井町调车场用拖拉机运来的。冬冬和同学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比拖车还大的拖拉机，而这是她们过去从没听说过的，因此都感到特别激动。

电车就是用这台大拖拉机在清晨还没有一个人影的街道上慢吞吞地运来的。

不过，接下来就热闹了。由于当时还没有大型吊车，所以要把电车从拖拉机上卸下来，然后再挪到校园里固定的角落处，这可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运电车来的那些大哥哥们把好几根又粗又圆的木棒垫在电车下面，再一点一点地滚动木棒，就这样把电车从拖拉机上搬到校园里去了。

“同学们看仔细了！那些木头叫滚木，应用了它们的滚动力，才把那么大的电车挪动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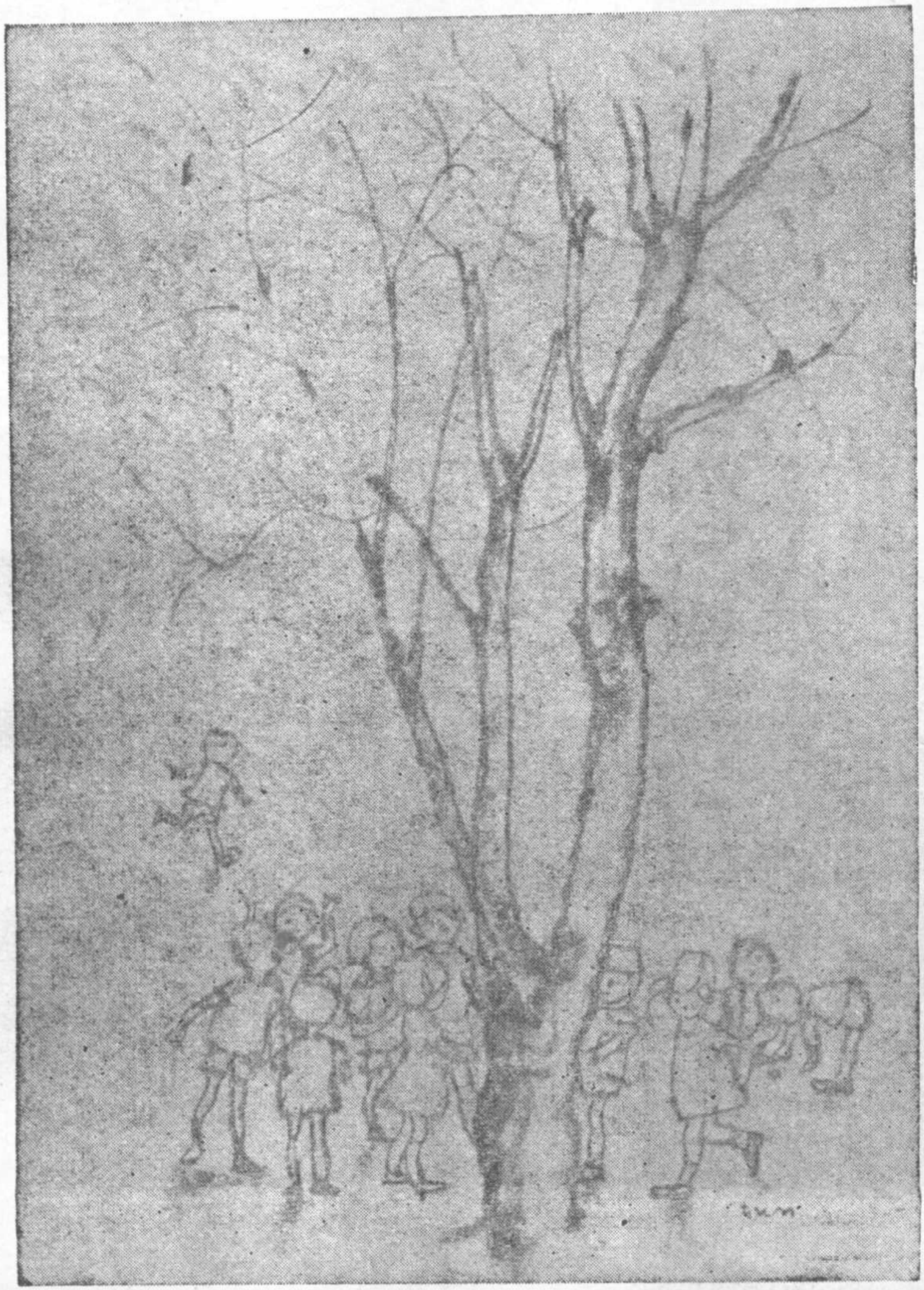
校长这样给孩子们解释道。

孩子们都十分认真地参观着。

仿佛给大哥哥们用“嘿哟”、“嘿哟”的号子声伴奏似的，早晨的阳光升起来了。

这辆曾经满载乘客、辛勤工作过的电车，已经和来到这所学校的其它六辆电车一样被卸掉了车轮，不必再去奔波劳碌，从此以后只消满载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便可以悠闲度日了。

孩子们身穿睡衣沐浴着早晨的阳光。他们对于能够身临其境目睹这生动的场面，从心眼里感到幸福。并且还因为过分高兴的缘故，一个挨一个地抓住校长的肩头和手臂又打秋千又扑到怀里地玩了一通。



校长摇摇晃晃地高兴得笑了起来。看到校长的满面笑容，孩子们马上又笑声四起，显得更快活了。在场的人，无论谁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而且，此刻欢笑的场面，大家都把它永远铭刻在记忆里了。

游 泳 池

今天是冬冬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有生以来她第一次在游泳池里游了泳，而且是脱光了身子。

今天早晨，校长对大家说：

“天气突然热起来了，我准备往游泳池里放水啦！”

“啊——！”

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一年级的冬冬和她的同学们也不例外，都“啊、啊”地喊了起来。

冬冬她们比上年级的学生跳得还高。巴学园的游泳池和普通游泳池不一样，不是四方形的（也许由于地形的关系吧），突出的一头有点尖，看上去仿佛象一只小船。不过面积很大，非常漂亮。地点刚好在教室和礼堂中间。

冬冬她们上课时思想也常常溜号，从车窗往外看那

游泳池。没放水时，游泳池看起来就象一个枯叶形的运动场，但等打扫干净，开始放水以后，就能明显地看出这是一个游泳池了。

盼呀，盼呀，终于到午休时间了。同学们集合到游泳池四周，校长对大家说：

“好，我们先做体操，然后再游泳，好吗？”

冬冬在心里捉摸开了：

“我真闹不明白，平常游泳时不是要穿叫游泳衣的那种衣服吗？早先和爸爸妈妈一块去镰仓时，总是要带上游泳衣呀、救生圈呀什么的，带的东西好多……。可今天校长怎么没说让带这些东西呢？……”

这时，校长好象看穿了冬冬的心思，就对大家说：

“游泳衣就不用担心啦！咱们到礼堂去看看吧，好不好？”

冬冬和其他一年级同学跑到礼堂一看，那些大一点的孩子们正吵吵嚷嚷地脱衣服呢！并且，脱完衣服以后，就象进澡塘子洗澡似的光着身子，一个接一个地飞跑着到校园去了。冬冬她们也连忙把衣服脱光。热风吹来，光光的身子浑身都感到舒服。跑出礼堂，站到台阶上一看，操场上已经开始做预备体操了。冬冬她们赤着脚跑下了台阶。

游泳老师是美代同学的哥哥，也就是校长的儿子，

是位体操专家。不过，他并不是巴学园的老师，而是另一所大学的游泳选手，名字和学校一样，也叫“巴”。巴老师身上倒是穿着游泳衣。

做完体操，让别人往自己身上撩了撩水，大家就“嘘—”、“哈—”、“啊—”、“哇—”地乱嚷着跳进了游泳池。冬冬站在一旁看着大家跳进池子，过了一会儿，她知道可以站在池子里，也就跳了进去。澡塘里是热水，游泳池里却是凉水。不过游泳池很大，无论怎么挥手蹬腿，到处都是凉水。

不管是身材瘦小的孩子，还是有点发胖的孩子，也不管是男孩女孩，通通都是原来刚出生时的样子，笑啊，叫啊，一会儿钻到水里去，一会儿又钻出来了。冬冬想：

“这游泳真有趣，真舒服！”

她还在心里嘀咕着：可惜小狗洛克没有一块到学校来。要是知道可以不穿游泳衣，无论怎么也得让洛克到游泳池来痛快玩一通啦！

校长为什么不让孩子们穿游泳衣游泳呢？说起来，这也并不是什么严格规定。所以，带来游泳衣的孩子也可以穿上，而象今天这样突然提出来让大家游泳，根本就没有准备，因此光着身子也没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光身子呢？校长的想法有两个，一是“男孩和女孩若以诧异的眼光打量彼此身体的不同，那是不值得的”；再是让孩

子们懂得："硬要把自己的身体在别人面前躲起来，那是不正常的"。

校长的目的是想让孩子们知道：

"什么样的身体都是美的。"

巴学园的学生里，还有几个象泰明同学那样患有小儿麻痹症和有身材异常矮小那种生理缺陷的孩子，因此校长还有这样一种想法：让他们脱光身子和大家一起玩，这本身就会去掉那些孩子的羞怯心理，进而也可能有益于他们不至产生自卑感。而且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刚开始时，有的有生理缺陷的孩子确实感到很害羞，但很快就毫不在乎了，欢乐占了上风，什么"害羞"之类的心情不知不觉地就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尽管如此，学生家长里仍有人不放心，因此便让孩子们带上游泳衣，并嘱咐孩子："一定要穿上！"结果就出现了下面这种情况：这些孩子也象冬冬一样，看到一开始就认准"光身子游泳好"的孩子和那些以"忘带游泳衣"为借口正赤身裸体游泳的孩子，似乎觉得还是这样来劲儿，于是就脱光衣服和大家一起游了起来，等到要回家时才闹闹哄哄地用水把游泳衣沾湿……。由于这种原因，巴学园的孩子们浑身都被太阳晒得油黑油黑的，基本上没有穿游泳衣留下的白色痕迹。

通　知　书

冬冬这会儿正背着哗啦哗啦响的书包目不斜视地从电车站往家里跑去。使人乍一看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冬冬走出校门以后，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回到家，把房门一拉开，冬冬就喊了声：

“我回来啦！”

然后就去找洛克。洛克这时正肚皮贴地趴在廊檐下乘凉。冬冬一声不吭地坐到洛克头前，从背上把书包卸下来，从里面取出通知书。这是冬冬第一次拿到通知书。为了让洛克能看清楚，冬冬在它眼前把记有成绩的那页打开，颇有点自豪地说：

“看到了吗？”

那上面写了不少字，有“甲”呀，“乙”呀什么的。说来并不稀奇，冬冬这会儿还不知道是乙比甲好，还是甲比乙好呢，所以洛克就更加莫名其妙了！

不过，冬冬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把头一回拿到的通知书首先给洛克看看，她以为洛克也肯定会高兴的。

洛克看到眼前的纸，立刻用鼻子闻了闻，然后就朝

冬冬的脸盯盯地瞧了起来。冬冬说：

“怎么样，不错吧？我知道汉字是多了点，也许有的地方你还看不懂。”

洛克又把头晃了晃，好象要仔细看看那页纸似的，接着便舔起了冬冬的手。

冬冬站起身来，以心满意足的腔调说：

“太好了！好，我去给妈妈他们看看。”

冬冬走开以后，洛克爬了起来，想再找个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接着又慢吞吞地蹲下，闭上了两只眼睛。那二目紧闭的样子，纵使不是冬冬，在别人看来也会以为洛克正在考虑那份通知书哩！

放暑假了

“明天搭帐篷野营。请于明天傍晚带上睡衣和毯子到学校来。”

冬冬把校长交给的这张纸条从学校拿回家来给妈妈看。从明天开始就放暑假了。

“野营是什么呀？”

冬冬朝妈妈问道。妈妈也正在心里捉摸，但还是这

样回答说：

“可能是在露天的什么地方搭起帐篷，然后睡在里面吧？要是帐篷的话，躺着还能看到星星和月亮哩！可是，在哪儿搭帐篷呢？既然没讲带交通费，肯定是在学校附近啦！”

当天晚上，冬冬上床以后还在想着野营的事，想着想着，不禁有些害怕起来，仿佛就要去进行一次大探险似的，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好半天也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冬冬已经在打行李了。并且把睡衣装进帆布背包里，然后又请人帮忙把毛毯塞了进去，帆布背包几乎都要撑破了。到了傍晚，冬冬向爸爸妈妈说了声“再见”，就到学校去了。

当大家在学校聚齐以后，校长便说：

“都到礼堂去吧！”

大家在礼堂里集合好，校长拿着一件硬梆梆的东西走上了小舞台。那是一个绿色的帐篷。校长把它打开，然后对大家说：

“现在我来教支帐篷的方法，你们可要好好看哟！”

接下来，校长就独自吭哧吭哧地一会儿把那边的绳子拉紧，一会儿又在这边立根柱子，转眼之间就搭好了一个特棒的三角形帐篷。然后冲大家说：

“怎么样?下面你们就互相帮助在礼堂里搭好多好多帐篷，开始野营啦!”

妈妈和一般人的想法一样，原以为是在露天搭帐篷，可是校长却另有考虑，他认为：

“如果把帐篷搭在礼堂里，无论外面下雨还是深夜天气变凉，全都没有关系!”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叫着：“野营啦!”“野营啦!”同时几个人分成一组，在老师的帮助下，终于在礼堂地板上搭好了够大家住的帐篷。一个帐篷有足够睡下三个人那么大。冬冬忙不迭地换上睡衣，一会儿从这个帐篷口钻进去，一会儿又从那个帐篷口爬出来，简直玩的痛快极了。同学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到别的帐篷进行了访问。

全都换好睡衣以后，校长便坐到大家都能看到的正中央，讲起了自己曾经旅行过的外国的故事。

孩子们有的从帐篷里伸出半个脑袋趴在那里，有的规规矩矩地坐着，有的把头躺在高年级学生的膝盖上，听校长给讲外国的故事。那些国家不要说去过，根本连听也没听说过。校长讲的故事非常新奇，学生们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把大海对面的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小伙伴了。

而且，唯有这件事，即在礼堂里搭上帐篷睡觉，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成了终生难忘的愉快而又宝贵的经

历。校长的确是了解孩子们的乐趣啊!

当校长讲完故事，礼堂的电灯熄灭以后，大家便摸摸索索地钻进了自己的帐篷。

那边帐篷里传来了笑声……，这边帐篷里又传出了悄声细语……，紧接着对面那个帐篷里又扭打起来了，……这一切渐渐地都安静下来了。

虽然是一次既无星光又无月亮的野营，但从心眼里感到痛快的孩子们毕竟在小小的礼堂里离家睡了一夜。

而且天公作美，这天夜里始终群星闪烁，明月争辉，好象把礼堂抱在了怀里似的。

大 冒 险

在礼堂野营后的第三天，冬冬大冒险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那是和泰明同学约好的一次共同行动。而且这次约会既没有告诉爸爸妈妈，也没有让泰明家里人知道。这次约会要干什么呢?说来就是“邀请泰明同学到冬冬的那棵树上去”。说是冬冬的树，其实也是长在巴学园的校园里。巴学园的学生都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选准了专供自己爬上爬下的树木，所以冬冬的那棵树也在校园边上，

长在面向到九品佛寺去的那条小路的墙脚下。那棵树很粗，爬起来很滑，弄得好，可以爬到两米左右，把两条腿骑在一个很宽的树杈上，象坐在吊床上似的，舒服极了。课间休息时，或者放学以后，冬冬常常坐在那里往远处眺望，或是仰望蓝天，有时还盯盯地瞧着路上来往的行人。

由于上述缘故，每个孩子都定下了“自己的树”，以至想爬别人的树时，要首先讲一声：

“对不起，打搅您了！”

然后才能爬到人家那棵树上去。

可是，泰明同学患有小儿麻痹症，从来没有爬过树，也没选定“自己的树”。因此，冬冬和泰明约好，决定今天邀请他爬到自己那棵树上去。冬冬之所以要对大家保密，是因为她估计到大家肯定会反对。冬冬离家时对妈妈说：

“我到田园调布的泰明同学家去。”

因为自己在扯谎，所以尽量不去看妈妈的脸，只是做出一副低头看鞋带的样子。可是，面对那只跟到车站来的洛克小狗，冬冬在分手时却说了实话：

“我要让泰明同学爬到我那棵树上去！”

冬冬急匆匆地赶路，用毛线挂到脖子上的月票吧嗒吧嗒直响，当她来到学校时，因为正值午休，泰明早已

站在一个人影也没有的校园花坛旁边了。泰明同学虽说只比冬冬大一岁，说起话来却总好象是个大得多的孩子。

泰明一看见冬冬，立即拖着一条腿，张开双臂朝冬冬这边跑来。

冬冬想到这是一次对谁都保密的冒险行动，马上高兴了，望着泰明同学的脸“嘻嘻嘻”地笑开了。

泰明也咧开嘴笑了。接着冬冬便把泰明带到自己那棵树下，立即按昨天晚上想好的计划，首先跑到勤杂工叔叔的库房去，拖来一只能竖起来的梯子，然后把它竖靠在树杈之间，迅速地噌噌爬了上去。冬冬在上面按住梯子，冲下面喊道：

“好啦！你爬一下吧？”

泰明手脚都使不上劲儿，靠一个人的力气根本连一磴也爬不上去。于是，冬冬又以惊人的速度面向泰明从梯子上下来，这次她想从后面推着屁股让泰明往上爬。然而冬冬又小又瘦，只顶住泰明的屁股就已经用上了全身力气，再要按住那摇摇晃晃的梯子，她是一点余力也没有了。泰明把蹬在梯子上的腿挪下来，垂着头默默地站在梯子旁边。冬冬这才意识到远比自己预想的要难得多。

“怎么办好呢……？”

冬冬心里的愿望仍然很强烈：无论如何也得让泰明

同学爬上自己这棵他也引以为乐的大树。冬冬绕到十分难过的泰明面前，把脸蛋鼓得圆圆的，作出一副逗人的表情，充满信心地说：

“别急，啊？我有好办法了！”

说完，冬冬又跑到库房里去，把里面的各种物件一样一样地翻了出来，心里指望能找出一件“有用的好东西”。而且终于发现了一架双面梯子。

“这东西稳当，不用扶也很保险。”

于是冬冬便把那个梯子拖了过来。简直使尽了浑身力气，连她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竟有这么大的劲”！把那梯子的两边竖起来一看，差不多就要顶到那个树杈了。然后冬冬以大姐姐般的口气对泰明说：

“怎么样？没什么可怕的，一点也不晃呢！”

泰明同学十分胆怯地打量着这架双面梯子，接着又看了看汗流浃背的冬冬。泰明自己也出了一身汗。他又抬起头朝树上看了看，最后终于下了决心，把脚登上第一磴。

接下来，一直到泰明同学登上这四脚梯子的最上面为止，究竟用了多少时间，他们俩也不知道。在夏日阳光的暴晒下，二人脑海里别的什么念头也没有了。一心只想着泰明同学能爬到梯子顶上就是胜利。冬冬钻到泰明的胯下，双手抱住他的腿，用头顶着泰明的屁股帮他

往上爬。泰明也使出浑身力气拼命往上攀，最后终于登到了梯子的最高处。

“万岁！”

然而，下一步就束手无策了。跳到树杈上去的冬冬无论怎么拉，梯子上的泰明也没法跨到树上去。泰明紧紧抓住梯子的最上端，两只眼只管瞧着冬冬。冬冬一下子想哭出声来了。“这怎么能成呢？我本来是想把泰明同学请到自己这棵树上来，让他好好往各处瞧瞧的……”

不过，冬冬的眼泪并没有流出来。她想到，如果自己流泪，泰明同学肯定也会泣不成声的。

冬冬抓住了泰明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使指头粘连在一起的那只手。这手比冬冬的手大得多，手指也特别长。冬冬把这只手握了一会儿，然后才说：

“你就象躺下睡觉似的，试试这种姿势好不好？我来用力拉你。”

于是，泰明同学就脸朝下趴到四脚梯子最上面的宽木板上，冬冬直起身站到树杈上，开始用力地往树上拉。这个时候，若是有哪个大人看到了，肯定会惊叫起来的。他们俩的动作实在太危险了。

不过，泰明同学已经一切都听凭冬冬安排了。而冬冬这时也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了。她用自己的小手紧紧抓住泰明的手，使尽全身力气拼命地往树上拉。

天空中的云朵也很帮忙，它不时地替这两位小朋友遮住灼热的阳光。

二人终于在树上相会了。冬冬用手拢着被汗水濡湿的披散开的头发，向泰明鞠了个躬说：

“欢迎你来！”

泰明靠在树上，有些害羞地笑着答道：

“打搅你了。”

对泰明来说，眼前的景色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他高兴地说：

“原来爬树就是这么回事呀！这下我可明白了！”

然后俩人就一直站在树上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泰明还兴致勃勃地讲了这么一件事：

“我听在美国的姐姐说，美国造出了一种叫电视机的东西。如果它来到日本，说是呆在家里就能看到国家体育馆的相扑比赛。姐姐说形状就象个箱子。”

对于很难出远门的泰明同学来说，呆在家里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啊！而冬冬对这种心情是无法理解的。因此她觉得泰明同学讲的很奇特，心里想道：

“从箱子里就能看到相扑，这怎么可能呢？比赛相扑的人个子都很大，怎么会来到家里，又钻进箱子里去呢？”

当时那个时代，在日本还没有人见过电视机。冬冬

第一次听说电视，就是这位泰明同学告诉她的。

四下里到处都是知了的叫声。

二人都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而对于泰明同学来说，这次上树便成了他一生当中空前绝后的一次纪念了。

试 胆 量

“又吓人、又难闻、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尽管这个谜语已经猜了不知多少回了，却仍然觉得它好玩。因此，冬冬和同学们明明已经知道谜底了，却还是喜欢彼此出这个谜语：

“哎，给你出出那个‘又吓人又难闻’的谜语吧？”

谜底是大家都知道的：

“鬼在厕所里吃包子。”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巴学园今晚进行的“试胆量”活动，最后就差不多成了“猜谜语”游戏了。

也就是说，结果是这样的：

“又怕人，又发痒、又好笑的东西是什么？”

这还是在礼堂搭帐篷进行野营的那天晚上的事。当

时校长对大家说：

“要是晚上到九品佛寺院里进行‘试胆量’游戏，哪位同学愿意当鬼呀？请举手！”

于是立刻就有六、七个男孩争着要当鬼。今天傍晚，大家都在学校里集合以后，那些装鬼的小朋友带上按照各自想象亲手作成的鬼衣服到九品佛寺院里藏起来了。临走时口里还嚷着：

“你们等着挨吓吧！……”

剩下来的三十几名同学，便每五人分成一组，各组稍错开点时间，陆续从学校出发，到九品佛寺院和墓地里转一圈，然后再回到学校来。这样做的目的，借用校长的解释就是：

“这次‘试胆量’游戏，就是看你们胆大到什么程度。如果谁半路上害怕了，尽可以回来，没关系的。”

冬冬向妈妈借来了手电筒。妈妈嘱咐说：“可不要弄丢了呀！”男孩子里，有的说“要把鬼捉住”，因而带了捉蝴蝶网的；也有的说“要把鬼绑起来”，因而带了绳子来的。

校长一边说明情况一边让同学们用猜拳决定了每个小组的出发顺序。就在这会工夫里，天更黑了，校长终于向第一小组发出了命令：

“你们可以出发了！”

大家都很兴奋，叽叽喳喳地走出了校门。又过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才轮到了冬冬她们那个小组。

同学们心里都在嘀咕：

“虽然老师说过，不到九品佛寺院里鬼是不会出来的，但那鬼可千万不要在半路上出现呀！……”

他们哆哆嗦嗦地一步捱一步地走着，好不容易蹭到了能看见哼哈二将的寺院门口。尽管天上有月亮，夜幕下的寺院看上去还是一团漆黑。平时这院子显得很宽敞，而且令人心情舒畅，可今天却大不一样了，一想到不知从什么地方就会跑出鬼来，冬冬她们吓得早已不知所措了。所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她们就“哎呀”一声大喊起来。脚下一踩上什么软绵绵的东西，马上就嚷：“鬼来啦！”到最后，甚至害怕得连手拉手的伙伴也怀疑成“该不是鬼吧?!”冬冬决定不到坟地去了。她在心里盘算着，那鬼保准正在墓地等着呢，再加上已经彻底弄清“试胆量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还是回去为妙。刚好全组同学也都是这么想的，冬冬暗自庆幸：“太好了，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呀！”回去的路上，大家早已耐不住了，一溜烟地撒腿跑了起来。

回到学校一看，前面的几组也都回来了；大家这才明白，因为害怕，几乎都没有到坟地去。

过了一会儿，一个头上缠着白布的男孩被一位老师

从门外领进来了，嘴里还“哇、哇”地哭着。这个男孩是装鬼的，一直蹲在坟地里等着大家，可是等了好半天也没见一个人影，他自己却渐渐地害怕起来，终于从坟地里跑到外边，站在路上哭起来了。正在这时候，被巡回检查的老师发现了，才把他带了回来。正当大家安慰这个男孩的时候，又有一个“鬼”和一个男孩哭着回来了。原来是装鬼的这个男孩看到有人走入坟地，正想跳出去叫一声：“我是鬼！”结果却刚好和跑进来的那个孩子撞了个满怀，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再加上撞的很疼，就“呜呜”地哭着一起跑回来了。大家都觉得这事怪有意思的，同时又因为恐惧心理已一扫而光，便哈哈地笑了起来。连“鬼”也破涕为笑了。就在这时，用报纸套在头上装鬼的冬冬同班的右田同学回来了，口里还在抱怨大家：

“太不象话啦！我还一直在等你们哪！”

说完，便咯吱咯吱地挠起了被蚊子叮得发痒的胳膊和大腿。

看到这情景，不知谁说了一句：

“鬼还怕蚊子咬呢！”

听到这句话，大家哄地笑开了。五年级班主任丸山老师说：

“好了，我干脆把剩下的鬼都带回来吧！”

丸山老师说着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工夫，就把那些“鬼”全都带回来了，他们有的正惴惴不安地在路灯下东张西望，有的由于害怕已经跑回家去了。

打从这天夜里以后，巴学园的学生们再也不怕鬼了。

因为大家这下都知道了：那鬼自己也吓得胆战心惊呢！

排　练　场

冬冬现在正规规矩矩地往前走去。小狗洛克不时仰起头瞧瞧冬冬的脸，也乖乖地迈动着四条腿。凡是这种时候，肯定是要去光顾爸爸的排练场了。平时，冬冬走起路来总是急匆匆地奔跑，或是象找东西似的东张西望地这走走那转转，还有时从别人家的院子横穿过去，从篱笆里钻过来钻过去的。因此，难得有一回象今天这样斯斯文文地走路，遇到这种情况，人们立刻就知道“这是要去排练场啦！”排练场离冬冬家只有五分钟的路。

冬冬爸爸是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所谓第一小提琴手，就是拉小提琴的了。不过使冬冬感到有趣的是，一次妈妈带她去参加演奏会，当观众鼓掌时，那位汗

流浃背的指挥伯伯便一下子朝观众席转过身来，然后立即走下指挥台，和坐在紧跟前拉小提琴的冬冬的爸爸握手。而且，爸爸一站起身，乐队全体也一齐站了起来。

“为什么要握手呢？”

冬冬轻声问道。妈妈告诉她说：

“那是因为爸爸他们演奏得很卖力气，乐队指挥是把爸爸作为代表，用握手来向大家表示感谢的。”

冬冬喜欢排练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学校里尽是些小朋友，而聚集在这里的全都是大人，并能用各种各样的乐器演奏音乐；再一个就是乐队指挥洛杉舒特库伯伯讲的日本话非常有趣。

爸爸曾告诉冬冬，洛杉舒特库伯伯的全名叫约瑟夫·洛杉舒特库，是位欧洲有名的乐队指挥，由于有个叫希特勒的人想干出可怕的事来，为了能继续从事音乐事业，他才逃到这么遥远的日本来的。爸爸说，他非常尊敬洛杉舒特库伯伯。对于冬冬来说，她还不可能懂得世界形势，而希特勒这时已经开始镇压犹太人了。如果不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也许洛杉舒特库本人根本不会来到日本，而山田耕筰创建的这个交响乐团也就不会靠着世界水平的名指挥提高得这样快了。总之，洛杉舒特库是用欧洲第一流乐团的水平来指挥演奏的。所以，每次练习结束时，洛杉舒特库都要痛哭一场，他说：

“我如此拼命地工作，可你们这个乐团却总是效果不佳。”

每当这种时候，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斋藤秀雄叔叔就代表大家表明心意，用德语安慰他说：

“大家都在拼命努力，不过技术还是跟不上去。绝对不是有意怠惰。”

斋藤秀雄叔叔的德语讲得特别好，在练习中，洛杉矶特库休息时，他还是代理指挥。这些内情冬冬虽然不晓得，但她常常看到洛杉矶特库伯伯满脸通红，头上冒着热气，正用外国话（其实就是德语）大声地训斥乐团。每逢这种情况，冬冬就从平时两手托腮向里张望的那个自己专用窗口把头缩回来，和洛克一起蹲到地下，屏住呼吸等待音乐重新开始。

不过，平日里的洛杉矶特库伯伯却很和蔼可亲，日本话也讲得很逗人。当大家演奏得很好时，他就用日本话连声赞扬：

“黑柳先生，非常好！”

“好极了！”

冬冬一次也没有进入过排练场。她平时总是喜欢悄悄地趴在窗口向里张望，同时听里面演奏的乐曲。所以常常有这种情况，等到里面休息，大家出来吸烟时，爸爸才发现，

“啊！冬冬助，你早来了吧？”

洛杉舒特库伯伯一看到冬冬，马上就向她问候：

“你早！”

尽管冬冬已经长大了，他却还象对待小娃娃一样，把冬冬抱起来亲亲脸蛋。冬冬虽然有点害羞，但还是很喜欢这位戴银丝眼镜、高鼻梁、个头不高的洛杉舒特库伯伯。他那张脸端庄而漂亮，一看就知道是位艺术家。

从洗足池那边吹过来的清风，伴着排练场的乐曲声，向遥远遥远的地方飘拂而去。其中还不时掺杂着“金鱼咧——金鱼！”这种叫卖金鱼的声音。总而言之，冬冬打心眼里喜欢这座颇有点西洋建筑风味的排练场。

去温泉旅行

暑假就要结束了，对巴学园的学生们来说，被称为“主要比赛项目”的温泉旅行的出发日子终于来到了。暑假前，有一天，冬冬放学回来向妈妈问道：

“我可以和大家一块去温泉旅行吗？”

对一般事从不吃惊的妈妈，听到冬冬这句问话竟然大吃了一惊。如果是和老爷爷老奶奶凑在一起到温泉去

的话，这还可以理解，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不过，仔仔细细地读了校长先生的来信以后，妈妈便想通了，觉得这的确是件有意义的事。校长在信里说，静冈县的伊豆半岛有个叫土肥的地方，那儿的海水里涌出温泉水，孩子们又能游泳又能洗温泉，可算做是一所“临海学校”。总共呆三天两宿。巴学园一个学生的爸爸在那里有栋别墅，全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约五十名学生都能住得下。照这种情况，妈妈当然举双手赞成了。

就这样，巴学园的学生们做好了去温泉旅行的准备，今天都到学校集合了。大家来到校园以后，校长说：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这次可是又坐火车又坐船呢！大家千万注意不要走丢啦！好，出发！”

校长提醒大家的就是这几句话。但大家从自由冈车站乘上东京到横滨的列车以后，却安静得出奇，一个到处乱跑的小朋友也没有，即使和身旁的同学讲话，也都是老老实实的。巴学园的学生们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什么“走路时要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什么“在电车里要肃静”，或者什么“吃剩下的食物不要随便乱扔”啦，等等。一些良好的品德和作风，比如：见到比自己小或者体弱的人就推推撞撞，甚至欺侮人家，这是可耻的；看到不整洁的地方就要自觉地随手打扫干净，尽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等等，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渗入到

孩子们的心灵中去的。尽管如此，有的事细想起来还是不可思议的，就拿冬冬来说吧，几个月前还因上课时和化装广告宣传员讲话而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可自从来到巴学园的那天起，她也能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学习了。总之一句话，现在的冬冬正规规矩矩地和大家坐在一起去旅行，如果让以前那所学校的老师看到了，她肯定会说："冬冬变啦！"

从沼津换乘上大家做梦都想坐的轮船。虽然这船不是很大，但同学们还是异常兴奋，这里瞧瞧，那里摸摸，有的还跳起来抓住什么东西荡个秋千。而且当船就要离开码头时，大家还向镇上的人挥起了小手。然而，船行至途中下起雨来了，大家不得不从甲板上钻进船仓，而且船也颠簸得更厉害了。这时冬冬觉得心里有些难受。别的小朋友也有这种感觉。正当这个时候，有个高年级的男孩站到了颠簸不止的船中央，保持好重心，船一摇晃，他就"呦嘿，呦嘿"地喊着一会儿跳到左边，一会儿又蹦到右边。尽管大家心里都很难受，甚至想哭出声来，但看到那男孩的表演以后，都觉得怪逗人的，于是便大笑起来，就这样在笑声中船开到了土肥。而令人可怜和遗憾的是，当同学们下了船，又精神抖擞起来时，那位在船上"呦嘿，呦嘿"的男孩子却头晕起来了。

土肥温泉是个幽静而美丽的村庄，这里有海水和树

林，还有一个面向大海的小山包。休息一会儿之后，老师们带领大家来到了海边。和学校的游泳池不同，入海的时候大家都穿上了游泳衣。

海里的温泉别有风味。哪是温泉，哪是海水，根本没有线或围起来的标志，所以当别人告诉说：

“这儿是温泉啊！”

当时就要把那地方记住，然后蹲下身去，温泉的热水刚好没到脖子下，简直就和在浴池里洗澡一样，又暖和又舒服。而且，如果想从这“浴池”到海水里去时，只消往外爬五米左右，水就渐渐变凉，然后再往外去，就是彻底的凉水了，因此就可以断定：“这里是海水啦！”

所以，当大家在海水里游冷了时，就赶紧退回到暖和的温泉水里去，只露出来一个小脑袋。泡在暖融融的温泉水里，就觉得好象回到了自己家似的。奇怪的是，如果到海水里去游泳，孩子们就要紧紧地戴上游泳帽，而一旦进入温泉水里，尽管看上去和海水毫无差别，他们却围成一圈，以轻松的姿势在一起说个没完。如果局外人看到了，纵使是小学生在洗温泉，说不定也会把孩子们当成老爷爷和老奶奶的。

这会儿的海水里几乎没有外人，好象海岸和温泉都成了巴学园学生们的专用场地。在这次稀奇的温泉海水浴里，大家尽情地玩了个痛快。所以，当傍晚返回别墅

时，由于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每个孩子手指头的皮都皱起来了。

夜里又有夜里的乐趣，钻进被窝以后，大家又轮流讲起了鬼的故事。冬冬和她那些一年级的小同学们被吓得直哭。但还是边哭边问：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在土肥温泉的这三天里，和以往在学校时的野营或试胆量都不一样，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比如：同学们都被轮班派到蔬菜店或鱼店去买做晚饭的菜。若是碰到素不相识的大人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呀？”或是问：“从哪里来的呀？”这时，就必须有礼貌地给予回答。此外，还有的孩子在树林里迷了路，也有的孩子游泳游得很远，一时没能回来，让大家替他担心的。还有的孩子被掉在海滩上的玻璃划破了脚。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大家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怎样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当然，令人高兴的事也多得很。在一片大树林里，到处都是知了，还有一个冰棒店。在海边还碰到了一位正在独自造一条大木船的叔叔。那条船已经基本上成形了，所以早晨一起床，孩子们就都跑去看那条船是否比昨天造得更好了。冬冬还向那位叔叔要了一条又薄又长的刨花作礼物。

离开温泉的那天，校长对大家说：

“怎么样？拍一张纪念照好不好呀？”

全校同学还从来没在一起拍过照，所以大家又兴奋地跳了起来。这时有位女老师说：

“好，我来拍吧！”

女老师刚说完，就有人要去厕所，她只好说：

“好，快去吧！”

还有的孩子把球鞋穿错脚了，要重新穿好。在这段时间里，有个孩子一直紧张地摆好姿势等候拍照，当正式开始拍照时，那位女老师说：

“注意，拍了！”

刚拍完，那孩子就叫了起来：

“哎呀，不行了！累死啦！”

说完，就躺到地上了。总之，拍这张照片花了好长时间。

不过，这张以大海为背景，以孩子们各自喜欢的姿态拍出来的照片，简直成了孩子们的宝贝。因为一看到这张照片，就能一下子想起轮船、温泉、鬼的故事，以及那位吆喝“呦嘿，呦嘿”的男孩子。

就这样，冬冬的第一个暑假在各种有趣的记忆中过去了，而这些记忆是她永远也不会忘怀的。

冬冬度过的这第一个暑假的当时，附近的水池里还有许许多多的蝌蚪，就连东京的垃圾车也还是由一头大

牛拉着到处转呢！

培养旋律感

暑假已经过去，第二个学期开始了。通过暑假期间组织的各种集体活动，冬冬不仅和本班同学，而且和上年级的每个同学也都熟悉起来了。并且对巴学园也更加喜爱了。

巴学园除了在教学方法上和一般小学不同之外，上音乐课的时间也特别多。音乐课的学习内容有多种多样，其中只有旋律课每天都上。所谓旋律课，本是一位名叫达尔库罗兹的澳大利亚音乐教育家首创的一种特殊的旋律教育法。这项研究成果一发表，虽说当时还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九〇五年，却很快受到了整个欧洲和美国等国的重视，各国甚至成立了训练所或研究所。达尔库罗兹先生的旋律学是怎么传到这所巴学园来的呢？其过程是这样的：

校长小林宗作先生在创办巴学园之前，为了了解外国对孩子们的教育方法，便出发到欧洲去了。在那里参观了各种小学，访问了许多被誉为教育家的人。就在这

期间，小林先生在巴黎遇见了一位名叫达尔库罗兹的人，他既是位了不起的作曲家，又是位教育家。小林先生了解到，达尔库罗兹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教育儿童不用耳朵，而‘用心灵去听、去感知’音乐呢？这不是死板板的教育，而是要使儿童感受到生动而又活泼的音乐，……究竟怎样才能唤起儿童的这种感知能力呢？”

最后，他终于在观察孩子们自由自在的蹦蹦跳跳中来了灵感，并创作了旋律体操，即“旋律教育法”。于是，小林先生便在巴黎这所达尔库罗兹的学校里逗留了一年多，并掌握了旋律教育法。说起来话就远了，在日本有很多人接受了达尔库罗兹的影响，首先是山田耕筰，其次还有现代舞蹈的创始人石井漠，歌舞伎的第二代师祖市川左团次，新剧运动的先驱者小山内薰，舞蹈家伊藤道郎……等等。这些人都是把旋律教育作为一切艺术的基础来向达尔库罗兹学习的。不过，最初尝试把旋律教育法引进小学教育的，还是小林校长。

“旋律教育是怎么回事呀？”

当有人提出这个疑问时，小林校长总是这样回答：

“旋律教育法是一种游戏，它的目的在于使人体的固有组织更为精巧。它同时又是一种培养心灵运动节奏的

娱乐活动。这种娱乐活动能使身心同时领会旋律。实行旋律教育法，将会使性格变得和谐而优美。这种性格既高尚又坚强，正直而又能顺从自然的规律。”

小林校长列举的优点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去多谈了。总之，冬冬这个班首先从使身体接受旋律开始训练了。校长在礼堂的小舞台上弹钢琴。和着钢琴的节奏，学生们从各自喜欢的地点开始走动。随便怎么走都可以，但若与人流相逆的话，就会与别人相撞，那就不愉快了，因此便自然地沿着同一个方向走动，并形成了一个圆圈。不过，也不需要排成一行，只是毫无拘束地向前走着。但耳朵要注意音乐的节奏，如果认为是二拍的，迈动步伐时就要象乐队指挥似的用力上下挥舞双臂打二拍。脚步不要踩得“吧嗒，吧嗒”响，但也不要象跳芭蕾舞那样竖起脚尖。那么该怎样走呢？校长说：“身体要放松，全身自然摆动，脚尖拖地，就象拉着大脚指似的，这样往前走就可以了。”总之，不管哪种姿势，最根本的要求是轻松自在，所以每个学生的走法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如果音乐的拍节是三拍子，两手就立刻改为打三拍的动作，步法也要合拍，不能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并且两只手指挥的动作最多要到六拍子，这就要求不断地变换动作。比如打四拍时，那动作是：

“先向下，绕上来，然后平行挥动，再向上。”

这还比较容易，待到五拍时，动作是：

“先向下，绕上来，再向前，向一侧移动，然后再向上。”

到六拍时，动作就更复杂了：

“先向下，绕上来，再向前，然后从前绕到胸前，再向一侧移动，然后再向上。”

所以随着拍节的不断变化，动作也就越来越难。而更难的是，校长常常一边弹钢琴一边大声地说：

“即使钢琴的曲子变了，你们的动作也不要马上变！”

举个例子来说吧，开始大家都按着两拍的节奏在走动，这时钢琴改为三拍了。但即使听到了三拍的音乐，还得按两拍的样子动作。校长似乎是这样考虑的：这虽然非常艰难，但正是在这种时候才能很好地培养孩子们的思想集中能力和坚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过了一会儿，校长喊了声：

“可以换三拍了！”

学生们都感到很高兴，立刻做起三拍的动作，但在这个时候是不容许犹豫的，要在一眨眼的工夫把刚才两拍的节奏忘掉，立即把大脑的命令传到全身，即指挥筋肉开始按三拍动作。然而正当脑子里想着赶快跟上三拍的节奏时，钢琴马上又变为五拍了。旋律教育法就是这样进行的。刚开始时，孩子们的手脚都乱了套，一个个

直嚷：

“老师，等一等！等等嘛！”

就这样，一边嚷一边哼哼唧唧地作着。而一旦习惯了之后，心里就特别舒服，有时自己还能想出各种花样来，人人都是兴高彩烈的。一般都是在人流里各自做着动作，但在高兴时也可以和别人并肩行动。两拍的时候，还可以拉起一只手或闭起眼睛，只是不允许随便说话。

妈妈们也偶尔在开家长会时悄悄地从外边向里看看。那情景动人极了：孩子们都以各自独特的表情，轻松自在地挥舞手臂迈动双腿，看上去个个都很欢快，而且那蹦蹦跳跳的动作和音乐的拍节十分谐调。

旋律教育法的第一课就是使儿童的身心都能理解节奏，而它的整个出发点是：帮助精神和肉体的谐调平衡，只要能唤起想象力，提高创造力，便算达到了目的。所以冬冬第一天在校门口问妈妈的那句话：

“巴学园，这‘巴’是什么呀？”

当时弄不清这“巴”字的含义，现在就能理解校长先生的用心了。所谓“巴”，就是由黑、白两个巴字形组成的圆形图案，画在纸上就是这样的：



校长的目的是，让孩子们身心两方面都能得到发展和谐调。

旋律教育法的种类还有很多，而校长时刻放在心上的则是：周围的大人们怎样才能不损害孩子们天生的素质，并使这种素质成长起来。因此，尽管实行了这种旋律教育法，校长仍常常感慨地说：

“现代教育太依靠文字和语言了，这恐怕会使儿童们的官能衰退的吧？这些官能包括用心灵去观赏自然界，谛听神的细语和触发灵感等等。

“看到青蛙跳进池塘这种现象的人里，能够写出‘古池塘，青蛙蓦跳入，水声响’这种绝妙佳句的，恐怕只有松尾芭蕉这样大诗人一个人吧？而看到铁壶盖被里面的蒸汽顶起来的人，看到苹果从树上往地下掉的人，古今中外恐怕也不止瓦特或牛顿一个人吧？

“世之最可惧者，莫若有目不知美、有耳不闻乐、有心不解真、既无感慨亦无激情……之类也。”

校长本身正是因为认定这样做必然会产生良好效果，才把旋律教育法引入正式课目的。而冬冬的想法却又是一样，她觉得能象美国女舞蹈家伊莎德拉·丹简那样光着脚一圈一圈地又跑又跳，这种课上起来太好玩了。

一生最大的愿望

冬冬有生以来第一次去赶庙会。庙会地点在洗足池公园内有弁天佛的那个小岛上，而洗足池公园就在冬冬原来上学的那所小学旁边。冬冬由爸爸妈妈领着，沿一条昏暗的路向前走去，当她忽然觉得眼前一片明亮时，庙会到了，场上已经亮起各式各样的电灯。一看到这景象，冬冬高兴极了，探着小脑袋挨个朝每家小夜店里张望了一番。到处都传出砰、嘭、嗞嗞的声响，飘着各种各样的香味，眼前尽是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红、黄、粉红色的丝绳上吊着薄荷香的香荷包。香荷包有猫脸型的，狗头状的，还有洋娃娃脸型的，等等。还有棉花糖、鳖甲糖。还有棣棠枪，这是用竹筒做的，把染成带火红斑点的棣棠花的白杆芯塞进竹筒里，用棍一顶，“砰”地一声就把里面的棣棠芯弹出去了。接下来又看到了在路边卖艺的叔叔，有的“吞刀”，有的在“吃玻璃”；还有的叔叔在卖一种粉，只见他把粉涂到大海碗边上，那碗就哼哼地发出了声响。还有什么能把钱变走的耍魔术用的“金环”啦，日光照片啦，泡在水里的花啦等等，真是五

花八门，无奇不有。

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前走的冬冬突然“哎呀”一声站住了。原来脚下是金黄金黄的小鸡仔。一个小箱子里装满了团乎乎的小鸡仔，正叽叽地叫个不停。

“我要！”

冬冬拉住了爸爸妈妈的手。

“好吗？给我买两只吧？”

小鸡朝冬冬抖动着小小的尾巴，小尖嘴向上翘起，叫的声音更大了。

“真好玩……”

冬冬说着蹲下身去。她在心里说：这么可爱的小东西，以前还没见过呢！

“买两只吧，啊？”

冬冬仰起脸看着爸爸妈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爸爸妈妈竟拉起冬冬的手要往前走了。

“爸爸妈妈不是说要买什么东西送给我吗？我就要这个！”

妈妈悄声说道：

“这小鸡仔很快就得死，怪可怜的。不要买了吧！”

“为什么？”

冬冬差一点要哭出来了。为了不让卖小鸡的人听到，爸爸把冬冬拉到一边解释说：

“那些小鸡仔现在看起来很可爱，但不好养活，马上就会死掉的，冬冬助要是哭起来了，爸爸妈妈可就没办法啦！”

然而，冬冬已经看中了这些小鸡，根本听不进这些解释。

“我绝不让它死。我来养活它们，请给我买几只好吗？”

尽管如此，爸爸妈妈还是坚持不买，硬把冬冬从小鸡箱子前拉开了。冬冬被爸爸妈妈拉着，两眼仍在看那些小鸡。小鸡们叫得更欢了，好象都希望冬冬把它们带走似的。冬冬心里已经打定主意，除了小鸡，别的什么也不要。她向爸爸妈妈鞠了个躬，说：

“求求你们，给我买几只小鸡吧！好吗？”

但爸爸妈妈还是坚持不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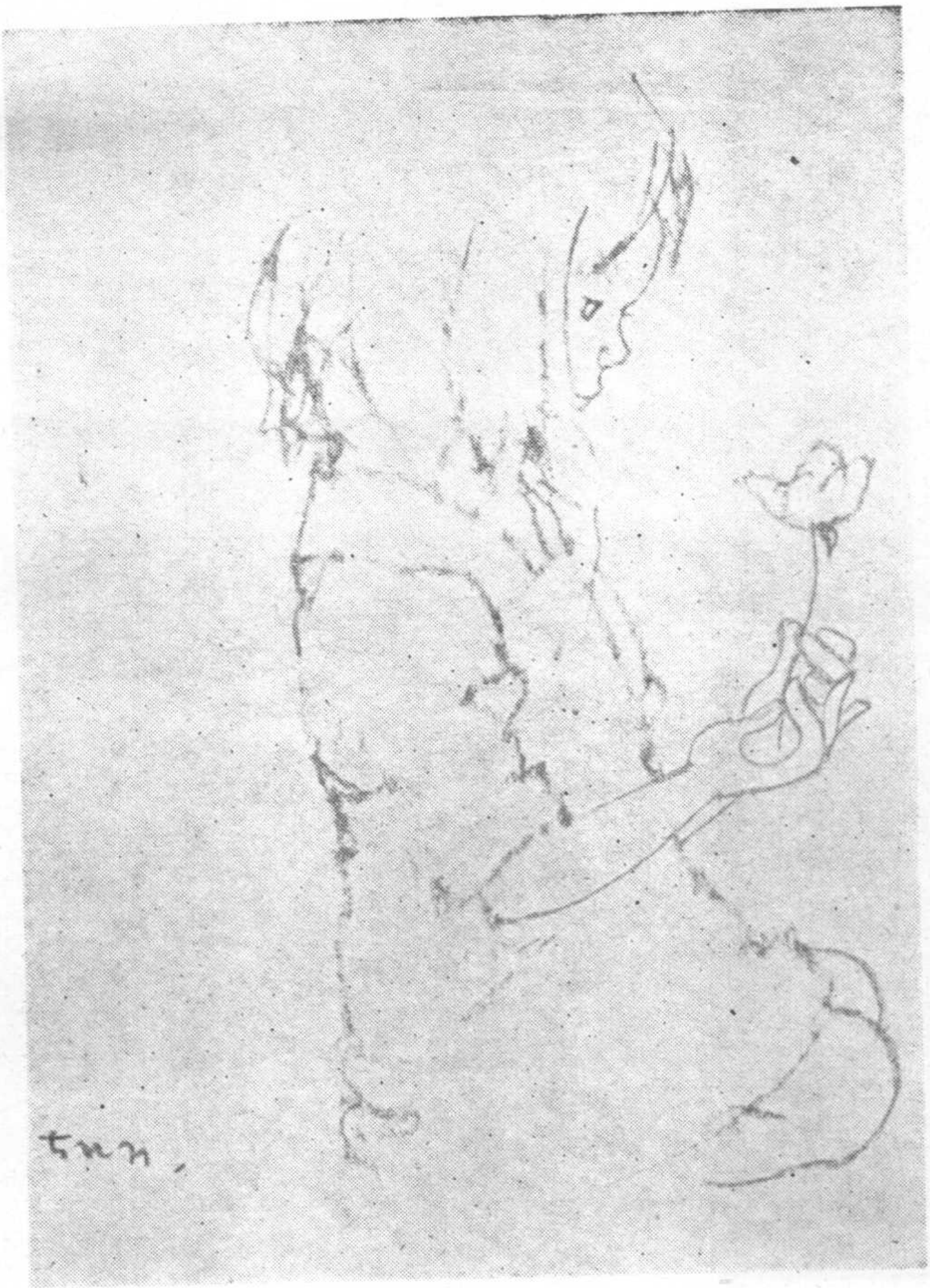
“将来你会哭的，我看还是不要买了吧！”

冬冬真的咧嘴哭起来了。而且一边抹眼泪一边朝回家的方向走去。当来到一个比较暗的地方时，又抽抽搭搭地说：

“求求你们！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到死也不再叫你们买什么了。就把那小鸡仔给我买几只吧！”

最后爸爸妈妈也终于让步了。

正象俗话说的“破涕为笑”一样，冬冬小脸上充满了



喜悦，她手捧的小盒里放进了两只小鸡。

第二天，妈妈请木工师傅给特制了一个带木板条的笼子，并在里面装上灯泡给小鸡取暖。冬冬这一整天都是在瞧着那两只小鸡中度过的。黄绒绒的小鸡真是可爱极了。然而突然出事了，先是在第四天头上，一只小鸡不会动了，第五天另一只也不动弹了。不管怎么用手抚弄，怎么喊，全都不会再叽叽地叫了。而且一等再等也不睁眼睛了。还是爸爸妈妈说的对呀！冬冬独自一人边哭边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两只小鸡埋葬了。然后又把一枝小花作为供品插在土堆上面。没有小鸡的笼子显得空荡荡的，看上去更大了。当看到掉在笼子里的黄色小羽毛时，想起庙会那天小鸡望着自己叽叽叫的情景，冬冬不禁咬住嘴唇流出了眼泪。

一生最大的愿望竟这么快就无影无踪了……。这是冬冬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的“离别”的滋味。

最不好的衣服

校长常常对巴学园学生的家长们说：

“请让孩子们穿最不好的衣服到学校来吧！”

校长提出这项要求的意思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老是担心“弄脏衣服要受到母亲责备”，或“衣服破了不好意思和大家玩”等等，那就太不值得了，因此才要求家长让孩子们穿最不好的衣服到学校来的，而这种衣服无论弄破还是滚成泥猴全都没关系。在巴学园附近的小学里，有穿制服的孩子，也有穿水兵服或学生服加制服短裤的。但巴学园的孩子们却都是穿着极为普通的衣服来上学的。并且因为已经得到了老师的许可，完全不必在意衣服会怎么样，可以尽情地玩耍。当时那个年代还不象现在这样，还没有细斜纹之类结实的布料，每个孩子的裤子上都缝有补钉，就连女孩子的裙子也都是尽可能用结实的布料做成的。

冬冬最喜欢的游戏是钻别人家的篱笆或围荒地的铁丝网，所以不必担心衣服的事正合她的心意。那个时候的所谓围墙，大都是在立柱上挂满了被孩子们称为铁丝网的那种带刺的铁丝。其中有些铁丝网缠得特别结实，最低的一根甚至贴到了地面上。这种铁丝网怎么钻过去呢？孩子们把头拱到最下面，把铁丝网撩上去，掏个洞，然后再钻过去，这种做法就和小狗钻铁丝网时一模一样。每逢这种时候，尽管冬冬小心又小心，身上的衣服还是每次都要被带刺的铁丝网挂破。有一次，冬冬穿了一件相当旧、已经不再时髦的类似薄毛料的布连衣裙，这次不

象平时那样只把裙子挂了个口子，而是从后背到屁股那儿被哧哧啦啦地划破了七、八个大长口子，怎么看都好象背上背了把掸子似的。这件连衣裙虽然已经很旧了，但妈妈还是很喜欢的，冬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她便绞尽脑汁地想开了。也就是说，若是说“钻铁丝网把衣服挂破的”，那就对妈妈太过意不去了，因此她才开动脑筋，想找个什么借口，说明是“万不得已才挂破的”。一进家门，冬冬就把绞尽脑汁编排出来的理由对妈妈说了：

“刚才呀，我正在路上走着，有几个别处的孩子一齐向我背上扔小刀，结果就把衣服划成这个样子了。”

冬冬口上说着，心里却在想：“妈妈要是仔细盘问起来可就糟啦！”。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妈妈只说了一句：

“噢，是这么回事。那可太危险了！”

冬冬放心地松了一口气，心想：“啊，这下可瞒过去了！”继而又想：“这么一来，总算让妈妈知道了，我是没办法才把妈妈喜欢的这件衣服弄破的。”

当然，妈妈是不会相信“被小刀划破了”之类的理由的。当时就知道她是在撒谎，因为从身后往背上扔刀子，只把衣服划破却没伤着身体，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况，冬冬连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不过，妈妈也在琢磨。不管怎么说，冬冬还是找了个借口，这

和以往是不一样的，说明她肯定已经把衣服问题放在心上了。妈妈不禁在心里称赞了一句："真是个好孩子呀！"可是，妈妈还是想趁这机会把以前就放在心上的疑团问个明白，于是对冬冬说：

"妈妈知道衣服是会被小刀或其它东西划破的，可为什么连裤衩也天天撕破呢？"

冬冬身上穿的白色裤衩是用棉布做的，还缀有花边和松紧带。而后屁股那一片每天都要挂破，对此妈妈有点想不通。

妈妈想："若是由于玩滑梯或摔了个屁股蹲之类的原因，裤衩上划出个小口子或沾满了泥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怎么会撕得一条一条的呢？"

听完妈妈问的那句话，冬冬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说：

"可是啊，妈妈，我往里钻的时候，开头保证是裙子给挂住了，而出来时又是屁股先往外退，还要在铁丝网墙根底下一个劲地表示'对不起，我进来了''好，再见'，这么一来，裤衩什么的马上就被划破了！"

妈妈虽然听不懂冬冬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感到很好笑，就问她：

"这么说，你觉得这样很好玩，是吗？"

听妈妈这样一问，冬冬脸上显得很意外，两眼望着妈妈说：

“妈妈也去试试吧？保证有趣！而且呀，我还知道妈妈也会把裤衩挂破哩！”

那么，冬冬觉得惊险而又好玩的这种游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是这样的：

冬冬一看见大片空地上围着的铁丝网，就从一头开始，先把铁丝网撩起来，掏个洞，然后钻进去，这就是开始的“对不起，我进来了”；接下来，就是在离刚才钻过的不远的地方，从里面把铁丝网撩起来，再掏个洞，这时要说一声：“好，再见了”，然后才能由屁股开始退着钻出来。而这次，也就是从屁股往外钻的时候，冬冬事先把裙子卷起来了，所以裤衩才挂到铁丝网上的。这个情景，妈妈也是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的。冬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掏洞钻过来钻过去，尽管裙子和裤衩都被挂破了，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先说：“对不起，我进来了”，然后再告别：“好，再见了”。这道理很清楚，假如从上往下看去，冬冬是从铁丝网底下扭曲着身体一会儿钻进去一会儿又钻出来，因此才把裤衩也挂成一条一条的。

冬冬浑身上下都是泥，不用说头发，连手、脚、耳朵眼里都沾上了泥巴。妈妈看着冬冬这副模样暗自思忖：“若是大人来这么一通的话，只会感到浑身疲乏，毫无乐趣，然而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么玩却实实在在是件快活的事，真叫人羡慕呀！……”随后妈妈又想到，校长先生关

于“给孩子们穿不怕弄脏的衣服”的建议，作为成年人的考虑来说，实在是太理解孩子们的心情了。想到这里，妈妈仍和往常一样，对校长更加钦佩了。

高桥同学

今天早晨，大家正在校园里又跑又跳的时候，校长对同学们说：

“又有一位新伙伴来啦！高桥同学。他是一年级电车里的小朋友。怎么样，欢迎吗？”

冬冬和同学们都朝高桥同学望去。高桥同学脱掉帽子向大家鞠了个躬，小声地说：

“你们好！”

虽说冬冬她们也是一年级学生，个头还都不高，可高桥同学明明是个男孩子，长的却特别矮，胳膊和腿也很短。拿着帽子的手也很小。不过肩膀却很壮实。高桥同学怯生生地在那里站着。冬冬对美代同学和朔子同学说：

“咱们和他说说话吧！”

于是她们便朝高桥同学跟前凑去。当冬冬她们来到

跟前时，高桥同学很亲热地笑了。冬冬她们紧跟着也咧开嘴笑了。高桥同学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那眼神好象要说什么似的。

“要看电车教室吗？”

冬冬以前辈般的语气说。高桥同学把帽子往头上一扣，说：

“嗯。”

冬冬想快点让他看到教室，使出最大力气跑上电车，站在门口就叫开了：

“快请进吧！”

高桥同学急急忙忙地走着。然而却还在对面很远的地方。看上去高桥同学跑的步子很小，他一面紧赶慢赶地挪动双腿，一面说：

“对不起啦！我马上就来……”

冬冬这时才发觉，和得过小儿麻痹症的泰明同学一样，拖着双腿、行动不便的高桥同学走到电车跟前是很艰难的。冬冬不再叫了，用两只眼瞧着高桥同学。高桥同学正全力以赴地朝冬冬这边跑来。冬冬这会儿明白了，即使自己不催他“快跑”，高桥同学也是急着往这边赶的。高桥同学的腿很短，而且是罗圈腿。老师和大人们都知道，高桥同学的身体再也不会长高了。高桥同学发现冬冬正盯盯地瞧着自己，两手一前一后地摆动着跑得更急了。

一到教室门口便对冬冬说：

“你真快呀！”

接下来又说：

“我是从大阪来的。”

“大阪？”

冬冬反问了一句，声音特别高。对于冬冬来说，大阪还只是一个幻想中的城市，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城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妈妈那正在上学的弟弟即冬冬的舅舅，每次到冬冬家里来，都要用两只手夹住冬冬的两腮和耳朵下边，硬把她整个身体提起来，同时问道：

“让你参观参观大阪。看见大阪了吗？”

这是大人们逗弄小孩子时常常采用的开玩笑的作法，然而冬冬却信以为真了，尽管脸皮上皱，眼角也向上吊着，耳朵还有些疼，但她还是拼命地眨着眼睛向远处眺望。每次都没有看到大阪。冬冬以为总有一次会看到的，所以只要那位舅舅一来，冬冬就央求道：

“让我看看大阪吧？让我看看好吗？”

这样一来，对于冬冬来说，大阪便成了她从未见过的、向往中的城市。而眼前的高桥同学就是从大阪来的！于是她便说：

“给讲讲大阪，好吗？”

高桥同学高兴地咧开嘴笑了。

“讲大阪吗？……”

高桥同学口齿清楚，声音里好象带有一种大人的口气。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冬冬说了声：

“真遗憾！”

高桥同学背上的书包几乎把他那小小的躯体都遮盖住了，只见他一摇一晃地精神饱满地坐到了最前面的座位上。冬冬赶紧在他旁边坐下。在这种时候，这所学校可以自由选择座位的制度就显得意义宝贵了。而冬冬心里想的是：“要是和高桥同学分开坐，就太不应该了。”就这样，冬冬和高桥同学也成了好伙伴。

不许再往上跳了！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快要到家的时候，冬冬在路边发现了一样好东西。那是个大砂堆。“这儿不是海，却有砂子！到哪儿去找这种做梦一样的好事呀？”想到这里，冬冬高兴极了，蹬地蹦了个高，然后借着弹力全速冲了过去，嘭地一声跳上了砂堆的最高处。然而冬冬是错把它当成砂堆了，其实里面全是搅拌好的抹墙用的灰色泥浆，随着“扑通”一声响，冬冬连同背上的书包和手里捏

着的草鞋袋一起掉进了稀糊糊的泥浆里，就象个铜像似的，只有胸口以上还露在外面。冬冬想赶紧出来，可一挣扎，脚底下哧溜哧溜地直打滑，鞋子也快要掉了，如果一不注意连头也会陷进那稀糊糊的泥浆里去。冬冬只好让左手提的草鞋袋也陷在泥浆里，一动不动地站着。有时也有不认识的阿姨路过这里，冬冬便小声地说出一个字来："哎……"，但大家都以为她可能是在那里玩耍，就微笑着走过去了。

傍晚，天摸黑的时候，出来寻找冬冬的妈妈大吃了一惊，只见冬冬的脸露在砂堆外边。妈妈赶紧找来一根棍子，把一头递给冬冬，使劲拉才把她从小山一样的泥堆里拉出来。这个时候要是用手去拉的话，妈妈的脚肯定也会踩进烂泥浆里去的。面对几乎浑身都仿佛成了灰色墙壁的冬冬，妈妈说：

"前几天不是刚给你讲过嘛，看到什么好玩的地方，不要马上跳进去。要到跟前好好看看，然后再玩再跳嘛！"

妈妈所说的前几天，就是指那天在学校午休时发生的事。当时，冬冬正在礼堂后面的小路上蹓蹓跶跶地散步，突然发现路中央放着一张报纸。"真好玩！"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哈——！"地叫了一声，同时和往常一样稍往后退了两步，噌地蹦了一下，运足了劲，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并朝报纸正中跳了上去。其实，那下面正

是前些时冬冬往外掏钱包的那个厕所的掏粪口，勤杂工叔叔干到中途因为有事或其他原因临时走开了，他怕臭气散发出来，临走时又在挪开水泥盖的洞口上盖了一张报纸。结果冬冬“扑通”一下就掉到粪坑里去了。后来费了好大的劲，又是冲又是洗的，不过总算运气还好，冬冬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成个干净漂亮的小姑娘了。妈妈方才说的就是指这件事。

“我再也不跳了。”

冬冬象堵墙壁似地静静地说道。妈妈放心了。然而，听到冬冬下面讲的那句话时，妈妈心里又觉得“还是放心得太早了”。为什么呢？因为冬冬紧接着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再也不往报纸和砂堆上跳了。”

……妈妈终于听明白了，冬冬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其它东西的话，保不准还要往上跳的。

这时，夜幕已经降得越来越低了。

“然后嘛——”

在平常的日子里，巴学园吃午饭的时间是同学们最

欢乐的时刻，而最近在这个时间里又增加了更有趣的内容。

巴学园以往开午饭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先把全校五十名学生的饭盒查看一遍，看看每个人的菜是否把“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两样都带齐了，当知道哪个孩子缺少了“山”或“海”的哪一样时，两手各拿一只锅跟在后面的校长夫人就会把缺少的那一样给那个孩子添到饭盒里。然后大家齐声唱“嚼，嚼，嚼哟！吃的东西要细细地嚼哟，……哟”，唱完了再说一声：“我先吃啦！”这才开始吃饭。但最近又决定加进一项新内容，即从下次开始，讲完了“我先吃啦”以后，再由“哪位同学‘讲故事’”。

前两天，校长对大家说：

“同学们还是应当把讲话的技术提高一下呀！怎么样啊？从下次午饭时开始，在大家吃饭的时候，每天换一位同学，让他进到同学们围成的圆圈中央给大家讲故事，好吗？”

听完校长的提议，孩子们脑海里涌现了各种想法，有的觉得“虽然自己讲不好，但能听别人讲该多有趣呀！”有的则在心里说：“啊！我最喜欢给大伙讲故事啦！”而冬冬当时的心情是：“讲什么故事好呢？现在还真想不出来，不过到时候反正要讲它一个！”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因为大家几乎都赞成校长的提议，从第二天开始便加进了“讲故事”这一项。

在日本，一般的家庭在吃饭时总是对孩子们说：“吃饭时不要讲话！”而校长先生却根据自己在国外生活的体验，平时总是对这些孩子们说：“吃饭时要尽量使心情愉快。不要狼吞虎咽，要多用点时间，吃午饭时可以一边吃饭一边随便讲话。”

而且，校长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即：

“对于今后的孩子们来说，现在就培养他们具有在别人面前把自己的想法清楚而自由地、毫不害羞地表达出来的能力，这是绝对必要的。”

基于上述想法，校长才下决心马上实践一下的。因此，当大家都说“赞成”时，校长又发言了。冬冬这时听得特别认真。只听校长说道：

“好吧！有的同学可能在想：‘我能讲好吗？’其实完全不必有这种顾虑嘛！所谓讲故事，就是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内容什么都可以。总之，咱们还是来试试吧，好不好？”

当场很自然地就把顺序也定下来了。而且还规定了一条：轮到当天讲故事的那位同学，在唱完了“细细地嚼哟”那首歌以后，只有他可以迅速地把饭吃完。

不过，在全校五十名同学面前讲故事，和休息时间

在三、四个人一小组的同学里讲故事，完全是两码事，既需要勇气，又不那么轻松。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孩子在大伙面前害羞的不行，只是一个劲嘻嘻嘻地笑个没完；还有的孩子费好大劲才想出来一个故事，可是一站到中间马上又忘光了，只说出似乎是故事名字的“青蛙横跳”这四个字，又翻来复去地重复了好几遍，最后说了句：“天一下雨……，讲完啦！”向大家鞠了个躬就跑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虽然还没有轮到自己，但冬冬早就想好了，等轮到自己时，就讲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公主和王子》的故事。不过，冬冬心里也明白，自己准备讲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是个有名的童话，连平常休息给同学们讲时，大家都说“已经听腻啦！”可她还是想讲这个故事。

就这样，每天都有人轮流站到大家面前讲故事，渐渐地同学们也就习惯了。有一天，按顺序轮到了一个男孩，可他却硬是说“不讲”。

他的理由是：

“我什么故事也没有！”

冬冬吃了一惊，没想到还有“什么故事也没有”的同学。然而刚才这位男同学就明明讲了“没有”！校长走到放着那个男孩的空饭盒的桌子前，说：

“你说没有故事，是吗？……”



“一个也没有！”

那个男孩答道。看来他绝不是闹别扭或有意顶撞，而确实是没有。

“哈哈哈哈……”

校长放声大笑起来，根本不在乎牙床已经秃了。接下来校长又说道：

“那么，你就编一个吧？”

“编一个？”

男孩有些吃惊地反问了一句。

于是，校长便让那个男孩站到大家围坐的圆圈当中，自己坐到那个男孩的位置上。这时校长又说了：

“想想看，今天早晨起床以后，一直到上学为止，这段时间里你都干什么了？首先干的是什么？”

那个男孩咔哧咔哧地挠着头发，首先说了声：

“嗯——”

校长忙接着说：

“瞧，你已经说了‘嗯’了！还是有话可讲的嘛。接下来，‘嗯’完了，又怎么样了？”

于是，那男孩又抓着头发说：

“嗯——，早晨先起了床。”

冬冬和同学们都觉得有点不可理解，但还是一齐注视着这位同学。接下来他又说道：

"然后嘛——"

说了这么三个字就又挠起脑袋来了。校长把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一直笑眯眯地望着男孩的那副模样。听完这句话，校长当即说道：

"这就很好嘛！你早晨起床这件事就让大家知道了嘛！不一定非讲有趣的故事或者讲笑话才算了不起。方才你说'没有故事'！可现在你找到了话题，这就很不简单呀！"

校长刚说到这里，那男孩又亮开特大嗓门讲了一句：

"然后嘛——"

同学们一齐把身子探了出去。那男孩用力吸了一大口气，接着又往下讲道：

"然后嘛——，我妈妈呀——，妈妈说：你快刷牙吧！我就刷牙了。"

校长鼓起掌来了。大家也跟着鼓起掌来。这时，那男孩又用比刚才还大的嗓门讲道：

"然后嘛——"

大家立即停止鼓掌，更用心地去听，身子也探得更靠前了。只见那男孩脸上现出很得意的神态，又往下讲道：

"然后嘛——，然后就到学校来啦！"

上年级同学里有的可能把身体探得太过分了，头都



碰到了饭盒上。但大家都非常高兴：

“那位同学有话可讲啦！”

校长用力地鼓起掌来。冬冬和同学们也鼓得更起劲了。站在当中的那位“然后嘛”男孩，也跟着大家一齐鼓起掌来。礼堂里顿时只剩了一片掌声。

这次鼓掌，对于那位男孩来说，恐怕在他长大成人以后，也仍然永远不会忘记的吧！

只是开了个玩笑

今天，冬冬身上可是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冬冬从学校回来到晚饭前的这段时间里，稍微做点小游戏时发生的。最初本是闹着玩的，就在冬冬的房间里，冬冬和小狗洛克玩“装狼游戏”，而事情就发生在这会儿工夫里。

本来，在玩“装狼游戏”之前，还和平常一样，冬冬和洛克分别从房间的两头朝对方轱辘轱辘地滚过去，当碰到一起时，就象玩日本式摔跤似的相互稍微扭打一会儿，然后“唰”地一下再离开，再重头开始，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玩上一阵。有些时候还会玩点“更难的动作”，不过都是由冬冬单方面决定的……。而这次就是冬冬首

先想出来的，当她和洛克滚过来撞到一起时，她说：

“看谁象狼谁就胜利！”

对狼狗洛克来说，要装成狼并不困难。只要耳朵一竖，把嘴张得大大的，再加上本来就是满口牙齿一直长到舌头根，连眼睛也显得很可怕。而对冬冬来说就有点费劲了，但她还是把两只手放在头上充做耳朵，把嘴尽量张大，甚至把眼睛使劲瞪圆，口里发出呜、呜的叫声，假装向洛克咬去。

洛克开始时也扮演得很好。然而就在这次装狼游戏的过程中，还是一条小狗的洛克渐渐地分不清是真的还是玩了，它忘记是在游戏，突然真的咬了一口。

尽管洛克还是条小狗，但身躯毕竟快有冬冬的两倍了，加上牙齿又很尖锐，所以当冬冬“啊”地一声察觉时，她的右耳朵已经给咬得快要掉下来了。血滴滴嗒嗒地流个没完。

听到“哇哇”的叫声，妈妈从厨房跑了过来，这时冬冬正两手捂住右耳朵和洛克呆在房间的角落里。衣服和附近都滴满了鲜血。正在客厅里练小提琴的爸爸也闻声跑了进来。洛克到这会儿好象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搭拉着尾巴，翻着两眼向上望着冬冬的脸。

在这个时候，冬冬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假如爸爸妈妈特别生气，要把洛克扔掉或送给别人，那

可怎么办呢?”

对于冬冬来说，这是最使她伤心和害怕发生的事。所以冬冬紧紧贴着洛克蹲在那里，用手捂住右耳朵一个劲地大声说：

“请不要责备洛克!请不要责备洛克!”

妈妈和爸爸此刻自然顾不上责备洛克，而是想快点知道耳朵究竟怎么样了，正想把冬冬的手从耳朵上松开。冬冬根本不松手，大声喊叫说：

“我不疼!请不要生洛克的气! 不要生气!”

冬冬这时的确还没有感到疼。她脑子里只在为洛克担心。

就在冬冬讲这些话的时候，血仍在不停地往外流着。爸爸妈妈这才明白，大概是被洛克咬了，但还是答应“保证不生气”。这时冬冬才勉强把手松开了。看到已经耷拉下来的耳朵，妈妈惊叫起来。随后立即由妈妈带路，爸爸抱着冬冬，找耳科医生去了。幸亏治疗及时，运气也还算好，耳朵又照原样对好了。瞧见这个情况，爸爸妈妈才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冬冬却只顾担心爸爸妈妈能否遵守“不生气”的保证了。

冬冬从头上到下巴、到耳朵都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回家时简直就象个小白兔。虽说已经保证不生气了，但爸爸仍对洛克耿耿于怀，觉得“不说它一句就咽不下

这口气”。由于妈妈用眼神示意“还是履行保证吧”，爸爸才勉强忍住了。

冬冬急急忙忙跑进家去，想赶快告诉洛克：“已经没事啦！谁也没生气！”然而却到处都不见洛克的影子。直到这时，冬冬才第一次流出了眼泪。而在医生那里她都是拼命忍着，一声也没哭过。当时她心里明白，自己一哭，洛克准得挨骂。可现在眼泪却止不住了。冬冬边哭边喊洛克的名字：

“洛克！洛克！你在那儿？”

连喊了好几声，冬冬那充满泪痕的脸上突然绽出了笑容。因为从沙发后面一点一点地露出了她所熟悉的咖啡色的脊背……。洛克来到冬冬跟前以后，伸出舌头轻轻地舔了舔冬冬那只从绷带缝里露出来的没问题的耳朵。冬冬抱住洛克的脖子，立即闻了闻它耳朵中的气味。爸爸妈妈都说“难闻”，可冬冬却对那气味很有感情，觉得很好闻。

冬冬和洛克都累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夏末的月亮仿佛正从比院子略高一点的空中瞧着这一对比以前更加亲密的小伙伴，而这对小伙伴一个是头上缠满绷带的小女孩，另一个则是绝不再玩“装狼游戏”的小狗。

运　动　会

巴学园的运动会定在每年的十一月三日召开。这是根据校长向各方面了解的结果，弄清了秋天降雨可能性最小的日子是十一月三日，因此才定在这一天的。从几天前就开始装饰校园，并做好了各种准备，孩子们欢天喜地地盼望着运动会，校长则在心里默默祝愿那一天最好不要下雨。说来也巧，不知是校长收集天气预报的胜利呢，还是他的心愿感动了太阳公公和天空中的云朵，开运动会这天竟果然没有下雨。

巴学园有很多地方和一般的学校不一样，而运动会尤其别具一格。与普通小学相同的只有拔河和“二人三脚走”两个比赛项目，其余的全都是校长想出来的。这些项目没有一个要用特殊的器具或显得华而不实的东西，一切只要用学校现有的东西就足够了，而这些东西又是同学们早就司空见惯的。

比如：进行“升鲤鱼旗比赛”这一项，就是从起跑线上发出“预备——跑！”的口令后，稍跑几步就从放在或者说躺在校园当中的用布做成的大鲤鱼旗的嘴里钻进

去，然后从尾巴那儿钻出来，再跑回到起跑点来。鲤鱼一共有三条，其中两条是蓝色的，一条是红色的，所以每次都有三个人同时起跑。不过，这项比赛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其实却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钻进去，里面一团漆黑，加上鱼肚子又很长，走在里面咯吱咯吱一响，很容易就闹不清是从哪一头进去的了。比如冬冬就有好几次把头从鲤鱼嘴里探出来朝外看了看，然后又赶紧缩回去了。这对在场外观看的孩子们也是非常有趣的。当小运动员在鱼肚子里咯吱咯吱爬来爬去时，那条大鲤鱼看上去简直就象活了似的。

接下来还有“找妈妈比赛”。这一项的内容是：听到起跑的命令后，向前跑不了多远，那里横放着一个长梯子，首先要从梯子格里钻过去，再跑到对面放有篮子的地方，把篮子里的信封拿出来，从中取出一个纸条，比如那上面写着“朔子同学的妈妈”，这个运动员就要跑到参观的人群里把朔子同学的妈妈找出来，然后拉着手一起跑到终点。进行这个项目时，因为要从横放着的梯子的四方格里钻过去，所以就得象猫一般的灵敏，否则弄不好屁股就会卡到梯子上。再往下，比如说要找“朔子同学的妈妈”，这还好办点，假如碰到那纸条上写着“奥老师的姐姐”、“津江老师的母亲”或“国则老师的儿子”等字样时，因为不认识这些人，于是只好跑到观众那里

大声喊叫“奥先生的姐姐”等等，这就需要有点勇气了。所以有的孩子偶然碰上了自己的母亲，就显得特别高兴，一边蹦一边喊：

“妈妈！妈妈！快！快！”

从这种情况看，进行这项比赛时，孩子们就不用说了，连参观的人都需要精神振奋，不敢马虎。因为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跑过来，不知谁就会喊到哪位母亲的名字，被喊的母亲不能在那里发愣，要赶紧从坐着的长椅或凉席上站起来，向坐在四周的父亲和母亲们说一声“对不起”，同时连忙从他们中间穿出来，和那位小运动员拉着手向终点跑去。因此，每当孩子们跑到大人跟前停住时，连那些当父亲的都一下子屏住了呼吸，盯盯地瞧着那孩子，听他会喊出谁的名字来。由于这些原因，大人们也就顾不上闲聊天或吃东西，情绪上便能自始至终和运动场上的孩子们保持一致了。

拔河比赛时，由校长带头，把全体老师分成两个组穿插到孩子们中间，“一——二！”，“一——二！”地用力拉。绳子正中间系了一条手绢，担任裁判的孩子就站在那里，一直密切注意“哪边赢了”，而这些裁判员都是由象泰明同学那样因身体不方便而不能参加拔河的孩子们来担任的。

最后一项是全校接力赛，尤其具有巴学园的特色。

虽说是接力赛，其实跑的距离并不长，而且路线也独具一格，要从学校正中央即面向校门的礼堂前那个扇子面型的混凝土台阶上跑上去，然后再跑下来。乍一看这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礼堂前那个台阶的每一级都比一般的台阶要低，倾斜度也不大，再加上接力赛时规定：不准一步跨几个台阶，必须认真地一级一级地登上去，然后再一级一级地踩着跑下来，所以对那些腿长和个高的孩子来说，反倒困难了。不过在孩子们的眼里看来，这个每天吃午饭时都要跑上跑下的台阶，一旦成为运动会的比赛场地，就觉得它格外新鲜和有趣了，于是便嘻嘻哈哈吵吵嚷嚷地跑上跑下赛起接力来了。从远处望去，那情景美极了，简直象万花筒似的。台阶连顶上一级在内，一共有八级。

对于冬冬这些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们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运动会，而这次运动会又恰巧按校长的愿望，是在晴天里召开的。大家从前两天开始就用彩纸做的链条、金星等把运动场到处都装饰起来了，简直跟过节一样，连留声机里播放的进行曲让人听起来也是喜气洋洋的。

冬冬参加运动会的服装是白罩衫和深蓝色短裤。其实，最理想的是穿带有很多褶的运动短裤，可是……。冬冬一直向往能穿上这种运动短裤。那是因为前几天冬冬她们下课后，看到校长正在校园里给幼儿园的保育员

们讲旋律教育课，其中有几位女保育员都穿着打褶的运动短裤，这引起了冬冬的注意。为什么冬冬喜欢这种运动短裤呢？原来穿这种短裤的大姐姐在地上“嗵”地一跺脚，露在短裤外面的大腿就带弹性似地颤动起来，那才象个大人样呢！因此冬冬羡慕的不得了，心想“这太好啦”！

所以，冬冬一跑回家就把自己的短裤找出来穿上，也试着“嗵”地跺了一下脚。但毕竟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小女孩，那细瘦的大腿根本颤动不起来。连着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冬冬在心里这样说道：

“要是那位大姐姐穿的那条，就能颤起来啦！”

冬冬向妈妈讲了大姐姐们穿的那种短裤，这才知道那是一种叫“布鲁马”的专为成年妇女穿的打褶式运动短裤。冬冬向妈妈请求坚决要穿这种短裤去参加运动会，但因为一时弄不到小尺寸的，只好遗憾地穿上这条不能“颤动”的深蓝色短裤，于是冬冬便成了今天的这副打扮。

话又说回来了，运动会开始以后，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那就是无论在哪个比赛项目（一般都是全校学生同时参加的项目）里，在全校个子最矮、四肢最短的高桥同学都取得了最好的成绩。这简直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事。当大家还在那大鲤鱼肚子里摸摸索索时，高桥同学已经唰唰地穿过去了；当别人刚把头钻进梯子格时，高

桥同学已经钻过梯子很麻利地跑出好几米了。而且，轮到登礼堂台阶的接力赛时，大家还正在笨笨磕磕地一级一级往上跑呢，高桥同学的小短腿简直就象活塞似的一口气跑上了最后一级，然后又象电影里的快镜头似的跑了下来。尽管大家都发誓要“战胜高桥同学”!并非常认真地参加比赛，结果还是高桥同学夺得了全部项目的冠军。冬冬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比赛，却一项也没有超过高桥同学。在平地跑的那一段还能领先，但接下来要越过各种障碍，到最后总是输给高桥同学。高桥显出非常得意的样子，微微地抽动着鼻子，浑身都洋溢着欢乐和喜悦的情绪，同时就这样领回了冠军的奖品。因为他每项都是冠军，所以领回来好多好多。同学们都以羡慕的目光看着那些奖品。大家都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明年一定要战胜高桥同学!”

结果，那以后每年运动会的名星却仍然都是高桥同学，……。

说到运动会的奖品，这又是具有校长风格的物品，都是普通的蔬菜。冠军是一根萝卜，亚军是两根牛蒡，第三名则是一捆菠菜。所以使得冬冬长到好大以后还一直认为运动会的奖品一律都是蔬菜呢!

在那个时期，其他学校的奖品一般都是笔记本、铅笔、橡皮等。即使大家不了解其他学校的情况，对于这

种以蔬菜当奖品的作法也还是多少有些不满的。比如说冬冬吧，她领的就是牛蒡和大葱，而拿着这些东西坐在电车上就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而且这种蔬菜奖品还以各种名义发给了第四名以下的同学，所以运动会结束时，巴学园的学生们手里都拿着蔬菜。虽然说不清为什么拿着蔬菜回家就感到害羞，但似乎有的孩子说怕听到人家议论这“有点不正常”。这些孩子平时在家里被妈妈打发提着篮子去菜店买菜时，却从来不觉得害羞。

一个领到卷心菜的胖男孩好象很难拿似的，从各个角度研究了这棵菜的拿法，最后他说出来的结论是：

“算了吧！拿这玩意儿回家多丢人哪！干脆扔了算啦！”

校长发现了大家都在磨磨蹭蹭地不想走，便来到手提胡萝卜、大萝卜等菜类的孩子们面前，说：

“怎么，不喜欢吗？今天晚上请妈妈用你手里拿的蔬菜给烧个菜好不好？这菜可是你们自力更生得到的。用它能烧出全家吃的菜呢！这多有意义呀！一定会很好吃的。”

听到校长这么一说，确实也是这么回事。拿冬冬来说，凭自己的力量得到做晚饭的蔬菜，这还是头一回呢！冬冬对校长说道：

“我用牛蒡让妈妈给作一个红烧牛蒡丝！不过，这大

葱还不知道做什么好……”

这样一来，大家都纷纷你一言我一语地把自己所想的菜谱告诉了校长。校长满脸通红地笑了，很高兴地说：

“好啊！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校长当时也许在想，由于有了这盘菜，如果全家人能一边吃饭一边高高兴兴地谈论今天的运动会，那就好了。而且校长肯定还特别想到了高桥同学，他凭着自己的本事使饭桌上摆满了冠军菜，但愿他能“感受到这种快乐”，并希望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还没有因身体不再长高而形成自卑感之前，“永远不要忘记夺取冠军的信心”。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这里说的只是可能性，也许校长所考虑出来的巴学园独特的比赛项目，全都是为使高桥同学获得冠军而设计的，……。

小林一茶

学生们常常这样称呼校长先生：

“小林一茶！一茶老头是光头！”

这是因为校长的名字是“小林宗作”，而且校长经常

谈起“俳句”诗(*)，总说其中最了不起的诗人是“小林一茶”，所以学生们就把两个名字混在一起，把校长也称为小林一茶了。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校长就不用说了，他们甚至把一茶诗人也当成了自己的朋友。校长非常喜欢一茶的那些质朴而又来源于生活的诗句。

在当时估计有几十万名的俳句诗人中，小林一茶开创了任何人都无法仿效的独特境界，并写出了那些近似儿童语言的诗句。校长对这位俳句诗人既尊敬，又羡慕。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把一茶的俳句教给孩子们，而孩子们也都把这些诗句背诵下来了。

“瘦弱小青蛙，沉住气呀莫害怕，这里有一茶。”

“小小黄毛雀，你赶快躲呀赶快逃，有匹大马跑来了！”

“还是莫拍吧，看那苍蝇多可怜，搓腿又搓爪！”

也有时大家按照小林校长即兴作的曲子唱起了小林一茶的俳句：

“和我一起来，快来玩呀，无爹无娘的麻雀乖！”

在正式上课时，虽然没有明确列入科目，但却常有校长讲“俳句”的时间。

冬冬还第一次作了一首俳句，原话是这样的：

---

* 俳句，日本的一种短诗，以十七字为一首。

“野狗大黑呀，不要再当士兵啦，赶快到大陆去吧！”

……尽管校长对大家讲过，不妨把自己想的事情老老实实地作成俳句试试，可冬冬的这句话却不能称之为俳句。不过，……至少可以通过这句话了解“冬冬当时关心的是什么”。数一数她那首俳句的日文字母的数目，也不是五、七、五，而是五、七、七了。可是冬冬又想到了一茶伯伯的那首俳句，即：

“小小黄毛雀，你赶快躲呀赶快逃，有匹大马跑来了！”

那原诗日文字母的数目就是五、八、七嘛所以冬冬觉得自己那首也“蛮不错啦”！

当去九品佛寺散步的时候，当天阴下雨大家不能在室外游戏而集中在礼堂的时候，巴学园的这位“小林一茶”就给孩子们讲俳句，或者教育孩子们通过俳句来对人类和自然界进行思索。而一茶的俳句就刚好和巴学园十分相称。

“冰雪已融化，满村满庄到处有，娃娃玩开啦！”（一茶）

一件怪事

昨天，冬冬有生以来第一次检到了钱。在什么地方捡到的呢？是在放学回家乘坐的电车上。从自由冈车站乘上大井町线的电车，在到达下一站绿冈车站之前有一个大转弯，电车这时总要有些倾斜，所以冬冬昨天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叉开双腿站稳，以防拐弯时晃倒。冬冬站的位置是固定的，就是在电车尾部，朝行进方向右侧的那个门口附近。因为一到自己下车的那一站，总是开右边的门，所以从这里马上就能下车。这个门离站台也最近。

我们还是来说说昨天发生的事吧，当车上的人觉得电车吱吱发响就要转弯的时候，冬冬发现脚边好象有一枚硬币似的东西掉在那里。由于以前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本以为是钱，结果拾起来一看，却是个扣子，所以冬冬在心里想道：

“再仔细瞧瞧，看它是不是钱。”

在电车转过弯，开始直线行驶以后，冬冬才把脸靠近仔细瞧了一下。果然不错，确实是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冬冬以为这是周围哪位乘客掉下来的，当电车转弯倾斜

时又滚到这儿来了，可是当时站在这附近的却只有冬冬一个人。

“怎么办才好呢？……”

这时冬冬想起了谁曾说过的一句话：“捡到钱要立即送到派出所去。”

“可是电车里并没有派出所呀？”

冬冬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呆在最后边售票员室里的售票员叔叔打开门进到冬冬这节车厢里来了。当时冬冬自己也说不清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一下子就用右脚把那枚五分钱硬币给踩住了。面熟的售票员叔叔一看到冬冬，脸上立即微微地露出了笑容。但冬冬的心思却一直放在右脚下面，不可能真心发笑，不过她还是稍微笑了一下。这时电车来到了冬冬下车的前一站大冈山车站，对面的车门打开了。然而，不知怎么搞的，上来的大人比平时要多得多，都挤到了冬冬身上。因为右脚现在不能挪动，冬冬就拼命地顶着。她一面顶住周围的大人，一面暗自想道：

“下车时，我要把这五分钱拾起来交到派出所去！”

可是，与此同时脑子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想法：

“假如我从脚底下拿钱的时候，给哪个大人看到了，他也许会把我当成小偷的！”

在当时那个年代，五分钱还是很值钱的，用它可以

买一小盒牛奶糖豆或一块巧克力。对于大人们来说，这五分钱并算不了什么，在冬冬看来，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心里非常紧张。

“对了！我只要小声说一句：‘哎呀！我的钱掉了，得把它拾起来。’然后再去捡，周围的人就会认为这是我的钱了！”

但是，紧接着又有另一种担心浮现在脑海里：

“如果我说完那句话以后，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说不定其中还会有人说：‘那是我的钱。’那可就太可怕了……”

冬冬在脑子里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电车快到自己下车那一站时，假装蹲下去系鞋带，然后悄悄地把钱拾起来。结果这一着真成功了。

当满头大汗的冬冬手里攥着五分钱下到月台上时，她觉得浑身累极了。同时又想到，如果现在就把钱送到离得很远的派出所去，回家就要晚了，那样妈妈会担心的。所以冬冬一边在心里仔细地考虑解决办法，一边蹬蹬地走下站台的台阶，最后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今天先把它放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等明天上学时带到学校去，再和大家商量商量。再说还从来没有哪位同学捡到过钱，应该拿给他们看看，并且告诉他们：‘瞧，这就是捡来的钱！’”

接着冬冬又考虑起藏钱的地方来了。如果把钱拿回家去，妈妈很可能要问：

“这是怎么回事？”

因此不能放在家里，得另外找个地方。

于是冬冬钻进车站紧旁边一个茂密的树丛里找了一下。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是十分保险的，既不会被人发现，也不必担心有人进来。冬冬用根棍子在地上挖了个小洞，把那宝贵的五分钱放到正中，用土严严实实地盖好。然后又找来一块形状特别的石头放在上面，做为标记。随后冬冬便钻出树丛，一溜烟地朝家里跑去。

当天晚上，冬冬没有象平时那样滔滔不绝地讲学校里的事，也没有等妈妈说“到睡觉时间啦”才住口，没大讲话就早早地睡下了。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早晨，冬冬一睁开眼睛，心里就觉得好象“有一件什么异常重大的事情”似的，当她想起这就是那件“秘密宝贝”时，心里简直高兴极了。

冬冬今天比平时提前一会儿离开了家门，一路上和洛克赛跑似的钻进了那片小树丛。

“啊！还在！”

冬冬昨天精心放在上面做记号的那块石头，还好好地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冬冬对洛克说：

“等着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说完就把石块拿开，轻轻地挖开洞口。然而，事情简直再奇怪也没有了，那个五分钱硬币不见了！冬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怪事。“有人看到我藏钱了吧？”“石头被移动过了吧？”冬冬心里做了各种推测，又到处把土挖开看了看，结果哪儿也没发现那五分钱硬币。巴学园的同学们是看不成了，冬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不过，相比之下，冬冬感到“奇怪”的心情却更为强烈。

自那以后，冬冬每次路过这里都要钻进树丛去挖挖，连着挖了两三次，却始终没有见到捡来的那枚五分钱硬币的影子。

“是让鼹鼠给叼走了吗？”

“难道是昨天做的一个梦吗？”

“是让神仙看到了吗？”

这些想法一个接一个地从冬冬的脑海里跳出来。不过，再怎么考虑这也仍旧是件怪事，是一件永远永远也忘不了的怪事。

用手讲话

今天下午，在自由冈车站检票口附近，冬冬看见有

两个比自己略大一点的男孩和一个女孩正在一起说话，乍看上去又好象在猜拳的样子。但仔细一看，他们那手势比猜拳用的石头、剪子、布要复杂得多，因此冬冬觉得非常有趣，便靠近前去细细地看了一番。三个人看起来是在说话，但却没有声音，其中一个用手这样那样比划了一通，另一个看着看着又打了一通其他样的手势，第三个只比划了几下，就突然显得特别有趣似的发出了一点声音，随后就大笑起来。冬冬看了一会儿，终于弄明白了，他们是在用手讲话。

“我要是也能用手讲话该多好啊！”

冬冬十分羡慕地这样想道。她很想和他们交个朋友，但又不知道该怎样用手表示“让我也参加到你们一块吧”这个意思。再说他们又明明不是巴学园的学生，如果自己讲出去了，反而会显得不礼貌的。想到这里，冬冬便始终没有吭声，一直瞧着他们三个人坐上东京到横滨的电车走远了。冬冬在心里暗暗地下定了决心：

“总有一天，我也一定要做个能用手和大家讲话的人！”

对于当时的冬冬来说，她还不知道世上有的人是聋子；而方才那三位小朋友本是府立聋哑学校的学生，聋哑学校又恰恰和冬冬一样，都在大井町线终点站的大井町，这些事冬冬就更不了解了。

在冬冬的心目中，只觉得那几位两眼闪光看着对方手指动作的小朋友特别好看，盼望总有一天能和他们交上朋友。

泉 岳 寺

巴学园小林校长的教育方法虽然独特，但大部分也是受了欧洲及其他国家影响的结果。例如：以节奏入门的新的旋律教育法；吃饭或散步等场合的礼节；至于中午饭时唱的那支歌："嚼，嚼，嚼哟！吃的东西要细细地嚼……"，则更是只把英国那首著名《划船曲》的歌词换了一下罢了；此外也还有其他许多方面都是受到了上述国家的影响。

然而，小林校长的得力助手丸山老师，在一般学校他的地位相当于首席教师，却在某些方面完全和校长的作法不同。

丸山老师的头长得和他那名字里的"丸"字一样，"丸"本来就是圆的意思，他的头就长得很圆，而且脑瓜顶上光溜溜的一根头发也没有。但要仔细看去，从耳鬓到后脑勺部分还是密密麻麻地长了不少又短又亮的头

发。除了这些特征之外，他那通红的脸蛋上方还带了副圆圆的眼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和小林校长大不相同。这还不算，他还常常念诗给大家听，本来应该是：

“鞭声肃肃夜渡河。”

他念出来的却大不一样，成了：

“弁庆哭哭夜渡河。”

结果冬冬和同学们都信以为真了，以为那首诗就是讲弁庆在夜里哭哭咧咧过河的事呢！尽管如此，丸山老师的“弁庆哭哭”还是出了名。

现在我们来说说十二月十四日这天的一件事。早晨，大家全部到校以后，丸山老师说：

“今天是四十七壮士为他们的主君浅野长矩报仇、攻打吉良义央宅邸的日子，我们要步行到泉岳寺去扫扫墓。这件事已经跟你们家里联系好了。”

小林校长对丸山老师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反对。虽然不了解校长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但他并没有持反对态度，这就等于他默认了这“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如此，冬冬妈妈和其他家长还是觉得把巴学园和为四十七壮士扫墓凑在一起怪有趣的。

出发之前，丸山老师把有关四十七壮士的故事梗概讲了一下。其中有一段他给大家反复讲了好几遍，这段故事的内容是：有一个负责为四十七壮士筹备披甲头盔



的人，他的名字叫天野屋利兵卫，无论当时官府（在日本称"幕府"）的人怎样追问，他都只回答一句话："我天野屋利兵卫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始终没有泄露一点有关复仇的机密。

学生们虽然不太懂得四十七壮士的事，但对不上课、带着午饭到比九品佛寺还要远的地方去散步这件事却感到非常兴奋。临走前大家向校长和其他老师鞠躬告别，同时说了声：

"我们走啦！"

然后全校五十名学生由丸山老师领队出发了。一路上，队伍里到处都能听到孩子们在嚷嚷：

"我天野屋利兵卫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而且连女孩子们也大声叫喊：

"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所以路上行人不时笑着回过头来看看他们。从自由冈到泉岳寺大约要走二十四里路。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头顶碧蓝的天空，脚踏东京的土地，在这十二月份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走在路上，而且还不断地喊着："我天野屋利兵卫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这一切的一切使孩子们一路上丝毫也没有感到劳累。

到泉岳寺后，丸山老师把香、花和水分给了大家。比起九品佛寺院来，这里虽然很小，一排排的墓却很多。

当想到这里供着一位叫“四十七壮士”的人时，冬冬的心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了，上过香，供完花，便一声不吭地学着丸山老师的样子，鞠了一躬。一种肃穆的气氛笼罩在五十名学生中间。对于巴学园来说，这真是难得的宁静。每座墓前都有袅袅香烟升起，而且越升越高，最后缭绕着形成了各种图案。

从这一天开始，冬冬一闻到香的味道就想起丸山老师。而且紧接着又想起“弁庆哭哭”、“天野屋利兵卫”，以及在泉岳寺的那种宁静……

尽管孩子们当时对“弁庆”和“四十七壮士”还不大理解，但对于十分热心地把这些历史知识告诉给自己的丸山老师却怀有尊敬和亲切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和对小林校长不同的另外一种感情。至于冬冬本人，她还从心里特别喜欢丸山老师那又深又厚的眼镜片后面的小眼睛，和他那与高大身材不相称的柔和的声音。

这时候，春节已经临近了。

正雄小朋友

在冬冬从家到电车站往返的路上，有一个朝鲜人住

的大杂院。冬冬当然还不知道他们是朝鲜人。她只知道其中有一位阿姨经常“正雄！正雄！”地大声吆唤自己的孩子。这位阿姨的头发从正中间分开，在脑后盘个垂髻，身体略有些发胖，穿着一条长裙，外面套一件西服上衣，胸前系着一个很大的蝴蝶结，脚下穿一双象小船似的尖头白色胶鞋。

的确，这位阿姨总是不住声地喊着“正雄”这个名字。而且，一般人喊“正雄”这两个字时，都是把“雄”字拖得很长，可这位阿姨却把“正”字也拖得很长，拖长音喊“雄”字的时候，开头和结尾声调都很高，因此冬冬听起来仿佛有一种凄凉感。

这个大杂院在一个不太高的近似断崖的土岗上，正对着冬冬每天都要坐的大井町线的电车路。

冬冬早就认识正雄小朋友。他比冬冬稍大一点，可能是二年级的学生，但不知道他在哪个学校上学，只是看到他头发乱蓬蓬的，经常牵着一条狗在街上走。

有一次，冬冬放学回家从这个小断崖下路过。这时正雄小朋友刚好叉开两腿站在上面。他两手叉腰，显出不可一世的样子，突然对冬冬大喊了一声：

“朝鲜人！”

这尖叫声充满了憎恶的情绪，冬冬害怕了。她感到十分吃惊，自己既没有跟这个小男孩讲过话，也没有做

过对不起他的事情，可这小男孩为什么站在高处对自己讲这种充满仇恨的话呢？

冬冬一到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

“正雄小朋友喊我是朝鲜人！”

妈妈听完冬冬的报告，立即用手把冬冬的嘴掩住了。转瞬之间，妈妈的眼里便噙满了泪水。冬冬吓了一跳，以为自己讲的是一句什么非常坏的话。这时，妈妈连眼泪也没有去擦，鼻尖发酸地对她说道：

“怪可怜的，……一定是别人总叫他‘朝鲜人！朝鲜人’，他就把‘朝鲜人’当成一句骂人话了。正雄小朋友还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太小啦！人们骂人的时候，都是常讲‘混蛋’这个词，对吧？正雄小朋友大概也想学别人那个样子骂骂人，所以他就照别人平常说自己那样，用‘朝鲜人’这个词骂了你一下。人们平时对他讲这种话太不应该啦……”

妈妈擦了擦眼泪，接下来又以缓慢的语调对冬冬说：

“冬冬是日本人，而正雄小朋友是一个叫朝鲜的那个国家的人。可是，你也好，正雄小朋友也好，都同样还是孩子嘛！所以绝对不要在这些事上区别什么‘这个人是日本人’，‘那个人是朝鲜人’，懂吗？冬冬可要好好和正雄小朋友相处呀，啊？因为他是朝鲜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挨人家骂，这有多么可怜哪！”

妈妈讲的这些事情冬冬一时还无法理解，但至少她知道了正雄小朋友挨别人骂是毫无道理的。这时她才想明白，那位母亲大概正是由于担心，才经常出来吆唤正雄小朋友的。所以当第二天早晨再次从崖下经过，听到那位母亲正尖着嗓门喊叫正雄时，冬冬心里想道：

“正雄小朋友跑到哪儿去了呢？我虽然不是朝鲜人，但假如正雄还那样骂我的话，我就对他说：‘咱们都是一样的孩子！’咱们交个朋友吧！”

尽管冬冬怀有这样友好的愿望，但正雄小朋友母亲的吆唤声却依旧给人以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拖得长长的余音里交织着焦虑和不安。而这种声音还时常被旁边通过的电车声所掩没。不过，母亲却还在一个劲地喊着：

“正——雄——！”

这声音那么凄凉，仿佛含着辛酸的泪，人们只要听到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

辫　子

冬冬近来有两个心愿，一是前些日子运动会上想穿的女式运动短裤，一是把头发编成辫子。冬冬是在电车

上看到大姐姐们的辫子时产生这个念头的：

“我也要做一个有那样头发的人！”

因此，尽管小女孩们都留着刘海型的短发，冬冬却从左右各分出去一小缕，用绸带扎上，长长地垂在两边。这也是妈妈的兴趣，同时也因为冬冬过去曾要求过扎小辫。而今天冬冬终于请妈妈给正式扎上了三股头发编的辫子。用皮筋扎住小辫梢，又系了根绸带，看起来真象个高年级的学生。冬冬高兴极了，用镜子照了照是否漂亮，心里想道：“和大姐姐们相比，我这头发实在是又短又少，简直就象个小猪尾巴。”但她还是跑到小狗洛克跟前，很珍贵似的捏着小辫让它看。洛克只把眼睛眨巴了几下。冬冬说：

“如果你的毛也能扎小辫就好了。”

然后冬冬便乘上了电车。在电车里还一直留心：“可不能让辫子散了！”所以她的头一动也不敢动。她甚至还期待着，说不定乘客里会有人这样称赞一句：

“瞧，这小辫多漂亮！”

然而却根本没人夸奖自己的辫子。到学校以后就不同了，美代、朔子、青木惠子等同学一齐叫了起来：

“哎呀，扎上小辫啦！”

冬冬听了，心里非常得意。还让大家轻轻地摸了摸自己头上那三股头发编成的辫子。不过，男孩子里却好

象根本没人表示吃惊。

可是，吃完中午饭时就有人发现了。同班的大荣同学突然高声喊了起来：

“快看哪！冬冬同学头发和平时不一样啦！”

冬冬高兴了，心想：“男孩子们也终于发现啦！”便十分得意地说：

“是啊，扎上了小辫！”

就在这时，大荣同学来到冬冬耳边，冷不防伸出双手揪住了冬冬的辫子，然后又象唱歌似的说：

“啊！今天太累了，正好抓着它休息一下。这可比电车上的皮拉手舒服多啦！”

而冬冬受的罪还不止于此。因为大荣同学在全班个子最高，身体最胖，看上去两个瘦小的冬冬也顶不上他一个。就是这个大荣同学，说完“舒服多啦”那几个字以后，便用力往后一拉，冬冬踉踉跄跄地跌了个屁股蹲。大荣同学仍然抓着冬冬的小辫想让她站起来，就半开玩笑地说了声，“预备——开始！”说完就象运动会上拔河似的，使劲拉辫子。冬冬方才被说成“皮拉手”就已经伤了自尊心，接着又摔了个屁股蹲，这会儿被大荣再一拉，立刻“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在冬冬看来，扎辫子是“成了大姑娘”的标志。她甚至还想过，同学们看到自己扎了辫子，肯定会佩服地

说：

“真不简单哪！”

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冬冬“哇哇”地哭着跑到校长室去了。

冬冬边哭边敲门，校长马上把门打开，并象往常一样把腰弯得和冬冬的眼睛一般高，问道：

“怎么了？”

冬冬首先用手摸了摸辫子是否还和原来一样，然后才说：

“大荣同学使劲拉我这辫子，嘴里还喊‘预备——开始！’”

校长看了看冬冬。她那又细又短的小辫子与挂满泪珠的脸形成鲜明对照，显得很有精神，好象在跳舞似的。校长坐到椅子上，并让冬冬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跟平时一样，毫不介意自己缺牙漏风，笑眯眯地说道：

“不要哭嘛，你的头发真漂亮呀！”

冬冬抬起满是泪水的脸，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

“老师，您喜欢这辫子吗？”

“蛮好嘛！”

听到校长这句话，冬冬的眼泪止住了。冬冬从椅子上下来说：

“大荣同学再喊‘拉’，我也不哭了。”

校长点了点头笑了。冬冬也笑了，那笑脸和小辫子刚好相称。

冬冬向校长鞠了个躬，然后便跑到操场上和大家一起玩起来了。

正当冬冬玩得几乎把刚才哭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时，大荣同学挠着头站到了冬冬面前，以略微迟顿的语调大声说：

“对不起！刚才拉了你的辫子，校长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对女孩子要亲切，还说对女孩子要尊重，要和蔼。可不准再这样啦！”

冬冬觉得有点意外，“对女孩子要亲切”这句话还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受宠的总是男孩子。就是在冬冬所熟悉的那些多子女的家庭里，平时吃饭也好，吃点心也好，总是男孩子优先；家里的女孩子要是说点什么，母亲就要说：

“女孩子家，还是少开口吧！”

尽管如此，校长却对大荣同学说“对女孩子要尊重”。冬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紧接着心里又高兴起来了，有谁不高兴自己受到别人尊重呢！

对大荣同学来说，今天这件事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女孩子要尊重，要和蔼！”这句话已经永远印在他的脑海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荣同学在巴学园

期间，过去和后来都没有被校长批评过，只有这次是唯一的一次。

谢　谢！

寒假到了。和暑假不同，寒假里学校没有集体活动，同学们都将和家里人一起度过寒假。右田同学早就向大家宣布：

“我要到九州的爷爷家去过新年！”

喜欢化学试验的泰明同学兴奋地说：

“我要和哥哥到一个物理研究所去参观”。

大家也都谈了各自的打算，分手时互相告别道：

“再见！开学再见！”

冬冬这次是和爸爸妈妈去滑雪。爸爸的朋友，和他在同一个交响乐团的第一大提琴手兼指挥斋藤秀雄叔叔，在志贺高原有一套非常高级的住宅。每年冬天都要去那里打扰他，因此冬冬从幼儿园时起就开始学滑雪了。

从车站乘马拉爬犁一到志贺高原，眼前便是一片皑皑白雪的世界，根本没有登山吊车之类的工具，滑雪的地方常常有树墩子露在外面。据妈妈说：志贺高原上再

没有象斋藤叔叔那样的住宅了，能住人的地方只有一家日本式旅馆和一幢西方格调的饭店。然而有趣的是，外国人却非常非常多。

与前些年相比，今年的冬冬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她已成了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二是从爸爸那里学会了一句英语。这句英语就是：

“谢谢 (thank you)!”

平时，只要冬冬穿上滑雪板一站在那里，很多外国人从她身边经过时都要说上一句什么。他们讲的很可能是“真可爱”一类的词句，可惜冬冬却听不懂。所以到去年为止，冬冬总是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但是今年就不同了，凡是这种时候，冬冬就微微点点头，每次都学着用英语说上一句：

“谢谢!”

一听到冬冬的这句英语，那些满脸挂笑的外国人眼睛眯得更细了，一个个嘴里不知又说了些什么，其中有的妇女还过来和冬冬亲亲脸蛋，有的叔叔则把冬冬紧紧地抱在怀里。冬冬这时常想，只用英语讲了一句“谢谢”，就能和大家这么亲近，真是太有趣了。有一天，这些外国人里有一位很亲切的年轻男子来到冬冬身边，打着手势问她：

“你愿意坐到我的滑雪板前面吗?”

征得了爸爸的同意，冬冬才用英语向那位年轻的外国人说了声：

“谢谢！”

于是，那位外国人让冬冬蹲在自己穿的滑雪板上，把两只滑雪板并在一起，顺着志贺高原一个坡度最缓的长长的斜坡风驰电掣般地滑了下去。冬冬只觉得空气在耳边发出“呼呼”的声响。她用双手抱住膝盖，随时留心身体不至向前扑倒。虽然有点害怕，但却觉得非常好玩。滑完以后，旁观的人都鼓起掌来。冬冬从滑雪板前端站起身来，立即朝大家微微点了点头，并用英语说了声：

“谢谢！”

大家的掌声更响了。

后来冬冬才知道，这位年轻的外国人名叫舒奈依达，是世界著名的滑雪能手，身边经常带着很稀有的鹰嘴形银柄滑雪杖。当滑雪归来，人们为冬冬鼓过掌以后，这个年轻男子弯下腰拉着冬冬的手，象对待非常尊贵的客人似的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用英语说了声：

“谢谢！”

听到这句话，冬冬才觉得自己从心里喜欢起这位年轻的外国人来了。

这个年轻的外国男子仿佛不是把冬冬当成孩子，而

是把她当成成年女子来看待了。而且这位男子弯腰时的姿态，好象使冬冬从心底里感受到了他的亲切之情。与此同时，展现在他身后的是一片洁白的世界，而那洁白的世界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

图　书　室

寒假结束，学生们又到学校来上学了。他们发现，放假期间学校又添了一样了不起的东西，因而高声叫了起来。

那就是在大家作教室用的这排电车的另一侧，……也就是隔着礼堂的对面那个花坛旁边，又来了一辆电车，并在寒假期间把它改成了图书室，而且一切都布置好了。看来这是受到大家尊敬的勤杂工阿良叔叔付出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成果。电车里搭了很多架子，上面摆着一排排各种故事书和五颜六色的画书。为了便于阅读，里面还整整齐齐地摆上了桌子和椅子。

校长对同学们说：

“这就是你们的图书室。这里的书，大家可以随便读。什么‘哪年级的学生可以读哪些书’啊，根本不必考

虑这个问题，只要你们高兴，什么时候到图书室来都没关系。也可以把想借的书带回家去看。不过有个条件，看完了可要送回来哟！如果家里有什么想给大伙看的书，同学们把它带到图书室来，老师也非常欢迎。总而言之，希望大家读的书越多越好。”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对校长说：

“今天第一节课就在图书室上吧！”

“大家想去吗？”

校长看着同学们兴奋的样子，高兴地笑了，停了一会儿才说：

“好，就这么办吧！”

于是，巴学园全校五十名学生都拥进了一辆电车。大家吵吵嚷嚷地选好了自己要看的书，然后准备坐到椅子上，可是只有一半人有座位，剩余的人就只好站着看了。这情景确实就象在挤满人的电车里站着看书似的，只从这点来看也够有意思的了。然而，同学们却高兴得不得了。

冬冬还没识那么多的字，所以便挑了一本附有“有趣插图”的书来看。

大家手里拿着书一页页地看起来，这时图书室里才稍微安静下来了。但这仅仅是一会儿的工夫，紧接着满屋子又热闹起来了，有高声朗读的，有向其他人问不认

识的字的，还有嚷着要彼此交换书的，也还有放声大笑的。其中还有的孩子因为在看《边唱边画》这本书，于是便放开嗓门唱了起来：

“圆中一点，圆中一点，
横横竖竖，圆中一点，
唰——，再画个大圆，三个半圆，
头发三根，头发三根，头发三根
一下子就变成了个老板娘！”



就这样边唱边画，最后画出了一个老板娘的头像。在巴学园里，孩子们每天都可以从自己喜爱的功课开始学习，因此早就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如果在人声噪杂的情况下自己就不能学习了，那是不行的。必须做到：不论周围环境如何吵闹，都能立即把精神集中起来！所以孩子们这会儿对什么“圆中一点”的歌声毫不介意，甚至有的孩子还跟着一起唱了起来，可是大家的目光却仍旧集中在自己的书本上。

冬冬看的是一本近似民间故事的书，主要情节是：

有一个财主家的姑娘，因为爱放臭屁，总也找不到婆家，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这个姑娘很高兴，结果在举行结婚典礼的那天晚上放了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的屁，这股臭气把睡在床上的新郎吹得在屋子里飞着转了七圈半，然后就断气了。所谓书中的“有趣插图”，画的就是这个新郎被吹得在屋子里到处飞时的情景。后来这本故事就成了大家抢着要看的书了。

总之，在早晨从车窗射进来的阳光照耀下，全校学生根本不顾拥挤，正如饥似渴地看着书。这个场面，校长看在眼里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结果，大家当天就在图书室里度过了整整一个白天。

而且从那以后，每逢下雨天不能到外边去的时候，或者在其它一些情况下，这个图书室就变成了大家集会的场所。

后来有一天，校长对大家说：

“过几天得在图书室附近修个厕所啦！”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校长看到孩子们看书时都把大小便憋到最大限度，等到往礼堂对面那个厕所跑去的时候，每个人的那副样子都够瞧的啦！

尾　巴

这是发生在今天下午的事。放学后，冬冬正准备回家，大荣同学跑过来悄声对她说：

“校长生气了！”

“在哪儿？”

冬冬问道。因为她还从来没看到过校长生气，所以感到非常惊讶。大荣同学由于跑得很急，再加上似乎有点紧张，那两只可爱的小眼睛鼓得溜圆，停了一会儿才翘着鼻子说：

“在校长家的厨房里。”

“走，去看看！”

冬冬拉着大荣同学的手，立即向校长家厨房跑去。校长家紧挨礼堂旁边，厨房离学校的后门很近。那次冬冬掉进厕所后面的掏粪池时，就是从这个厨房进去在洗澡间里给她洗得干干净净的。吃午饭时，那些“海里的”和“山里的”菜也是在这个厨房里做出来的。

他们两人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跟前，从关闭的门里传来了校长那好象确实发火的声音。只听那声音说：

“您怎么能那样随随便便地说高桥同学‘有尾巴’呢？”

接着又传来了冬冬那班女班主任老师对这发火声音的回答：

“我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正好看到了高桥同学，觉得他很可爱，因此才讲了那句话。”

“当时那句话意味着什么，您难道还不理解吗？我在高桥同学身上花了多大精力，您难道就一点不知道吗？”

冬冬这时才想起了今天早晨上课时的事。今天早晨这位班主任老师给同学们讲了一个故事：

“在很早以前，人是有尾巴的。”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听。用大人的话来说，这就等于介绍进化论的入门知识，总之是件非常新奇的事。特别是老师还说到：

“所以，直到如今，人们身上还残留着一个叫做尾骨的东西。”

当听到这句话时，冬冬和大伙就你问我，我问你地找起尾骨在哪儿来了，教室里热闹得简直象开了锅似的。整个故事讲到最后时，那位女老师又开玩笑地说道：

“现在是不是还有留着尾巴的人哪？高桥同学恐怕就有吧？”

高桥赶紧站起来，摆着小手认真地说：

"没有，没有！"

想到这里冬冬明白了，原来校长是为这件事生气。

这时校长的声音听上去不是在发火，而是变得很伤心了：

"您考虑过吗?高桥同学听您说他有尾巴时，他是什么心情吗?"

这回听不到女老师的答话了。冬冬心里真不明白，为什么校长对尾巴这件事如此大动肝火呢？她想：假如老师问我："有尾巴吗?"我可是会高兴得不得了哪！

的确如此，冬冬身上没有一点毛病。所以即使被人问道："你有尾巴吗?"她也毫不在乎。然而高桥同学就不同了，他的个头不会再长高，这一点他本人早就知道了。所以校长在运动会上安排的比赛项目都便于高桥同学取得第一名，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他那因身体残废而产生的害羞心理；此外校长还采取了一些尽可能的措施，比如让孩子们不穿游泳衣一起跳入游泳池，其目的也全是为了使高桥同学呀，泰明同学呀，以及其他身体上有残疾的孩子们能消除自卑感和"自己不如别人"的心理。由于校长的这一番苦心，那些有生理缺陷的孩子事实上都没有了自卑感。尽管如此，再怎么惜口瞧着他可爱，就单单对高桥同学说："你恐怕就有尾巴吧?"这种说法也是不慎重的，对此校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而事又

凑巧，上午校长刚好坐在后面观摩了这节课，因此才发现的。

冬冬又听到女老师含泪这样说道：

“确实是我错了。该怎么给高桥同学道歉呢？……”

校长沉默了。冬冬站在玻璃窗下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当时很想看看校长。不知什么缘故，她只觉得心里有一个念头比以往更加强烈了，那就是“校长的确是我们的朋友啊！”大荣同学此时肯定也会有同样想法的吧！

还有一件事给冬冬留下了深刻印象，即校长不是在有其他老师在场的办公室，而是在厨房里对班主任老师进行严厉的批评。其实，这本身正体现了小林校长作为教育家的本色，……而冬冬当时对这一点是无法理解的，但校长的声音却不知为什么永远永远地留在了冬冬的心中。

春天，冬冬进巴学园后的第二个春天，已实实在在地近在眼前了。

第二个春天

校园里的树木已经开始生机勃勃地吐出鲜绿的嫩

芽。花坛里的花也在竞相开放。番红花、喇叭水仙花、三色紫罗兰等，一个接一个地向巴学园的学生们道着首次见面时的问候话：

“今后请您多关照啦！”

郁金香也长高了，仿佛在伸展着腰枝；樱树上含苞欲放的花蕾则正在微风中翩翩起舞，那姿态就好象在运动会上等待着起跑的命令。

住在游泳池旁边那个小小四方形水泥池子里的以黑龙睛为首的金鱼们，也都一反冬季里一动不动的常态，十分悠闲自得地游动起来了。

面对万物争辉、生机盎然的万千景象，不用谁多嘴点破，人们立时就明白：春天来了！

回想起当初冬冬在妈妈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巴学园的那天早晨，她曾为地面上长出的校门而感到吃惊，看到电车教室时又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随后又认定了小林宗作校长“真是自己的朋友”从那时算起，刚好一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冬冬她们已经幸运地成为神气活现的二年级学生了！而一年级的新生则和冬冬当初入学时一样，两只小眼睛也是闪动着惊奇的目光跨进了校门。

对于冬冬来说，这一年的确过得很充实，每一个早晨都是在急不可待中送走的。尽管对走街穿巷的化装广告员的喜欢还依然如故，但她已经知道自己身边值得喜

欢的事物实在多不胜数。被以前那所学校以“无法管教”为理由迫使退学的冬冬，现在已被培养成最具有巴学园风格的学生了。

然而，“具有巴学园风格的学生……”，对于这个提法，家长们在某些方面也确实有所担心。就连信任校长、把孩子放手交给校长的冬冬的爸爸妈妈偶尔也在心里嘀咕过：“不要紧吧？”更何况那些早就对小林校长的教育方针持半信半疑观点的家长了，他们之中有的仅以目前的事实就企图做出结论，于是便产生了一个想法：

“再把孩子放在这里不管，可就不得了啦！”

持有这种想法的家长终于给孩子办理了转学手续。可是那孩子却流着眼泪舍不得离开巴学园。值得庆幸的是，冬冬这个班里没有一个转走的；而上一个班里就有位男孩巴嗒巴嗒地掉着眼泪，握着小拳头一声不吭地拍打着校长的后背，他膝盖上以前摔倒时留下的疮痂也跟着一晃一晃的。校长的眼圈也红了。但这位男孩最后还是被父母领着走出了校门。他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来向大家挥着手，依依不舍地走了出去……

不过，令人难过的事也就是这一件，而新学期里每一个必然会充满新奇和欢乐的日子正在那里等待着已经升入二年级的冬冬。

那背在背上的书包也早已同脊背结成了好朋友。

天 鹅 湖

冬冬让妈妈领着到日比谷公共会堂去看芭蕾舞《天鹅湖》。这是因为《天鹅湖》里将有爸爸的小提琴独奏，而且参加演出的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芭蕾舞剧团。冬冬还是第一次观看芭蕾舞。那白天鹅公主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小巧玲珑的凤冠，简直就象一只真白天鹅在空中轻松自如地翱翔（在冬冬眼里就是这样看的）。王子的舞蹈表示他已经爱上了白天鹅公主，所以对公主以外的其她女子，任凭别人怎么劝说，都坚决“不要”！最后二人好不容易才在一起很亲密地跳起了舞蹈。音乐也非常非常令人开心。甚至回家以后冬冬还一直在想着这场芭蕾舞剧，心中久久平静不下来。因此，第二天早晨刚一睁眼她就蓬头散发地跑到正在厨房干活的妈妈身边，说道：

“我想好了，间谍、广告员、车站的检票员，这些我全都不干了！我要当跳白天鹅的芭蕾舞演员！”

妈妈并不感到吃惊，只是说：

“是吗？”

对于冬冬来说，虽然看芭蕾舞还是第一次，但以前

就多次听校长讲过，美国有一个女舞蹈家，名字叫依莎德拉·丹简，她的舞跳得非常漂亮。和小林校长一样，丹简接受了旋律教育法的影响。自己尊敬的小林校长都说很喜欢丹简，冬冬本人当然就更对她肃然起敬了，即使从来没有见过面，也觉得感情上和这位女舞蹈家很亲。所以在冬冬看来，自己要当一个跳舞的人也是很正常的。

说来真巧，刚好最近巴学园来了一位教旋律乐的老师，他是小林校长的朋友，在学校旁边有一所舞蹈练功房。于是妈妈就请那位老师帮忙，允许冬冬每天放学后到那所房子里接受训练。妈妈决不自己开口说“你要做什么什么”，但只要冬冬说出“想干什么”，妈妈马上答应，从不多问，并替她办好孩子们无力解决的手续。

冬冬开始到那所练功房去接受训练了，她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恨不得明天就能成为跳白天鹅的人。可是，那位老师的教授方法却有点古怪。除了在巴学园做的旋律体操外，有时正伴随钢琴或唱片里的音乐轻松自在地走着“山上晴天”的舞步，老师突然叫了一声：

“停！”

学生们就以各自正在做的各种各样的姿态形成一个静止的动作。与此同时，老师也大叫一声“啊哈”和学生们一起做出“翘首望天”的姿势，或者双手抱头蹲下身去，做出一副“痛苦之人”的样子。

然而冬冬脑海里的形象却总是那只头戴闪光桂冠、身穿轻飘飘白色衣裳的白天鹅，既不是什么“啊哈”，也不是什么“山上晴天”。

有一天，冬冬鼓足勇气来到那位老师跟前。老师虽然是位男子，额前的头发却剪得跟女孩子的刘海差不多，而且还有点卷曲。冬冬把两臂张开，象天鹅似的一扇一扇地说：

“不跳这样的舞吗？”

只听这位高鼻梁、大眼睛、面庞漂亮的老师说道：

“在我这儿，不跳这样的舞。”

……从那以后，冬冬慢慢地就不再去这位老师的练功房了。说起来，对于那种不穿芭蕾舞鞋、赤着脚一圈一圈飞跑着做出自己想象动作的练习，冬冬也确实还是喜欢的。但她毕竟更向往戴上那顶光灿灿的小小凤冠。

临分别时老师对冬冬说：

“跳天鹅也很好，但若跳自己编出来的舞蹈，你恐怕会更加喜欢的吧？”

冬冬长大以后才知道，这位老师原来就是日本自由舞的创始人，名字叫石井漠，正是他给这条小街上的东横线车站命名为“自由冈”的。尽管冬冬就要离开了，这位当时已经五十岁的石井漠老师却仍然真心实意地想把“自由起舞的乐趣”告诉给年纪尚小的冬冬。

农 民 老 师

“瞧见了吗？这位是今天上课的老师，要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知识呢！”

校长说着把一位男老师向大家做了介绍。冬冬仔细地把这位老师上下打量了一番。她总觉得这位老师的外表有点不一样。身穿带条纹的无领短上衣，胸口露出里面的布衬衫，脖子上没有扎领带，而是搭了一条毛巾。下穿一条藏青色的细腿布裤，上面好象还补了补钉；脚上穿的不是鞋，而是日本式的布袜子。而且头上还戴着一顶有点破旧的草帽。

那么，冬冬她们现在是在哪儿呢？她们这会儿正在九品佛池塘旁边。

冬冬好奇地把这位老师打量了一会儿以后，发现好象在哪儿见过。

“嗯……，在哪里见过呢？”

脸被太阳晒得油黑油黑的。虽然有皱纹，但却显得很和善。腰上系着一条类似皮带的黑腰带，腰带上挂着一根烟袋，这烟袋好象也不陌生……

“啊，知道了！”

冬冬终于想起来了。

“老师，您就是经常在河边那块地里的农民伯伯吧？”

冬冬非常高兴地这样问道。于是，这位脚穿布袜子的老师露出洁白的牙齿，满脸皱纹地笑着说：

“是啊！你们到九品佛寺去散步时，不是常从我家门前路过吗？这会儿正开满了菜花的那片地，那就是我家的呀！”

“啊！太好啦！伯伯今天就是老师了！”

冬冬和同学们都兴奋极了。但这位心地善良的伯伯却挥着手说：

“不，不，我不是什么老师，是种地的。今天是受了校长先生的委托才来的。”

校长和农民老师并排站到一起后，说：

“不！从现在起就请您教我们种田，在种田方面您就是我们的老师。这就和学习做面包要请面包师给我们当老师一个样。好吧，就请您马上指挥孩子们一样一样地开始学吧！”

在一般的学校里，对于要给学生传授某种知识的人，肯定会有什么“老师资格”啦等各种各样条件限制的，而小林校长却根本不管这些。他认为，必须让孩子们看到实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

“那么，就开始吧？”农民老师说道。

大家脚下这块地方是九品佛池塘周围最幽静的一个场所，池中映着树木的倒影，简直令人身心陶醉。为了有一个放铲子、锄头等一般农具的库房，校长事先就已经运来了一辆比普通电车小一半的电车。这辆半大的电车静静地躺在预定的那小块田地的正中，显得小巧而别致。

农民老师叫学生们从电车里把锄头、铲子拿出来，然后就从第一项拔草开始了。农民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有关消灭杂草的知识，诸如“杂草怎样顽固”呀，“杂草种类不同，有的比庄稼长得还快，所以把庄稼的阳光给遮住了”呀，还有什么“杂草是害虫最好的防空洞”呀，什么“杂草会把养分从土壤里吸光，所以庄稼就长不成了”等等，一样一样地都教给了大家。而且边讲边不停地用手把杂草拔掉。大家也都跟着样子去做。接下来，这位老师便一面实地操作给大家看，一面讲解种田必需的知识，其中有用锄头锄地、打垅、萝卜种的撒法，以及怎样施肥等。中途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条小蛇探出头来，差一点咬住了上年级那位阿泰同学的手指头。但农民老师却安慰他说：

“这一带的蛇没有毒，只要你不去惹它，它是不会主动咬你的。”

总之，农民老师不仅教大家种田，而且还趣味横生地讲了有关虫呀，鸟呀，蝴蝶呀，气候呀等各方面的知识。他那双粗壮厚实的大手仿佛在向人们证明，所有讲给孩子们的知识，都是他亲身体验、亲眼发现的。孩子们都出了一身透汗，在这位农民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终于干完了田里的活。尽管那些田垅还显得有点松松垮垮，但无论从那个方向望去，呈现在眼前的毕竟可算是一块管理得完美无缺的农田了。

打从这天起，巴学园的学生每逢再遇到这位农民伯伯，老远老远就满怀敬意地大声打着招呼：

“农民老师——！”

农民老师有时也把自家地里多余的一点肥料撒到学校的田里去。同学们的农作物生长得很顺利。每天都有人到田里去查看一遭，而且每次回来都把观察到的情况报告给校长和同学们。孩子们现在知道了：“自己撒下的种子将会生根发芽”，这该是多么奇妙、多么意外、又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大家只要有几个人凑到一块，马上就会谈起田里作物的生长情况。

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到处都发生了一件件令人恐惧的事情。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每天都在谈论这小片庄稼地的孩子们暂时还处在和平环境之中。

用饭盒做饭

冬冬放学后就走出了校门，跟谁也没有搭腔，连“再见”也没有说，口中念念有词地快步来到自由冈车站。冬冬这会儿就好象在说单口相声，嘴里不停地念着一句难懂的话：

“等等力溪谷，饭盒炊爨！”①

要是有谁到身边讲一句：

“寿无限，寿无限，把佛光磨穿。”

她马上就会把口里那句话忘个一干二净。假如自己“嘿——嗨！”叫一声跳个水坑，就再也想不起来了，因此她拿定主意最好还是在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幸亏在电车里谁也没有跟自己搭话，并尽量不去搜寻什么有趣的事，因而也就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总算很顺利地在回家那一站下了电车。出站时，站上那位认识冬冬的叔叔向她招呼道：

“你放学了？”

注一：爨，音cuàn（读如“窜”），锅灶或烧火煮饭的意思。

冬冬这时本想说一声："我回来了"，结果又怕一下子说成"我回来炊爨！"所以便连忙用左手捂住嘴，用右手向这位叔叔打着再见的手势，朝家里跑回去了。

一到家，冬冬在门口就对妈妈用最大的嗓门喊道：

"等等力溪谷，饭盒炊爨！"

一时间妈妈还以为这是在学什么"四十七壮士复仇"或"打擂取胜"的台词呢！不过妈妈很快就明白了。

冬冬喊的这句话里，"等等力溪谷"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那里有小河、瀑布和树林，是东京的游览胜地之一，地点离冬冬所在的巴学园不远，从自由冈车站只要乘三站路就到了。所谓"饭盒炊爨"，妈妈知道是指在那里用饭盒做饭，搞一次野炊的意思。

这时妈妈的心里不禁想道：

"这句话我是理解了，可亏得冬冬能把这么难的话记下来！看来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孩子们是完全能记得牢的！"

冬冬好不容易才从这句难记的话里解放了出来，随后便一件一件地对妈妈解释说：这个星期五早晨到学校去集合，带的东西有茶缸、饭碗、筷子和米，米要带两合[1]。说到这里，冬冬特地嘱咐妈妈说：

注一：合，日本的容积单位，每合等于0.180公斤，十合为一升。

"老师说，一合米刚好能装一茶缸，而煮熟以后就成了两茶缸。"

接下来冬冬还告诉妈妈，还要带上做肉汤的肉和蔬菜，也可以再带上点点心。

从这天起，当妈妈在厨房里做饭时，冬冬就紧跟在身边，仔细观察怎么使用菜刀，怎样端锅以及如何盛饭等等。看到妈妈所做的这一切，心里觉得非常快活，而最使冬冬感兴趣的是，妈妈用手掀开锅盖时，嘴里常常发出"啊嘘嘘嘘嘘……"的声音，然后就赶紧用那只手去摸耳朵垂。

妈妈告诉冬冬说：

"因为耳朵垂是凉的呀！"

在冬冬的眼里，这个动作是大人的动作，最带劲儿啦，最象厨房里专家的派头了，于是暗暗下了决心：

"等到在'等等力溪谷饭盒炊爨'时，我也做一个那样的动作。"

冬冬所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大家下了电车一到等等力溪谷，校长就在树林里看到了这些学生。阳光从高高的树梢上射下来，照得孩子们的脸闪闪发光，显得更加可爱。每个孩子的旅行背包都塞得鼓鼓的，大家在等待着校长的吩咐。学生们身后便是那有名的瀑布，水量充足，水势很大，象奏出了动听的交响乐章。老师



对大家说：

“怎么样？现在就几个人分成一组，首先用老师们带来的砖砌个炉灶。然后每个组再分工到河边淘米，放到火上煮起来以后，最后再做肉汤。好，赶快动手吧！”

学生们先用猜拳等各种方式分了小组。全校不到五十名学生，立刻就分出了六个小组。挖了坑，用砖在四周砌好。上面用细铁丝搭个类似横架的东西，修一个能放锅或饭盒的台子。这时有几个孩子在树林里拾来了很多树上掉下来的干树枝当柴禾，也有的到河边去淘米。大家分别干着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冬冬自告奋勇负责切菜、做肉汤。另外一个比冬冬高两级的男孩也分工切菜，但他切的菜简直不成样子，大的特别大，小的又特别小。然而这男孩却毫不气馁，鼻子尖上都挂满了汗珠，还一个劲地切着。冬冬却学着妈妈的样子，把大家带来的茄子、土豆、葱、牛蒡菜等切得很带劲儿，大小正适合大家吃。后来又想到了一样菜谱，即把黄瓜和茄子切成薄片，用盐拌一下，非常细心地做了个凉菜。而且还不时地教那位正在全力以赴切菜的高年级同学：“你看，这样切好吧？”这时她甚至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位母亲。大家都很佩服冬冬做出来的盐拌凉菜。冬冬两手叉腰做出很谦虚的样子说：

“我这只是随便做做罢了。”

肉汤的调味是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的。不管哪个小组都传来了欢快的笑声，这个嚷："哈！太香啦！"那个叫："啊！太美啦！"还有的高声赞叹："哎呀！没想到这么好吃啊！"树林中的各种鸟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好象要和孩子们凑趣大大热闹一场似的。不一会儿工夫，从各个小组的锅里都飘出了香味。大部分孩子过去在自己家里从来没有盯盯地瞧过饭锅，或自己来掌握火候，一般都习惯于把桌子上摆好的饭菜吃进肚子里去。所以这次就有了特大的发现，其中包括体会到了如此这般自己动手的辛苦和乐趣，了解到了食物到嘴以前竟然要经历这么多道手续等等。所有炉灶的饭菜终于都做好了。校长叫大家在草地上清理出场地，以便各组都能团团围坐在一起。然后再把饭锅、饭盒等端到各个小组面前。但冬冬那组却不得不等一会儿才能把做好的饭菜端过来，因为冬冬心里早已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得学妈妈的样子，做做那个掀开锅盖后口里"啊——嘘嘘嘘嘘"的动作。

只见冬冬故意"啊——嘘嘘嘘"地嘘了几声，又用两只手揪住耳垂，然后才说了声：

"好啦！"

虽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搓了搓耳垂才把饭菜端到大家面前。同学们谁也没夸这套动作"很棒"，

但冬冬自己却感到很心满意足。

大家注视着自己面前茶缸和饭碗里冒出来的热气，肚子早已经饿了，更何况这又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饭菜呢！

于是先唱吃饭歌："嚼，嚼，嚼哟！吃的东西要细细地嚼哟！……"唱完以后再说声："我先吃啦！"接下来树林里便突然恢复了寂静。耳朵里只剩下瀑布那动听的交响乐章了。

"真是个好孩子呀！"

校长每次遇到冬冬都要对她说一声：

"冬冬真是个好孩子呀！"

每逢这种时候，冬冬脸上都会甜甜地一笑，然后又蹦又跳地答道：

"是呀，我是好孩子！"

并且冬冬也确实认为自己是个好孩子。

的确，冬冬身上确实有很多好孩子的表现。比如：对同学诚恳热情，特别是对那些有生理缺陷的同学，当他们受到别的学校孩子们的欺负时，冬冬总是扑上去揪

住那些孩子不放，即使自己被打哭了，也要帮助被欺负的孩子；当看到受伤的动物时，她也要拼命地去护理它们。不过，另一方面，每逢遇到稀奇的东西或发现有趣的事物时，她也十分好奇。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好奇心，也曾惹出过好几起令老师们感到吃惊的乱子。

例如，正在进行朝会的时候，她会把头上两根小辫子的辫梢从背后穿过胳肢窝伸到前面来，分别用两臂夹住，一边向旁人炫耀一边走步。

轮到卫生值日的时候，她就把电车教室的地板盖掀开，把垃圾倒进去，然后想重新盖好时，却盖不上了，因而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个地板盖本来是为了检查电机时用的，却被她眼尖发现并给掀开了……。还有，有一天不知听谁说牛肉能大块大块地吊在挂钩上，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就用一只胳膊一动不动地吊在学校最高的那个单杠上。一位女老师问她："怎么啦？"冬冬高喊："今天我是牛肉！"随着喊声一下子从单杠上掉了下来，口里只"哎哟！"了一声，一整天也没有再吭气。还有一次午休的时候，她正在学校后边没事闲逛，看到路上放着一张打开的报纸，这下她高兴极了，老远就加快脚步猛地跑了过去，一下子就跳到那张报纸上，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齐胸深的掏粪口里。原来这是清扫工在打开掏粪口，怕臭味飘出来，临时盖了一张报纸在上面，

……。类似这种自找苦头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不过，遇到发生这类事时，校长绝不把冬冬的爸爸妈妈找到学校来。对其他同学也不例外。这类事总是在校长和学生之间来解决。就象初到巴学园那天听冬冬讲了四个小时一样，不管哪个学生惹了乱子，校长都能听他们的申辩。即使是文过饰非的辩解也能听下去。而且当“那个孩子确实做错了事”时，或者那孩子承认“自己不对”时，校长也只是讲一句话：

“去认个错吧！”

不过，关于冬冬的情况，校长似乎肯定已经听到了学生家长或老师们诉苦和担心的呼声。所以只要碰到机会，校长总是对冬冬说：

“冬冬真是个好孩子呀！”

倘若大人们听到这句话并仔细琢磨一下，是不难发现其中的“真”字包含着很深的涵义的。也就是说，身为校长的小林老师想要告诉给冬冬的意思是：

“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家能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说明你不是好孩子，但你真正的品质并不坏，而且有好的一面，我作为校长兼老师是完全了解这一点的呀！”

遗憾的是，冬冬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涵义时，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不过，尽管冬冬当时还不理解内在的涵义，但有一件事却是事实，那就是在她心灵深处树

立起了信心，使她确信“我是个好孩子”。而且促使她每当要干一件事时，首先就会想起校长的这句话。尽管她往往都是在事过之后才想起来，并在心里抱怨自己一句：“哎呀！怎么又忘了？”

而这句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定对冬冬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至关重要的话语，在冬冬就学于巴学园的整个期间，小林校长是一直挂在嘴上来鼓励她的。这句至关重要的话语便是：

“冬冬真是个好孩子呀！”

新 娘 子

冬冬今天遇上了一件令人伤心的事。

冬冬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她非常喜欢同班的泰明同学。泰明同学头脑聪明，物理学得特棒。他还在学习英语，正是他第一个把英语“狐狸”这个单词教给冬冬的。

“冬冬，狐狸是‘弗克斯’(fox)呀！”

那一天，冬冬耳边几乎整天都响着“弗克斯”这个单词的读音。所以，冬冬每天早晨到电车教室的第一件



事，就是用小刀把泰明同学铅笔盒里的铅笔全部削好。然而她自己的铅笔却是用牙齿啃掉周围的木杆来用的。

但是今天这位泰明同学却把冬冬叫住了。当时正好是午休，冬冬正在礼堂后边那个厕所的掏粪口附近闲蹓跶。

“冬冬！”

泰明同学的声音好象很生气，冬冬吃惊地站住了。泰明喘了口气说：

“等我长大了，无论你怎么央求，我也不会让你当我的新娘子啦！”

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泰明同学便低着头走开了。冬冬呆呆地望着泰明同学的脑袋，直到看不见为止。那是一个自己钦佩的脑袋瓜，里面装满了大脑细胞。正是这个脑袋瓜得了一个“大头”的绰号。

冬冬把手插在口袋里陷入了沉思。她似乎想不出到底为了什么。没办法，冬冬只好去找同班的美代同学商量。美代听了冬冬讲的情况，以成年人的口吻说道：

“噢！是这么回事呀！我想起来了，冬冬，今天上摔跤课时，你是不是把泰明同学摔得太狠了？泰明同学因为头大，一下子给甩到场外去了。对啦！他就是生你这个气呀！”

冬冬从心底里感到后悔了。“是啊！”我怎么会在摔

跤课时把他摔到场外去呢？怎么一点都没想到他是自己喜欢的朋友，而且还天天给他削铅笔呢？……然而，一切都晚了。冬冬当不成泰明同学的新娘子已成定局了。

“可是，从明天起，我还要给他削铅笔！”

冬冬在心里这样想道。因为她毕竟还是喜欢泰明同学的。

“破 学 校”

当时流行着一种习惯，就是小学生放声齐唱一种类似日本特有的艺术形式——“能乐”里面的合唱歌曲，冬冬在以前那所学校时也不例外。例如，在冬冬退学的那所学校里，学生们放学走出校门以后，一边回头望着自己的校舍一边这样唱道：

“赤松学校，破学校！进去一看，是个好学校！”

而且，每当这个时候，时常有别的学校的孩子们从这里路过，于是那些孩子就用手指着赤松学校方向大声唱着贬低的歌词：

“赤松学校，好学校！进去一看，是个破 学 校！啾……！！”

虽然表面上是以校舍的新旧来决定这所学校是“破”还是“不破”的，但要害处却在“进去一看……”这几个字上。尽管孩子们还小，但他们却在这首歌里揭示了一个真理，即判断一所学校究竟好不好，不能只看校舍，更主要的是看实质，就是“进去一看，是个好学校”，这里的“好”字才是真实的。当然这种合唱歌曲一个人是不能唱的，要在人多比如五、六个人时才能唱。

就说今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吧！巴学园的学生放学后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这个时间比一般小学都规定得略长一些。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们可按自己的爱好多玩一会儿。在最后一次铃响之前，学生们可以从事自己所喜欢的活动，大家管这次响铃叫做“驱逐出境铃”。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校长认为：给孩子们一个从事自己爱好的自由活动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校园里这会儿热闹极了，有的孩子玩球，有的孩子浑身是土地在玩单杠或玩沙子，也有的孩子在整理花坛，还有些高年级的女孩子正坐在门廊式的小台阶上闲聊天。另外也还有几个孩子在爬树。大家都很随便，根本没人管。其中也有象泰明那样的孩子，他们留在教室里继续做物理或化学实验，一会儿把烧瓶烧得咕嘟咕嘟直响，一会儿又用试管之类的用具做着这样那样的实验。此外也有一部分孩子正在图书室里看书。个别的还有象

天寺同学这样喜欢动物的孩子，他正在翻弄研究一只捡来的小猫，有时还俯下头仔细瞧瞧那猫的耳朵眼。总之，大家都玩得十分快活。

就在这时，校外传来了“合唱歌曲”的嘹亮歌声：

“巴学园，破学校！进去一看，还是个破学校！”

“这可太不象话了！”

冬冬心里很生气。当时冬冬刚好在校门（其实就是那两棵长着树叶的活树）旁边，所以听得很清楚。

“太不象话了！怎么前后两句都唱成‘破学校’了！”

别的孩子心里也很生气，因此大家都朝校门这边跑来。看到这种情况，那些外校的男孩子便逃跑了，同时口里还大声喊着：

“破学校！嗽……！！”

冬冬气愤极了。为了出这口气，她竟一个人去追那帮男孩子去了。可是那些孩子跑得飞快，一眨眼工夫就钻进胡同里看不见了。冬冬感到非常遗憾，无精打采，蹓蹓跶跶地往学校这边走了回来。

走着走着，冬冬口里不知不觉地冒出了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就是：

“巴学园，好学校！”

又走了两三步，接着又唱出了一句：

“进去一看，还是个好学校！”

冬冬对这首歌感到十分满意。所以返回学校时，特地装出其他学校孩子的样子，把头从篱笆外伸进来，为了让大家都能听清，她放开嗓门唱道：

“巴学园，好学校！进去一看，还是个好学校！”

校园里的伙伴们开始似乎都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下子静了下来，可是当他们知道唱歌的是冬冬时，便立即兴奋地跑出校门，一齐高声唱了起来。最后，大家终于肩并肩，手挽手，排成队绕着学校转起圈来了。而且边走边齐声唱着这支歌。实际上，与其说歌声齐，莫如说同学们的心更齐了。但对于这一点孩子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只是觉得有趣而又痛快，所以才唱着歌围绕学校转了一圈又一圈。

“巴学园，好学校！进去一看，还是个好学校！”

学生们当然不会知道，校长室里的小林校长这会儿正在侧耳细听他们唱的这支歌，他的心里该有多高兴啊！

任何一个教育工作者都不例外，特别是对于那些真正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教育家来说，他们每天都会遇到数不清的烦恼，更何况象巴学园这所一切的一切都独具特点的学校，不可能不受到主张别种教育方针的人们的非议。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所学校的校长来说，学生们的这首大合唱正是比什么都宝贵的礼物。

而且孩子们一点也不厌倦，仍在不停地、不停地、

反复地唱着这支歌。

这一天，“驱逐出境的铃声”比任何时候响的都要晚。

扎在头上的缎带

现在正是午饭后中午休息的时间。冬冬正一蹦一跳地想从礼堂横穿过去，恰巧在这里碰上了校长。说是碰上，其实刚刚在一起吃过午饭，总之校长是从冬冬对面走过来的，因此就形成了“碰上”这种局面。校长一见到冬冬就说：

“太好了！我正有件事想问问你呢！”

“什么事呀？”

冬冬问道，心里正为自己能告诉校长一件什么事而感到高兴。校长看了看冬冬头上扎的缎带，说：

“你这条缎带是从哪里得到的呀？”

听到校长的问话，冬冬脸上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兴的神态。因为这条缎带虽然昨天才扎上，但它却是冬冬亲眼发现、偶然得到的珍品。为了让校长能更仔细地看清头上的缎带，冬冬走近前去，十分得意地报告道：

“这是佩在姑妈过去穿的和服上的。姑妈正要收进衣

柜时被我发现了，我才把它要来的。姑妈还说：‘冬冬的眼睛真尖呀！’”

校长听完冬冬的话，沉思着说：

“是吗？原来是这样。”

冬冬这条值得骄傲的缎带是这样得来的：

前几天冬冬到姑妈家去玩的时候，刚好碰上姑妈怕衣服生虫子正拿到外面去晾晒，在各种衣服中有一件紫色的和服裙子也拿出去了，这是姑妈在学生时代穿的。后来当姑妈要把这条裙子收进衣柜时，冬冬一眼发现了一件好东西，便问道：

“哎呀！那是什么呀？”

姑妈应声把手停住了。那件好东西就是这条缎带，它是缀在和服裙子后身上的，具体地说就是缀在后腰身偏上一点、那个很硬的突出部位上的。姑妈告诉冬冬：

“这是从背后看上去的一种漂亮打扮哩！有的是在这上面贴上手织的花边，或者缝上一条很宽的缎带，然后再打一个很大的蝴蝶结，这在当时是最时髦的啦！”

而冬冬却一面听姑妈讲，一面一个劲地用手摩着那条缎带，看样子很想得到它。姑妈看到冬冬的这副神态，就说：

“干脆送给你吧！反正这件衣服已经不穿了。”

说着就用剪刀把缝着的线剪开，取下缎带给了冬冬。

这条缎带的确漂亮，它是用上等丝线织成的，上面织有蔷薇花等各种图案，简直就象一幅画卷。缎带很宽，具有类似波纹绸的伸缩性，把它扎到头顶，几乎和冬冬的脑袋一般大小。姑妈还说这条缎带是“外国货”。

冬冬一边讲着事情的经过，一边不时地晃动脑袋，让校长听那缎带摩擦时发出的沙沙声。听完冬冬的话，校长脸上有些为难地说：

“噢，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美代昨天说要一条冬冬那样的缎带，我找遍了自由冈卖缎带的铺子也没见到呢！原来这是外国货呀！”

看到校长脸上那副为难的表情，与其说他是巴学园的校长，还不如说他是一位被女儿死气百赖缠着的父亲更为合适。接着校长又对冬冬说道：

“冬冬，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吧！为了这条缎带，美代缠得我没办法，你来上学时要是不再扎它，可就帮了我的大忙啦！可以吗？你肯帮这个忙吗？”

冬冬把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站在原地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比较痛快地说：

“好吧！从明天起我就不扎了。”

校长说：

“同意啦？好，谢谢！”

冬冬虽然感到有些遗憾，但一想到“不能让校长为

难呀”!便立刻答应了。促使冬冬下这个决心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个成年男子竟东奔西跑地到铺子里去买扎头发的缎带，脑海里一出现这种情景，她就觉得怪可怜的，更何况这位成年男子还是自己最喜欢的校长呢！的确，在巴学园早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风气，就象现在校长和冬冬这样，不分年龄大小，对于别人的困难都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第二天早晨，冬冬上学离家以后，妈妈到冬冬房间里打扫卫生时，发现冬冬最珍贵的那条缎带系到布玩具大狗熊的脖子上了。妈妈感到非常奇怪，前两天还那样喜欢扎的缎带，冬冬怎么会突然不要了呢？而那只系上缎带的灰狗熊，在妈妈眼里却骤然变得漂亮起来了，看上去还好象有些害羞哩！

慰　　问

冬冬今天到医院去了，那里住着许多在战争中负伤的士兵。冬冬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到这种医院去。一起去的大约有三十名小学生，大家都来自各个学校，相互之间都不认识。不知什么时候国家好象颁发了一道命令，

根据这道命令，逐渐开始了这么一项活动，就是到医院去慰问伤兵。每所小学出两、三名学生，象巴学园这类人少的学校就出一名，然后把他们按三十人编成一组，由某个学校的一位老师带领，到住有伤兵的医院去。而巴学园今天轮到的正好是冬冬。今天负责带队的是其他学校的一位女老师，她戴着一副眼镜，长的很瘦。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了病房，欢迎他们的士兵都穿着白色的睡衣，有的躺在床上，有的坐起了上半身，总共有十五名左右。冬冬一直在担心受伤会是什么样子，可是看到大家都面带笑容挥手，一个个精神还不错，也就放心了。不过，也有的士兵头上缠着绷带。女老师把孩子们集中到差不多是房间的正中央，首先向士兵们躬身致意：

“我们向各位慰问来了！”

大家也向士兵们行了鞠躬礼。老师又继续说道：

“今天是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所以我们唱一支《升鲤鱼旗之歌》吧！”

说着立即象指挥似的高高抬起双手，对孩子们说：

“好，准备好了吗？预备——唱！”

与此同时，她的双臂就上下挥动起来了。本来素不相识的孩子们也都一齐放声唱了起来。

“瓦房象海洋，白云似波涛……”

然而，冬冬却不会唱这支歌，因为巴学园从来没教过。这时刚好有一个看上去很温和的伤兵正端坐在她身边的床上，于是冬冬便很亲近地挨着这张床沿坐了下来。心里想："这可太丢人啦！"耳朵却仍在听大家唱歌。

"瓦房象海洋"唱完了，女老师马上又口齿清晰地说道：

"好，下面唱《女孩节之歌》。"

除了冬冬之外，大家都唱得很带劲儿：

"快快点上花灯吧，六角花灯……"

冬冬只好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

大家的歌声一停，士兵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女老师微微笑了一下，说了声"再唱一支"，然后又冲着同学们说：

"同学们，下面是《母马和它的孩子》啦！大家要拿出精神来！好，预备——唱！"

女老师说完就指挥大家唱起了这首歌。

这首歌冬冬也不会唱。等到大家把《母马和它的孩子》唱完时，冬冬坐的这张床上的士兵抚摸着冬冬的头说：

"你没有唱啊！"

冬冬心里觉得实在过意不去，既然是来慰问的，却连一支歌也没有唱！于是冬冬从床边站起来，鼓足勇气

说：

“那好，唱一个我会的歌。”

女老师以为发生了违犯纪律的事，就问道：

“你说什么？”

但看来她已经看到冬冬运足了气正准备唱歌，所以就不再吭声，准备听下去了。

冬冬心想：“作为巴学园的代表，最好还是唱巴学园最有名的歌。”

于是，冬冬吸了一口气便唱起来了：

“嚼，嚼，嚼哟！吃的东西要细细地嚼哟！……”

周围的孩子们发出了笑声。其中有的还向身旁的小朋友问道：

“什么歌？她唱的是什么歌呀？”

女老师指挥不成，举起来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冬冬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十分卖力地唱着：

“嚼，嚼，嚼哟！吃的东西要细细地嚼……。”

唱完以后，冬冬向大家鞠了个躬。当她抬起头时，却发现那位士兵的眼里涌出了泪花，心里不禁一惊，冬冬还以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呢！这时，那位比爸爸年龄稍大一点的士兵再次抚摸着冬冬的头说：

“谢谢！谢谢！”

尽管手在抚摸冬冬的头，眼里的泪水却好象仍在往

外流。这时，女老师为了改变一下气氛，又大声对孩子们说道：

“好吧！现在开始念作文，把它作为献给各位的礼物吧！”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念起自己的作文来了。冬冬看了看那位士兵，他笑了，尽管鼻子和眼睛都还通红。冬冬也笑了起来，她心里在想：

“太好了！这位士兵笑了！”

士兵为什么要流泪呢？这只有那位士兵自己知道。也许他出来当兵时，家里留下了一个长得象冬冬一样可爱的孩子，要末就是因为冬冬唱得过于认真，激起了他的同情之心和友爱之情吧！再一个原因就是，也许这支歌引起了他的伤感，仿佛是根据战场上的亲身体验，“明明知道眼看就没吃的了，却还在唱‘细细地嚼哟’这支歌”。最后一个原因，他也许了解到一件可怕的事实，即这些孩子今后也会卷进战争中去。

当时那个年代，在这些读作文的孩子还根本不晓得的某一时刻，太平洋战争早已爆发了。

健 康 树 皮

冬冬把挂在脖子上的月票让自由冈车站检票口的叔叔看过以后才走出车站，她和这位叔叔已经完全熟悉了。

可是，车站外面今天却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那就是一位年轻的大哥哥在地上铺了一张凉席，正盘着腿坐在上面，在他面前象小山似地放着一堆类似树皮的东西。周围站了五六个看热闹的人，正在观看那位大哥哥的表演。冬冬也动了心，想加入那几位参观者的行列中去。什么原因呢？原来那位大哥哥口里在喊：

“来呀！快来看吧！快来看！”

看到冬冬站到了跟前，大哥哥就开口了：

“来呀！人是健康第一！早晨起来要想知道自己健康还是得了病，用这块树皮就能试出来！早晨把这块树皮咬一下，如果觉得苦，……那就说明您有了病；如果咬一下不觉得苦，您就尽管放心，没有病！只花两角钱，用这块树皮就能知道您有病没病！啊，那位老爷，请您试试，咬一口吧！”

一位略显瘦小的男人提心吊胆地在递过来的树皮上

用门牙咬了一下。等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好象，稍微……觉得有点苦……”

大哥哥一听，不禁跳起身来大声说道：

“老爷，您得病了！可得注意呀！不过，并不那么严重，因为您只是‘觉得有点苦’。好，那位太太！请您也同样把这块树皮咬一下，看看苦不苦！”

那位提着买东西篮子的阿姨“咔嚓”一声，用劲在一个比较宽的地方咬了一口，然后很高兴地说：

“啊！一点都不苦。”

“这就对了！太太，您很健康呀！”

接下来，那位大哥哥又用更大的嗓门喊了起来：

“两角钱一块！两角钱！每天早晨用它就能知道您是否有病。便宜啦！快买吧！”

冬冬很想试一试，希望能让自己咬一下那灰色的树皮。可是却没有勇气开口说“我也想咬一下”。于是冬冬便改变了主意，向大哥哥问道：

“放学以前，你一直在这儿吗？”

大哥哥朝冬冬瞥了一眼，说：

“啊，在，在！”

于是冬冬哗啦哗啦地晃了晃背上的书包，便朝学校跑去。冬冬之所以要跑，一是因为眼看就要迟到了，二是因为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办。所谓要紧的事，就是冬

冬一进教室就向大家问的这句话：

“谁有钱，借给我两角？”

然而谁也没有两角钱。当时买一大盒奶油糖只用一角钱就够了，所以尽管两角钱并不算多，却没有一个人带在身上。

这时美代开口了：

“我去替你向爸爸妈妈问一下，好吗？”

美代同学是校长的女儿，在这种时候就显出她的方便之处了。她家和学校礼堂紧挨着，她母亲好象也经常在家。

到了午休的时候，美代一看到冬冬就说：

“爸爸说可以借钱给你，但他问你做什么用？”

冬冬到校长室去了。校长看见冬冬来了，便摘下眼镜问道：

“怎么啦？听说你需要两角钱？做什么用啊？”

冬冬赶紧说：

“我想买一块树皮，咬一下就能知道有病没病。”

“噢？哪里有卖的呀？”校长十分感兴趣地问道。

“在车站前面！”冬冬还是那么焦急地答道。

“是吗？既然你想要，那就去买吧！可得让老师也咬一口哟！”

校长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钱包，把两角钱放到



冬冬的掌心上。

“啊！太好啦！谢谢您。我朝妈妈要来钱就还给您。要是买书，妈妈马上就答应；可要买别的东西时，非得问过以后才给买。不过，这块健康树皮大家都需要，我想妈妈肯定会让我买的！”

于是，刚一放学，冬冬就紧紧握着那两角钱急急忙忙地朝电车站跑去。大哥哥还象早晨一样大声地吆喝着，当冬冬把攥在手里的两角钱递给他看时，他脸上立即绽出了笑容，口里说：

“真是好孩子呀！爸爸妈妈一定会高兴的。”

“还有洛克！”冬冬立刻补充了一句。

“什么？洛克？”

大哥哥一边给冬冬挑选树皮一边问道。

“我家的狗，是条狼狗！”

大哥哥停下挑选树皮的手，稍微思考了一会儿，说：

“原来是狗啊！狗也会灵验的。如果苦的话，狗就会露出讨厌的样子，这么一来，就证明它也有病了……”

大哥哥把一块宽三公分、长十五公分左右的树皮拿在手里，又对冬冬说道：

“记住了吗？早晨咬一下，如果觉得苦，就是有病啦！要是什么味也没有，那就说明身体很健康！”

大哥哥把树皮用报纸包好递给冬冬，冬冬小心翼翼

地拿在手里朝家走去。

回到家，冬冬自己先咬了一口。树皮在嘴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什么苦味。

“啊！太好啦！我没有病！”

妈妈笑着说：

“是啊，冬冬本来就没病嘛！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冬冬向妈妈作了说明。妈妈也照着冬冬的样子，把树皮咬了一口，并且说道：

“不苦呀！”

“好！妈妈也没病！”

然后冬冬又来到洛克跟前，把那块树皮伸到洛克的嘴边。洛克首先用鼻子闻了闻，接着又用舌头舔了舔。冬冬冲洛克说：

“要用嘴咬，咬呀！一咬就知道你有没有病啦！”

但洛克却根本没有咬的意思，只是抬起爪子搔了搔耳朵根。冬冬把树皮又往洛克嘴边凑了凑，说：

“来，咬一下吧？若是有病可就麻烦了！”

洛克仿佛无可奈何的样子，在树皮的边边上咬了一下，然后又用鼻子嗅了嗅气味，也没有显出什么讨厌的神态，只是张开大口打了个哈欠。

“啊——！洛克也没病！”

第二天早晨，妈妈把两角零用钱给了冬冬。冬冬直接来到校长室，并首先把那块树皮递了上去。

校长看到这块树皮时先是一愣，那神态仿佛在问："这是什么呀？"接下来又看到了冬冬的第二个动作，只见她格外小心地把手掌伸开，正要把掌上的两角钱递过来。这时校长才想起来了：

"要咬一下，对吧？如果苦，就是有病！"

于是校长就咬了一口，然后把那块树皮翻过来掉过去地仔细研究了一遍。

"苦吗？"

冬冬担心地打量着校长的表情问道。

"不，什么味也没有嘛！"

当校长把树皮还给冬冬时，又对她说：

"老师没病呀！谢谢！"

"啊，太好了！校长老师也没有病，太好啦！"

在这一天里，冬冬让全校同学沿着树皮的四周每人都咬了一口。没有一个人说苦，大家都没有病。巴学园的学生个个都很健康，冬冬高兴极了。

大家都跑到校长那里你一言我一语地报告说：

"我没病！"

每个学生报告完，校长都要说一声：

"是吗？太好了！"

其实，校长这时肯定已经认出这种树皮来了，因为他出生在群马县大自然的怀抱里，是在一条看得见榛名山的河边长大的，校长知道：

“这种树皮不论谁咬，都决不会觉得苦的。”

不过，冬冬正为验证了大家都很健康而感到高兴，校长对此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倘若有哪个孩子说了声“苦”，不知冬冬会怎样为他担心呢！因此，校长又为能培养出这样心灵美好的孩子而感到庆幸。

没过几天，碰巧有一条无家可归的狗从学校附近路过，冬冬便把那块树皮硬往狗嘴里塞，而那条狗却咬住不肯放了。但冬冬并不灰心，仍一个劲地叫着：

“本来马上就能知道你有没有病的，怎么咬住不松口了？只要稍微咬一下就成，懂吗？知道你身体健康就行啦！”

最后冬冬终于成功了。她围着那条狗又蹦又跳，口里嚷着：

“太好了！你的身体也毫无问题！”

那条狗垂着头，样子象感恩不尽似的，转眼间跑没影了。

果然不出校长所料，那位卖树皮的大哥哥后来再也没在自由冈一带露过面。

然而，尽管那块树皮好象被海狸狠命咬过似的，已

经破烂不堪了，冬冬却仍然坚持每天早晨上学之前把它从桌子抽斗里很珍贵地取出来咬上一口，再说上一声：

“我没有病！”然后才去上学。

而且，值得庆幸的是，冬冬确实没有得过病。

讲英语的孩子

巴学园今天新来了一名学生。作为一个小学生来讲，他的个头比谁都高。冬冬心里想，与其说他是个小学生，还不如说“更象个中学生大哥哥”。身上的穿戴也和大家不一样，就象个大人似的。

早晨在校园里校长向大家介绍这位新同学时说：

“这位是宫崎同学。他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日本话讲得不太好。考虑到我们巴学园比一般学校有两个长处，一是很快就能和大家交上朋友，二是在学习上也许能更从容一些，所以从今天起他就和大家到一起来了。那么，让他插到几年级才好呢？还是到五年级，和阿泰同学在一起吧！怎么样啊？”

阿泰同学在五年级，图画画的非常好，总是象个大哥哥似的。这时只听他说道：

“好啊！”

校长微微笑了笑，又说：

“虽然他的日本话讲得不好，可是英语却很拿手呢！你们可以向他请教英语。他对日本的生活习惯还不熟悉，在这方面大家要多多帮助他。你们也可以让他讲讲美国的生活情况，可有意思呢！好，就这样吧！”

宫崎同学向比自己小得多的同班同学行了个礼。不只是阿泰他们班，其他班的孩子们也都还了礼，或者向他挥手表示欢迎。

中午休息时，看到宫崎同学朝校长家走去，大家也一个跟一个地随在后面去了。正当宫崎同学走进屋门想穿着鞋踏上铺有席子的里间时，大家连忙七嘴八舌地告诉他说：

“把鞋脱掉呀！”

宫崎同学好象吓了一跳，忙把鞋脱掉，口里说了一句：

“对不起！”

大家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他说：

“有席子要脱鞋，电车教室和图书室可以不脱。”

“九品佛寺的院子里可以不脱，但到正殿要脱。”

同时，大家也明白了一件事实：即使本身是日本人，但若长期生活在国外，也会在许多方面和国内不一样。

对这件事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

第二天，宫崎同学上学时带来了一本很大的英语画册。午休时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宫崎同学围了起来，都伸长了脖子争着看那本画册。看上一眼以后，大家都吃惊了。首先，大家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画册，因为大家所熟悉的画册一般彩色都是鲜红的呀，草绿的呀，或是金黄色的，而这本画册上的彩色却是比皮肤颜色略淡一点的粉红色，就是淡蓝色也仿佛是白、灰两色混合而成的，这些颜色连腊笔里也没有，叫人看了心里非常舒服。还有许许多多的颜色，就是二十四色的腊笔里也没有，甚至连只有阿泰同学才有的那种四十八色的腊笔里也同样找不出来，因此，大家都佩服极了。其次，虽说这是本画册，但还是有故事情节的，开头画的就是一个穿着小衣服的娃娃，还有一只狗正在使劲拉他身上的小衣服。而大家最佩服的是这个娃娃不象是画出来的，那粉红柔嫩的小屁股露在外面，看上去简直就跟真在跟前似的。孩子们感到吃惊的第三个原因是，这本画册又大又厚，而且纸张也好，非常光滑，这样的画书还是第一次看到。象往常一样，冬冬在这种场合自然是不会漏掉的，她离画册最近，而且还毫不认生地紧挨在宫崎同学身边。

宫崎同学首先用英语把文章给大家读了一遍。他读

的英语非常非常流畅，大家都听入了迷。接下来宫崎同学就开始和日语搏斗了。

总之，宫崎同学无论在哪方面都给巴学园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东西。

“婴儿是——‘贝比’。”

按着宫崎同学的发音，大家跟着念起了英语的发音：

“婴儿是‘贝——比——’！”

接着宫崎同学又念道：

“美梨是‘毕奥蒂夫尔’。”

“美丽是‘毕奥——蒂夫尔’！”

大家一读完，宫崎同学立即纠正自己的日语发音：

“对不起！‘美梨’不对了，应该是‘美丽’，对吗？”

就这样，巴学园的同学们和宫崎同学很快就熟悉起来了。宫崎同学也每天都把各式各样的书带到学校来，在午休时读给大家听。

所以，看上去宫崎同学简直就成了大家的家庭英语教师了。不过，也是放桃报李，宫崎同学的日本话也眼看着越说越好了，而且对日本国内的风俗习惯也熟悉了，诸如往壁龛那儿坐的事也没有了。

冬冬和同学们也知道了许许多多关于美国的情况。

在此刻的巴学园，日本和美国已经亲密起来了。

然而，在巴学园外面，美国已成为敌对国家，英语

成了敌国语言，已经从所有学校的课目上取消了。

政府发表的公告说：

“美国人是魔鬼！”

与此同时，巴学园的孩子们却在齐声朗读：

“美丽是‘毕奥蒂夫尔’！”

从巴学园上空吹过的风暖融融的，孩子们的心灵是美好的。

学习成绩汇报演出会

“演戏了！演戏了！要进行汇报演出了！”

自巴学园创办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演戏呢！因为尽管过去一直坚持吃午饭时每天出来一个人站在大家面前讲故事，可是在有客人的情况下，又要求在礼堂的那个小舞台上演戏，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那舞台本是放大钢琴的，平时上旋律课时校长就坐在舞台上给大家弹琴。……总之，哪个孩子也没有看过戏。就连冬冬也是如此，除了看过一次芭蕾舞剧《天鹅湖》之外，其它戏一次也没有看过。虽说大家都没有看过戏，但还是按不同年级商量了要演出的节目。并且，尽管内容基本上与巴学

园挂不上钩，但因是教科书里出现的，冬冬这个班还是决定要演《劝进帐》这个节目。

接下来又决定请丸山老师担任指导。剧中人物弁庆由身材高大的税所爱子同学扮演，富樫这个角色决定由一看就知道办事认真、嗓门特大的天寺同学担任。又经过大家共同商量，确定义经由冬冬来扮演。其余的同学都扮演在山中修行的僧人，也叫“山伏”。

在开始排练之前，大家首先要记住台词。但是冬冬和那些扮演“山伏”的同学没有台词，所以他们很轻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山伏”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只要默默地站在台上就行了。为了顺利地通过富樫所把守的“安宅关口”，弁庆有个动作要打主人义经，“这样一来，义经这个角色也就和山伏差不多了”，因此扮演义经的冬冬只要蹲着不动就可以了。扮演弁庆的税所同学可就费力气了，除了和富樫要进行各种各样唇枪舌战的交锋之外，还有更难的表演，比如富樫拿出一个空白的卷轴，对他说：

“请您念一念吧！”

这时就得自己即兴编词，尽最大努力去念，以便打动敌手富樫的心。

税所编的词是：

“当初，为兴修东大寺……”

因此，每天都得练习这套台词。

扮演富樫的天寺同学台词也不少，因为富樫得把弁庆驳倒，所以天寺同学为背台词也忙得不亦乐乎。

排练终于开始了。富樫和弁庆面对面地站在那里，弁庆身后则跟着好几排“山伏”。而冬冬便站在这些“山伏”的最前面。然而冬冬并不了解这出戏的具体情节。当排练到弁庆把扮演义经的冬冬推倒并用棒子打她时，冬冬突然进行了抵抗，对扮演弁庆的税所爱子同学又是抓又是踢的，结果，税所同学被打哭了，而“山伏”们却哄堂大笑起来。

其实，这出戏的故事是这样的：不管弁庆对义经怎么敲怎么打，义经都只能乖乖地忍着，因此使富樫理解到弁庆心里的苦衷，最后让弁庆通过了“安宅关口”。所以义经一进行抵抗，这场戏就吹了。丸山老师把这些情况都向冬冬做了讲解。然而冬冬却坚持说：

“税所同学要动手打的话，我也要打！”

结果这个戏就排不下去了。

后来又把那个场面排练了好几次，每次冬冬都是蹲在那里进行抵抗。最后丸山老师只好对冬冬说：

“很抱歉，义经这个角色还是请泰明同学来扮演吧！”

这对冬冬来说倒也算求之不得的，因为自己就是不愿被人又推又打的。接下来丸山老师又说：

“那么，冬冬就演山伏吧！”

于是冬冬就被排到了“山伏”们的最后面。大家心想：

“这回总算能顺利排练下去了！”

结果，大家还是估计错了。因为山伏们上山下山都要用一根长棍子，当把这根棍子交给冬冬时，就又出事了。冬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就不耐烦了，一会儿用那根棍子捅捅身旁“山伏”的脚，一会儿又探到前面“山伏”的胳肢窝下挠挠痒。接下来又模仿乐队指挥，用那根棍子打起拍子来了，弄得周围的人都很担心；而最严重的是，富樫和弁庆的这场戏叫她给破坏了。

由于这些原因，最后把冬冬从“山伏”的角色里也撤下来了。

而扮演义经的泰明同学却紧咬牙关让弁庆又踢又打，旁观的人肯定都从心里同情他。

《劝进帐》的排练，在没有冬冬的情况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冬冬孤零零地来到校园里，并且脱掉鞋，光脚跳起了冬冬式的芭蕾舞。自己想怎么跳就怎么跳，这倒使她感到非常痛快。冬冬一会儿装成白天鹅，一会儿又变作风，一会儿扮演成怪人，一会儿又立在那儿当一棵树。在这一个人也没有的校园里，冬冬自己越跳越起劲。

尽管如此，冬冬心里仍有一丝留恋，

“本来我还是想演义经的哪！”

不过，一旦真让她再演义经的话，她肯定还会对扮演弁庆的税所同学又抓又打的。

结果就是这样，在巴学园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学习成绩汇报演出会”上，冬冬终于十分遗憾地没能参加表演。

粉　笔

巴学园的学生从来不在别人家的墙上或路面上乱写乱画，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已经涂抹够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每逢上音乐课学生们都集中到礼堂时，校长就把白粉笔分发给大家。学生们就在礼堂地板上每人占领一块自己喜欢的阵地，有的趴着，有的半蹲着，有的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随便什么姿势都行，大家都手拿粉笔做好准备。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校长便开始弹钢琴，这时大家就在自己那块地板上把校长弹的曲子用音符写出来。在浅褐色光滑的木制地板上，用粉笔画起来心里舒服极了。冬冬这个班一共才十来位

同学，分散在宽阔的礼堂里，显得稀稀拉拉的，所以不管你画出多么大的音符，也不会侵犯到其他孩子的领地。说是写出音符，其实并不需要画出五线谱，只要把拍节记录下来就可以了。而且，经过校长和大家共同商量的结果，这些音符的叫法也是巴学园所特有的。例如：

♫叫“一蹦一跳”（因为这个拍节适合一蹦一跳的动作）；

♪叫“小旗”（因为看上去象旗）；

♫叫 “两旗相连”；

♪叫 “两条小旗”；

♩是 “黑”；

𝅗𝅥是 “白”；

𝅗𝅥.是 “白加黑点”（或叫 “白点”）；

𝅝叫 “圈”（指全音符）；

……类似这样的叫法，使得孩子们既能熟悉音符，又觉得特别好玩，所以大家都喜欢上这节课。

用粉笔在地板上画音符，这个主意是校长想出来的。如果在纸上画，画着画着就画不下了；若是用黑板，又不够大家用的。所以，如果把礼堂地板当成一块大黑板，用粉笔在上面画音符的话，既能“自由自在地活动身体”，又能 “把不论多么快的拍节都一个接一个地画出来”，而且 “画多大也没关系”。而最为可贵的是，能够在轻松愉

快之中享受到音乐的乐趣。同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顺便画画飞机呀，小偶人呀之类的画也没有关系。所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离得最近的两个人故意把自己的画与对方的连到一起，于是便一个连一个地使整个礼堂成了一幅图画。

音符课的一般作法是，每弹完一段乐曲，校长就走下舞台，把每个孩子画的音符看上一遍，并对孩子们说：

“画的蛮好嘛！”

“这个不是‘两旗相连’，是‘一蹦一跳’呀！”

孩子们改正之后，校长再弹一遍，让大家准确地掌握这段曲子的音符，并做到心领神会。在这些时候，校长再忙也绝不委托别人代上这节课。而对于学生们来说，如果不是小林校长来给上这节课，也就毫无乐趣了。

不过，画完这些音符以后，扫除时可就要费大劲了。首先要用黑板擦把粉笔字擦去，然后再大家一起动手，用拖布和抹布等把地板彻底打扫干净。尽管这样，要把礼堂全部擦干净也毕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由于这个原因，巴学园的学生们都知道：

“不分场合的乱写乱画，或者到处淘气的胡涂乱抹，以后的清扫工作是十分累人的”，因此除礼堂的地板之外，大家都不随便乱写乱画。更何况每周有两次音符课，大家已经充分享受到了乱写乱画的乐趣。

巴学园的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获得了有关粉笔的真正知识，比如“粉笔的触感如何”，“怎样拿粉笔、怎样移动才能画得好”，以及“怎样才能使粉笔不至折断”等等。总之，每个孩子差不多都有资格当“粉笔评论家”了。

泰明同学死了

春假结束了，第一天上学的那天早上，孩子们都集合在校园里，小林校长和往常一样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一动不动地站在大家面前。又过了一会儿，他才把两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两眼瞧着大家。校长好象哭过似的。他以缓慢的语调向同学们说道：

“泰明同学死了。今天，我们大家去参加他的葬礼。泰明同学是大家的朋友哇！太可惜啦！老师也和大家一样，心里都感到非常悲哀……”

说到这里，校长的眼圈红了，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同学们都茫然若失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出声。大家的胸中肯定都涌起了各自对泰明同学的怀念之情。巴学园的校园里，从来没有笼罩过这样悲哀寂静的气氛。

冬冬心里在想：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死了！春假之前泰明同学还问自己：‘你看么？’把《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本书借给了自己，可我还没全部看完呢，他就不在了！”

冬冬脑海里又浮现出了泰明同学的往事。她想起春假之前临分别时，泰明递给自己书时那弯曲着的手指。在第一次见面那天，冬冬问他：“你为什么这样走路呢？”他亲切而平静地回答说：“我得过小儿麻痹症。”他这声音和微笑的面容，冬冬都还记得很清楚。还有夏天那次他们俩人秘密的冒险行动，也仍然历历在目。虽然他年龄和身体都比冬冬大，但他却对冬冬充满信任，把一切都交给了冬冬。当时泰明的体重此刻也成了令人怀念的记忆了。“电视机这种东西美国就有。”教给冬冬这件事的，也是泰明同学呀！

冬冬很喜欢泰明同学。无论下课时，吃午饭时，还是放学回家到车站的路上，冬冬总是和他在一起。一切的一切都是值得怀念的。然而，冬冬知道，泰明同学再也不会到学校来了，因为死就是这个意思。那几只可爱的小鸡死了以后，不是再叫也不会动了吗！

泰明同学的葬礼在一个网球场附近的教堂里举行，这所教堂和泰明同学在田园调布的家的方向正好相反。同学们默默地排成一行，从自由冈朝教堂走去。往常走路时总爱东张西望的冬冬，今天也一直低着头。而且，

她发觉这会儿和刚刚听到校长讲话时的心情有些不一样。刚才的心情还是“不敢相信”和“感到留恋”，而现在胸中却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即哪怕一次也好，想再见上泰明同学一面。见了面，还有许多话要说。

教堂里摆着许多白色的百合花。泰明的母亲、他那位长得很漂亮的姐姐、以及家里的其他人，都身穿黑色的西服站在门口外边。当她们看到冬冬和巴学园全校同学时，一下子哭得比刚才更厉害了，都紧紧地攥着手里的白手绢。冬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举行葬礼，知道了葬礼上的气氛是非常沉痛的。根本没有一个人吭声。风琴静静地奏着赞美歌。教堂里尽管阳光明媚，看上去却每个角落都找不出一丝欢乐的气氛。一个臂戴黑纱的男人把一束束白花交给巴学园的每位师生，同时告诉大家手持白花排成一行进入教堂，然后请把花轻轻地放入泰明同学长眠的棺材里。

泰明同学仰卧在棺材里，在百花簇拥之中闭着双眼。尽管他已经永远不会睁开眼睛了，但看上去却还象平常那么善良、聪明。冬冬跪下双膝把花放到泰明同学的手边。然后轻轻地摸了摸泰明同学的手。这是一只不知被冬冬拉过多少次的令人怀恋的手。与冬冬那又脏又小的手相比，泰明同学的手显得雪白，长长的手指就好象是大人的手似的。

“再见吧！”冬冬轻轻地对泰明同学说道，“等长大以后，我们也许还会在什么地方见面的。到那时你的小儿麻痹症若是能治好，那就好啦！”

说完冬冬站起身来，再次看着泰明同学。哎呀！对啦！还有一件重要的事给忘啦！

“《汤姆叔叔的小屋》没法还给你了！那么，在下次见面以前，我来代你保存吧！”

然后冬冬才迈步离去。就在这时，仿佛觉得身后传来了泰明同学的声音：

“冬冬！快活的事太多了，我不会忘记你的。”

“是啊！”冬冬走到教堂门口转过身来又说道：

“我也不会忘掉泰明同学的！”

明媚的春光，……这和在电车教室里第一次与泰明同学相识时毫无二致的明媚的春光，此刻正把冬冬揽在自己的怀抱里。然而，与第一次相识那天不同的是，泪珠正顺着冬冬的面颊流淌下来。

间　谍

由于泰明同学的长眠，巴学园全体师生一直处于悲

哀之中。特别是冬冬这个班，足足花了好长时间才习惯了一个现实，即早晨到上课时间以后，泰明同学还没有出现在电车教室里，这种现象无论发生多少次，都不再是迟到，而是永远不会来了。一个班只有十名同学，这在正常情况下并不觉得怎样，但在这种时候，大家心里都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眼前的现实是确凿无疑的：

“泰明同学不在了！”

不过，总还有一件事帮了大忙，这就是大家的座位并没有固定。假如泰明同学的座位是固定的，而且又永远空着的话，那肯定将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幸好巴学园规定每天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这在目前就更显出它的宝贵意义来了。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冬冬一直在考虑自己长大以后“究竟干什么才好”。原先还小的时候，曾想过当广告宣传员或芭蕾舞演员；第一次到巴学园来的那天，又觉得当个电车站上的检票员也不错。但现在又改变主意了，想从事一种适合女子做的、具有某种特点的职业。

“护士也不错呀！……”冬冬想到了这项工作。

“可是……”冬冬马上又想到了另一件事，“前些日子去医院慰问伤兵的时候，护士阿姨不是正给他们打针吗？那个工作好象有点难……”

“这个要是不行，那该做什么好呢……”



冬冬自言自语地刚说到这里，突然高兴得蹦了起来。

“有了！要当什么，原先早就定了嘛！”

接着冬冬便跑到泰二同学跟前去了。泰二同学在教室里，刚好要点亮酒精灯。冬冬洋洋自得地对他说：

“我想当个间谍！”

泰二同学把目光从酒精灯的火苗移向冬冬，眼珠一动不动地瞧着她的脸。然后又把视线转向窗外稍微思考了一会儿，这时才回过身来面对冬冬，为了使冬冬容易听懂，他用清脆而又循循善诱的声音缓缓地说道：

“要想当个间谍，脑瓜不灵是当不成的呀！而且，还要懂许多国家的语言，否则也是没法当的。……”

说到这里，泰二停下来稍微喘了喘气。然后仍目不转睛地瞧着冬冬，十分明确地说：

“首先，当女间谍非得长得漂亮才行。”

冬冬把目光慢慢地从泰二身上移到地板上，微微地垂下了头。停了一会儿以后，泰二同学才把目光移向别处，边思索边放低了声音说道：

“还有，多嘴多舌的孩子恐怕也当不成间谍吧……”

冬冬吃了一惊。这倒不是因为自己想当间谍遭到了反对，而是因为泰二同学讲的话全都是对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

冬冬本身也彻底想通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自己

都是不配当间谍的。自然，泰二同学的话也完全是出于好意。当间谍的念头只好放弃了。跟别人商量商量还是有收获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冬冬心里想道，“真了不起呀！泰二同学年龄和我一般大，可他却懂得那么多的事情！”

假如泰二同学对冬冬说：

“我倒是想当个物理学家！”

那么冬冬究竟该向人家说些什么呢？

“我看你可以当一个用火柴麻利地点燃酒精灯的人呀！”

可是，这样说未免有点太小孩子气了！

“你会用英语说孤狸是‘奥克斯’、鞋子是‘舒尔兹’哩！那还能当不成？”

这样讲，好象也不够理想。

“总之，泰二同学干那种聪明人做的工作最合适。”

冬冬心里这样想道。泰二同学这时正一声不响地注视着烧瓶里的气泡，冬冬便很亲切地对他说：

“谢谢！我不当间谍了。不过，泰二同学你一定会当个了不起的人哪！”

泰二同学嘴里不知在嘟哝些什么，挠着头一心扑到打开的书本里去了。

“当间谍也不行的话，那可当什么才好呢？”

冬冬和泰二同学并排站在一起，两眼盯着酒精灯上的火苗，心里却在这样思索着。

小　提　琴

战争于不知不觉之中开始将它那可怕的阴影投到冬冬和同学们的日常生活里来了。

在太阳旗和“万岁！万岁！”口号声的欢送下，每天都有邻居或附近的叔叔大哥哥们再也见不到了。食物也从各个商店里迅速地消失了。巴学园饭盒里的“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也难以配齐了。尽管如此，妈妈们还是想办法用“紫菜和咸梅干”来顶替海里和山里的东西，但就是这些东西也慢慢地紧张起来了。所有的一切都实行了配给制。点心之类的食品到哪里也找不到了。

冬冬知道，在回家的前一站大冈山车站的台阶下放着一台机器，只要把钱往里一扔就能自动出来牛奶糖。那台机器的上半部画着牛奶糖，看上去特别好吃。一小盒牛奶糖是五分钱，一大盒是一角钱。不过，那台机器里老早就不放牛奶糖了，所以不论你怎么把钱放进去，也不论你怎么拍打，那里面再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出来。

但是冬冬却比别人更有耐性。她想：

“也许里面还剩一盒会出来的吧？”

“说不定是挂在里面的什么地方了！”

因此，冬冬每天都特意在中途下电车，把五分和一角的硬币投进去试上一次。但每次都只能听到“哼啷”一声响动，硬币又返回来了。

就在这期间，有人给爸爸捎了话来。具体内容是：有一个制造武器和战争用品的军需工厂，爸爸要是到那里去用小提琴演奏军歌，回来时就能得到白糖、大米或羊羹之类的东西。若在平常的话，这可是个好消息。据捎话来的人讲，爸爸曾以“优秀音乐家”的名誉受到过嘉奖，再加上又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小提琴手，所以得到的酬劳也一定会很多。

妈妈向爸爸问道：

“怎么办？去试试吗？”

演奏会的次数确实是减少了。最重要的原因是被送到外国去打仗的人增加了，乐团的成员也凑不齐了。NHK电台的广播也几乎都成了有关战争的内容，因而爸爸他们从事的音乐方面的工作就少了，所以现在能有个去工厂演出的工作也算是很难得的了。

可是，对于妈妈的问话，爸爸停了好长时间才回答说：

"……我不想用自己的小提琴去演奏军歌。"

妈妈说：

"是啊！我看还是不要去吧？吃的东西总会有办法的。"

爸爸当然知道，自己的小女儿冬冬只能吃到一点极为普通的食物，因此她每天都在徒劳无益地把硬币投到牛奶糖自动售货机里去。他心里明白，只要去演奏一次军歌，并把礼物带回来，家庭的气氛就会大大欢快起来，并且也可以让冬冬吃得饱饱的了。

然而比起这些可能性来，爸爸更珍惜的是自己的音乐。

妈妈对爸爸的这种心情也十分理解，因此她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

爸爸很难过地对冬冬说：

"对不起啦！冬冬助！"

冬冬还不了解什么艺术呀，思想呀，工作呀，等等。但她知道爸爸真心喜爱小提琴，为此被老师断绝了师徒关系，老家里的人和亲戚们也都与他疏远了，后来还发生过不少严重的事情。尽管如此，爸爸也绝没有停止过对小提琴的爱好。冬冬认为，爸爸不奏讨厌的曲子还是对的。她围着爸爸又蹦又跳，同时精神饱满地说：

"没关系！我也很喜欢爸爸的小提琴嘛！"

不过，冬冬第二天还是在大冈山车站下了电车，并照旧往牛奶糖的自动出口里细心地瞧了瞧。

冬冬所瞧的这个自动出口，绝不会再有任何东西出来了。

一 言 为 定

吃完中午饭，大家把围成圆圈的桌椅板凳拾掇完，礼堂里就显得宽敞了。

冬冬心里早就想好了：

“今天要第一个爬到校长的身上去。”

冬冬往常也是这么想的，但总是稍一疏忽就落后了。校长盘腿坐在礼堂正中央，早有人坐到了他的腿上，背上起码也有两个人正吵吵嚷嚷地往上爬。这时校长总是给压得满脸通红，一边笑一边说：

“喂！好啦！好啦！”

可是那些已经占领了校长身体的孩子死活也不想离开，所以只要稍迟一步，个头不高的校长身上早已乱作一团了。不过冬冬今天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在校长来到之前，早已站在礼堂正中等好了。并且一看到校长走过

来她就大声喊道：

“老师！我有话告诉您！我有话告诉您！”

校长一边盘腿坐下，一边高兴地问：

“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呀？”

冬冬是想把几天前就想好的事趁现在明确地告诉给校长。当校长盘腿坐好之后，冬冬心里突然决定：“今天不往老师身上爬了”。她觉得谈这种问题还是规规矩矩地与校长面对面坐着才合适。于是冬冬便紧挨着校长正对面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并且把脸稍稍歪向一旁。冬冬做出的这副表情从小就常常受到妈妈和别人的称赞，大家都说“这模样真漂亮！”这是一副故作郑重的神态，含笑的小嘴稍露出一点牙齿。每当做出这副表情的时候也就是冬冬充满信心并自认为是个好孩子的时候。

校长向前探着双膝问道：

“什么事啊？”

冬冬简直就象校长的姐姐或母亲似的，以慢条斯理的温和的语调说：

“我长大以后，保证来这个学校给您当一名老师。”

校长刚刚要笑，马上又收住了，脸上十分认真地向冬冬问道：

“说定了吗？”

从校长的表情来看，似乎真心希望冬冬能成为这所

学校的一名老师。冬冬用力点了点头，说：

“说定了！”

口里说着，心里也在嘱咐自己：“保证，一定要当！”

就在这一瞬间，冬冬想起了第一次来到巴学园那天早晨的事。虽说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但她还清楚地记得刚上一年级时，在校长办公室里与校长初次见面的情景。校长耐心地听自己讲了四个小时的话。在那以前和那之后，再也没有哪个大人能听冬冬连续讲四个小时了。而且当冬冬讲完之后，校长当场就对她说：

“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啦！”

冬冬现在还记得校长讲这句话时的温和声调。冬冬觉得自己比那时更喜欢小林校长了。她暗暗下了决心：只要能为校长工作，只要是对校长有利的事，无论叫自己做什么都行。

校长听了冬冬的决心，立即象往常一样，毫不在意地咧开掉了牙齿的嘴，十分高兴地笑了。

冬冬把小拇指伸到校长面前，说：

“一言为定！”

校长也把小拇指伸了出来。他的小手指虽然很短，但却十分有力，令人感到完全可以信赖。冬冬和校长拉钩发了誓啦！校长开怀大笑起来。冬冬看到校长这样高兴，自己也放心地笑了。

“当巴学园的老师！”

这该多么了不起呀！

“我要是当了老师的话……”

冬冬在脑海里做了各种各样的设想，她想到了下面这些事：

“课嘛，还是少上一点！多多地搞些运动会呀，野外做饭呀，野营呀，等等。对啦，还有散步！”

小林校长显得十分高兴。尽管要想象长大以后的冬冬是很困难的，但校长内心里认为，冬冬肯定能当上巴学园老师的。并且还想到，凡是从巴学园毕业的孩子，都不会忘记童年时代的心灵，因而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巴学园的一名老师。

当时听人们传说，载有炸弹的美国飞机何时在日本上空出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就是在这种时候，在排列着电车教室的巴学园的校园里，校长和一名学生约定了十多年以后要做的事情。

洛克不见了

很多士兵死掉了，吃的东西也没有了，大家怀着恐

惧的心情送走了一天又一天。尽管这样，夏天还是同往年一样，照常来到了地球上。不论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太阳都一视同仁地把光亮送了过来。

因为暑假已经结束，冬冬已经从镰仓的伯父家回到东京的自己家来了。

巴学园曾经组织过的快乐的野营和到土肥温泉去旅行等活动，已经再也组织不成了。全校同学一起度过的暑假，再也享受不到了。而且每年和叔伯兄弟姐妹们一起过暑假的镰仓老家，也完全和往年的夏天不一样了。在往年的暑假里，亲戚家的大哥哥每天都要给小弟弟小妹妹们讲些鬼怪狐狸精的故事，那些故事讲得十分精采，以至大家害怕得都要哭了。而今年这些大哥哥们也都当兵走了，所以故事也没人讲了。往年伯父还给大家讲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故事，虽然不知是真是假，但却非常有趣。就是这位伯父也到战场上去了。冬冬的这位伯父是第一流的摄影记者，名字叫田口修治。

伯父以前曾当过《日本新闻》驻纽约分社的社长，还当过《美国地铁新闻》驻远东的代表，从那以后便以“修·田口”的名字闻名遐迩了。这位伯父是冬冬爸爸最小的一个哥哥，他们是真正的亲兄弟，但由于爸爸自己继承了奶奶娘家的姓，所以两人的姓不一样。实际上爸爸也该姓“田口”的。

这位伯父所拍摄的《拉乌尔攻防战》，以及其它各种新闻影片，一部接一部地在电影院里上映，但从战场上送回来的只是这些电影的胶片，所以伯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很担心。为什么呢？据亲戚家的大人们说，因为摄影记者要抢拍人们最危险时的镜头，所以总是比别人先行一步，再回过头来等待部队到达，否则就拍不成了。假如跟在后头的话，就只能拍摄到部队的背影。如果遇到没有路的地方，就要用自己的双手扒开一条路，赶在大家之前到达指定地点，然后从前头或侧面抢拍镜头。假如等大家开出路再走过去的话，那就拍不成战斗现场的记录片了。镰仓海滨也于不知不觉之中笼罩了一层担忧的气氛。

在这种气氛之中使大家感到不谐调的是一个叫阿宁的小孩，他是这位伯伯家最大的男孩。阿宁大约比冬冬小一岁，睡觉之前总要在冬冬和其他孩子放下的蚊帐里高喊一声："天皇陛下万岁！"然后模仿士兵战死的样子突然倒下去，而且要认真地反复做好几次。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做过这套动作进入梦乡后，每次都要睡得迷迷糊糊的阿宁，觉得自己要从套廊上掉了下去，常常闹得大家不得安宁。

因为爸爸还有工作，冬冬妈妈便和爸爸留在了东京。暑假到今天就要结束了，刚好伯父家来了一位亲戚

家的大姐姐要回东京，冬冬这会儿就是求那位大姐姐给带回家来的。

象往常一样，冬冬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那条小狗洛克，然而却哪里也见不到洛克的影子。屋子里就不用说了，院子里也没有见到，连爸爸喜欢养兰花的温室里也找过了，全都没有。冬冬担心起来了。因为平时只要冬冬一回到自己家附近，洛克就会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冬冬走出家门，一直找到外边的马路上，口里唤着洛克的名字，却到处都没有见到那令人怀念的眼睛、耳朵以及那条毛茸茸的尾巴。冬冬想到洛克也许在自己出来这会工夫回家了，于是又跑回家来看看。结果洛克还是没有回来。冬冬问妈妈：

“洛克呢？”

刚才冬冬到处跑着找洛克，妈妈是知道的。妈妈听到冬冬的这句问话，仍然没有作声。冬冬用力拉了拉妈妈的裙子，问道：

“妈妈！洛克哪？”

妈妈好象难以出口似的答道：

“不见了呀！”

不见了？冬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什么时候？”

冬冬望着妈妈的脸问道。

妈妈脸上显得很伤心，使人感到她现在是不知怎样讲才好。只听妈妈说道：

“你去镰仓刚走，就不见了。”

接着妈妈又急忙补充说：

“到处都找过了。我还到远处去找过，也问了周围的人，但到处都没有洛克的影子。妈妈一直在考虑怎么对你说才好……。实在对不起啦！”

这时冬冬才完全明白了。

洛克死了。

冬冬心里什么都清楚了：

“妈妈方才是为了不使自己伤心才那样讲的。而洛克毫无疑问是死了。”

过去不管冬冬离家多远，洛克也绝不会自己跑到远处去。因为洛克知道冬冬肯定会回来的。

冬冬几乎坚定不移地相信：

“洛克不跟自己打一句招呼就跑到别处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冬冬再没有跟妈妈多说一句话，因为她完全理解妈妈的心情。冬冬低着头自言自语地说：

“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

冬冬这句话是忍住巨大悲痛讲出来的，然后她就跑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这栋住宅里再也见不到洛克的

踪影，冬冬甚至觉得它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她跑进自己的房间以后，忍住泪水再次进行了反省。她在想，是不是自己对洛克做了什么坏事，或者干了什么促使它逃离自己家的事呢？

小林校长常常对巴学园的学生们说：

“对动物切不可进行欺骗。因为那些动物信任你们，你们若是对它们做出不守信用的事，那将是很可怜的。比如说，你们对小狗之类的动物说：‘你把爪子伸出来，我给你点心吃！’结果它把爪子伸出来了，你们却什么也不给它，这样做就不对啦！首先是狗会对你失去信任，其次是它的脾气会变坏的。”

冬冬一直牢记校长的这番教诲，从来没有做过欺骗洛克的事，因此在她的记忆里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

这时冬冬看到地板上那只布狗熊的腿上粘了一样东西。刚才还能忍住泪水的冬冬，一看到那样东西，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了。那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洛克身上那淡褐色的毛。这些毛是冬冬出发去镰仓的那天早晨从洛克身上掉下来的，当时冬冬还在这间房子里和洛克又滚又闹地玩了一阵。冬冬把那些毛紧紧地握在手里，哭呀，哭呀，一直哭了好长时间。泪水和哭声硬是怎么也止不住了。

继泰明同学之后，冬冬又失去了一个亲密的伙伴。

茶 话 会

受到巴学园全体师生欢迎的勤杂工阿良叔叔终于要被征去当兵了。尽管阿良叔叔是大人，年岁也比学生们大得多，但大家还是很亲密地叫他“阿良”。

阿良是位助人为乐的圣人，他总是在大家遇到困难时出来帮忙。阿良什么都会。虽然他平时总是面带笑容沉默寡言，但当孩子们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他却马上就能看得出来。比如冬冬那次掉进齐胸深的掏粪口里时，就是这位阿良立即赶来帮忙，并毫不厌烦地给冬冬冲洗干净的。

为了给这位就要应征上前线的阿良叔叔送行，小林校长说：

“我们举行个茶话会吧？”

“茶话会？”

大家虽然还不懂茶话会是怎么回事，但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又可以见识一样过去根本不懂的东西了。小林校长讲的是“茶话会”，而没有用“欢送会”这个词，对于校长的这种良苦用心，孩子们自然是不会懂得的。

因为如果说开“欢送会”，大一点的孩子肯定马上就会明白“这是令人伤心的事”。然而孩子们谁也不知道“茶话会”是怎么回事，所以都显得十分兴奋。

放学以后，小林校长叫大家到礼堂里把桌子摆成一个圆圈，就象每天吃午饭时一样。当大家在圆圈周围坐好后，小林校长便将烧好的细鲅鱼干分给每人一条。这在当时就算是一次大会餐了！然后校长又挨着阿良叔叔坐下，往杯子里倒了点酒，放到阿良叔叔面前。这酒是专门供给应征入伍的人的。校长首先讲话，他说：

“这是我们巴学园第一次举行的茶话会，让我们把它开成个愉快的茶话会吧！大家对阿良叔叔有什么心里话，尽可以讲出来。不光是对阿良叔叔，对同学们有什么话也可以讲。大家轮流站到中间去讲，好，开始吧！”

如果说在学校吃鲅鱼干是第一次的话，那么，阿良叔叔和大家围坐在一起也是头一回，而看到阿良叔叔嗞嗞地喝酒就更新鲜了。

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到中间冲着阿良叔叔讲了自己的心里话。头几位同学都只是说“欢迎您再回来”，或者说“您可别生病呀”！可是轮到冬冬那个班的右田同学时，他却是这样说的：

“等我下次从乡下回来时，把上坟的包子拿来给大家吃！”

右田同学刚讲了这句话的开头，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了。因为同学们都知道，右田一年多以前在乡下吃过上坟的包子，他总也忘不掉那包子的味道，所以从那以后每当有机会时他就许愿说“给大家吃”，然而却一次也没有拿来过。校长第一次听到右田同学说出“上坟包子”这四个字时，心里不禁一惊，仿佛周身的血液都凝住了。因为通常讲这句话是不吉利的。但校长考虑到右田同学纯粹是出于天真，表达了他“想让大家吃好东西”的心情，也就和大家一起笑了。阿良叔叔也捧腹大笑起来。阿良叔叔也早就听右田同学说过，要给自己“带包子来”。

而大荣同学则向大家宣布：

“我要当一个日本最棒的园艺家！”

大荣同学的爸爸是个园艺家，在等等力那个地方有很大很大的一片庄园。接着青木惠子同学默默地站到了正中间，她和往日一样，羞答答地微笑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向大家鞠了个躬就回到座位上去了。冬冬爱管闲事地站到圈中央，在惠子鞠躬之后补充说：

“惠子同学家的鸡会在空中飞，我前几天还看见了呢！”

天寺同学说：

“如果你们谁家的猫和狗受了伤，就拿到我这里来，我能给它们治好。”

高桥同学一下子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站到中间很精神地说：

“阿良叔叔，谢谢您了！谢谢您为我们做了数不尽的好事。”

税所爱子同学说：

“阿良叔叔，有一次我摔破了，是您给我包扎的，我向您表示感谢！我永远也忘不了您！”

税所同学是因日俄战争而出名的东乡元帅的侄孙女，又是明治时期歌唱界著名女歌星税所敦子的亲戚。不过税所爱子同学自己却一次也没有谈到过这些事。

美代同学是校长的女儿，和阿良叔叔的感情最深。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她眼里充满了泪花，她说：

“阿良叔叔，您一路上可要多当心啊！您要写信来呀！”

冬冬想说的话太多了，一时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最后，她经过考虑只讲了这样一句话：

“阿良叔叔走了以后，我们每天还要举行茶话会！”

校长和阿良叔叔都笑了，同学们也跟着笑了起来，连冬冬自己也笑了。

不过，从第二天起，冬冬讲的这句话竟真的成了现实，大家一有空就分成小组举行起茶话会玩来了。没有鱿鱼干，就用嚼树皮之类的东西来代替，还把清水当成

酒倒在玻璃杯里嗞嗞地喝着，每次还要说上一句：

“等着给拿上坟包子来吧！”

说完大家就笑上一通，然后再各自发表自己的感想。尽管什么吃的也没有，茶话会还是开得非常快活。这个“茶话会”就是阿良叔叔留给巴学园的最珍贵最难忘的礼物。然而当时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这种游戏实际上成了大家在巴学园的最后一种愉快地沟通思想的方式，并且一直持续到同学们彼此分别时分止。

阿良叔叔乘东横线的火车出发到前线去了。

和善良的阿良叔叔离开的方向正好相反，美国飞机终于从南边飞过来在东京上空出现了，并且一天不漏地开始了轰炸。

再见吧！巴学园！

巴学园燃烧起来了。

这是在一天夜里发生的事。小林校长家紧挨着学校，当时呆在家里的美代同学、她姐姐美佐和她母亲逃到九品佛寺池塘旁边巴学园的农田去了，所以都平安无事。

美国的 B29 飞机向巴学园电车校舍的上空投下了无

数颗燃烧弹。

饱含小林校长心血和理想的这所学校，此刻正被熊熊烈火吞噬着。平时充满校长最喜爱的孩子们的歌声和欢笑声的这所学校，正爆出可怕的声音倒塌下去。烈火正把学校化为一片灰烬，已经毫无抢救的希望了。自由冈地区到处都升起了猛烈的火舌。

在这烈焰四起的深夜里，小林校长一直站在马路上注视着正在燃烧的巴学园。他仍和往日一样，穿着一整套略有些皱褶的黑色西服。那姿势也和平常完全相同，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校长两眼望着熊熊烈火，口里向站在身旁的儿子巴大哥问道：

“孩子，你说下次我们该建个什么样的学校呢？”

巴大哥听到小林校长的话吃了一惊。

小林校长对孩子们的纯洁爱情和对教育事业的高度热忱，比此刻正在吞噬巴学园的烈火还要强烈，还要势不可挡。小林校长仍然充满了信心。

与此同时，冬冬正和大人们挤在一起躺在疏散火车里。火车正朝东北方向开去。冬冬望着漆黑的车窗外面回忆着，她想起临分别时小林校长讲的话：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她还想起了校长时时对自己讲的那句话：

“你真是个好孩子呀！”

冬冬在心里暗暗嘱咐自己：

“……我要永远永远记住这句话。”

冬冬在想：

“反正很快还会见到小林校长的。”

想到这里，冬冬才放心地睡着了。

火车在漆黑的夜幕下，满载着惶惶不安的人们，轰隆轰隆地向前奔驰着。

后　记

记述巴学园的往事，是我长期以来最大的一个心愿。在此，首先请允许我对阅读本书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所写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虚构。而且难得的是，这一桩桩往事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本书《一言为定》那一节里写过，我曾和小林校长约定："长大后，我也要来巴学园当老师。"这是促使我提笔的又一个原因。尽管这个诺言并未能实现。因此我想，至少应该把这样一件事详细告诉给读者，即曾经有过一位小林校长，他对孩子们曾怀有多么深厚的爱情，以及他是怎样教育孩子的。

令人难过的是，小林校长在十八年前即昭和三十八

年(一九六三年)就已离开了人世。如果先生还健在的话，肯定会使我得到更多更多的教诲。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而且，这次提起笔来一写，才对童年时代只给我留下了愉快回忆的巴学园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到现在我才明白：

“啊！小林校长的意图原来是这样的！”

“校长连这种情况都替我们考虑到了……”

每逢这种时候，我不禁又是吃惊，又是感动，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以我本身的事例来说，校长常常对我说的那句话：“冬冬真是个好孩子呀！”它迄今为止给了我多么大的鼓舞，简直是不可估量的。我想，假如我没进巴学园，也没遇见小林校长的话，恐怕我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背上自卑的包袱，直至在无所适从中长大成人的吧！

巴学园在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美军对东京的那次大轰炸中烧毁了。本来，这所小学校是小林校长自己出资创办的。所以重新兴建就不是一时能办到的了。战后，校长曾首先在废墟上开办了幼儿园，同时又协助国立音乐大学开设了保育专业(即现在的幼儿教育专业)，并在该大学教授旋律教育学；当那里办起小学校时，他也出了不少力。然而，在重建体现先生一生理想和美好愿望的自己的小学校之前，先生却在六十九岁那年永远

离开了我们。

巴学园的旧址，即从东横线的自由冈车站走三分钟路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孔雀超级市场和它的停车场。前不久，明知那里已全无旧日的踪影，我还是以十分怀恋的心情驱车到现今的停车场一带缓缓地转了一圈，想看看原先是电车教室和操场的这块地方。结果，停车场的老大爷看到我的车便连声喊道：

“车满了！满了！不能停！不能停！！”

我本想回答：“不，不是停车，我是在回忆自己上过的小学。”但这样回答，恐怕谁也不会理解，所以我没有说话便赶紧离开了那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在奔驰的汽车里泪水吧嗒吧嗒地流了出来。

我知道，日本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大家都具有理想、爱情和美好的愿望，但我也非常清楚，要把这些付诸实施是多么艰难。就连小林校长在创建这所巴学园之前，也曾付出多年心血从事研究探索，并于昭和十二年办起了这所完备的学校。这所学校被焚于昭和十九年，其生命实在是短而又短。

不过，对于小林校长来说，我在校的那几年似乎正是他一生当中热情最高、也是他的心愿取得辉煌成果的一个短暂时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假如不发生战争的话，将不知会有多少学生经小林校长

之手而走向社会，每当想到这里，惋惜和伤感之情便充塞于我的心头。

关于小林校长的教育方针，本书里已经写到了，他的一贯主张是：

“任何类型的孩子，生来都具有良好的素质。而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素质往往会被周围的各种环境或大人们的种种影响所惯坏。所以应及早发现这种‘良好素质’，并使其成长和成熟，从而把孩子造就成具有个性的人材。”

此外，先生还很喜欢自然。对于孩子们的性格，先生的想法似乎也还希望能尽量保持自然而无娇饰。先生也很喜欢客观世界的大自然，据他最小的女儿美代同学讲，小时候常被先生领出去散步，说是“到大自然中去寻找旋律。”

据说，在这种时候，先生总是走到一棵迎风而立的大树跟前，仔细观察树叶和树枝的摇摆姿态，而且观察完一枝树枝以后，接着再观察树枝上面的树叶。而后再观察树叶树枝与树干的关系，以及随着风力的强弱变化、树叶的摇动姿态会有哪些不同……等等。如果遇上无风的情况，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仰起脸看个没完。这种观察不仅表现在对树木上，对河流也是如此，每次到附近的多摩川去，眼睛望着川流不息的河水，从来就没有

过厌倦的时候。

话又说回来了，也许会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文部省和国家在那场战争中会允许这样一所自由的小学校存在呢？尽管详情至今仍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小林校长特别讨厌宣传，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讨厌新闻报道”。即使在战前，也从未让人拍摄过学校的照片，或宣传过“这是一所别具一格的学校”。恐怕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所规模很小、全校学生不足五十名的小学校才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才能够得以生存的吧！

我们这些当年巴学园的学生们，根本不分哪个年级，直到现在，每年都在十一月三日（令人怀念的举办那美好运动会的日子）借用九品佛寺的房子欢聚一堂，度过那欢乐的一天。虽然大家都是四十出头或将近五十岁的拖儿带女的人了，但相处时仍和儿时一样，仍使用“小朔子”或“大荣同学”之类的称呼。这也是小林校长留给我们的礼物。

我被前一所小学开除的事是真的，但我已经不大记得了。还有化装广告宣传员那件事，以及桌子盖那件事等，这些都是后来母亲告诉给我的。尽管如此，我内心却在想：“这是真的吗？想不到我当初竟是那样淘气的孩子。”大约五年前，在朝日电视台的“奈良和早晨表演”节目里有一项内容叫“会面”，当时就来了一位妇女，我心

里正在捉摸："这是谁呀？"原来就是把我开除的那所学校的我们隔壁那位一年级的女班主任老师。听了这位老师的话，我大吃了一惊。她是这样说的；

"彻子当时是隔壁那班的学生。正上课时，我有事要到教员室去，就让学生们自习。当我来到走廊时，几乎见你每天都被在走廊里罚站。而且我每次路过身旁时，彻子都要把我叫住提出一些问题，比如：

'老师，我被罚站了，可这是为什么呀？'

'我干了什么坏事了吗？'

'老师讨厌化装广告宣传员吗？'

这些问题，当时使我感到很为难。所以，以后即使有事要到教员室去，也要先打开门看看，如果彻子正在被罚站，我就不出去了。你的班主任老师也常在教员室对我说：'你为什么那个样子呢？'因为有这些情况，所以后来当你在电视里出现时，一看到名子我马上就知道是你了。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你在小学一年级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被罚过站？"我自己可是一点也不记得了，因此感到非常意外。与此同时，我瞧着这位一大早便赶来参加电视演出的头发花白的慈祥的老师，脑海里想象着她年轻时的风姿和自己儿时的样子，即虽被罚站在走廊里，却仍然充分显示出"求知欲很强的小彻子"的形象。这既

使我感到好笑，同时也使我发自内心地承认，被开除的事是千真万确的。

在这里我想向我的母亲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被学校开除这件事，母亲直到我二十岁以后才告诉给我。

过了二十岁以后的一天，母亲问我：

“你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换个小学吗？”

我只是应了一声：“嗯？”这时母亲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其实你是被开除啦。”

假如在我还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妈妈若是这样对我说：

“怎么办呢？你已经被开除了！即使到另一所学校去上学，如果再被开除了，那可就再没有能去的地方啦！”

在第一天走进巴学园校门的时候，我的心情将不知怎样难受，怎样惴惴不安呢！而那样一来，那生根的校门和电车教室在我眼里也根本不会显得那样好玩了。能受到这样一位母亲的抚育，我也真够幸福的了。

因为正值战争期间，巴学园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照片。在仅有的几张里，最有趣的要数毕业照了。一般情况下，毕业生都是在礼堂正面台阶上合影留念。

可是拍出来的照片却根本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毕业生，因为每次拍照时，那些没毕业的学生都嚷着：“照相

了！照相了！”也都想一块拍上去，于是照片上便到处是一个个的脑袋。每当大家聚到一起时就要揣摩：“这究竟是哪个毕业班时的照片呢？”不过，小林校长在这种时候却什么也不说。他仿佛是这样认为的：与其拍一张死板板的毕业照，莫不如让大家在照片上显得生气勃勃和轻松自然更为有利。因而，时至今日，大家都很自然地感到：再没有比这更能体现巴学园风格的照片了。

有关巴学园的事情，要写的还有很多。不过，我的想法是：如果能让读者知道，象冬冬这样一个小姑娘，由于周围大人们的培养，最后总算成了一名能和大家一起生活下去的人，我的心愿也就达到了。

我还在想，如果巴学园至今仍存在的话，“恐怕不会有一个孩子拒绝到该校去的吧！”因为在巴学园里，即使下课放学了，大家还是不想回家。而且第二天早晨又迫不及待地想早点到学校去。巴学园就是这样一所学校。

在巴学园和我在同一电车教室里旅行过的伙伴们，后来怎么样了呢？在这里我把了解到的情况简单叙述一下。

高桥同学(高桥彰)

在运动会上总是获得第一名的高桥同学，还是小学低年级时的身高，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久我山高校”（该

校还因橄榄球打得好而出名），后来又考进明治大学电工系，并毕业于该校。

现在，他在滨名湖畔的安藤电气株式会社担任“调查员”的要职，从事调解公司中人事关系的工作。为此，他要听取人们的苦衷和烦恼，并使问题得到解决。正因高桥同学对人生的苦衷有着切身的体会，所以工作一定会进行得很顺利。再者，我想高桥同学那爽朗而有魅力的性格也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帮助。此外他还有一项专职业务，即负责指导年轻人很好地掌握使用该公司的大型集成电路机器的技术。

决定写这本书后，我曾去滨松会见了高桥同学和他的夫人，并听他们介绍了情况。高桥同学的夫人性情温柔，对他十分理解，对巴学园的情况也很清楚，仿佛这位夫人自己也曾在那里呆过一样。总之，高桥同学告诉我说：“自己确实没有因生理缺陷而产生自卑心理。”我认为的确是这样。假如他有自卑感的话，上那样的高中和大学，以及担负调解人事关系的工作，恐怕都是很难办到的。高桥同学谈到第一天到巴学园的情况时，他的话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就是：“当看到也还有象自己这样的小朋友时，心里就踏实了。”因此，从第一天起就能放心地去巴学园上学，那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在欢乐中度过的，从来也没想过要逃学等。在游泳池脱

光身子时，虽然开始也曾感到害羞，但随着一件件地脱下衣服，那害羞的心理也就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即使站到人们的面前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了。小林校长站在比高桥同学身体高出很多的跳箱旁说："不要紧，你能跳过去的！肯定能跳过去的！"虽然只是在最关键时刻才助其一臂之力，但这却增强了高桥同学的信心，使他感到好象是自己跳过去似的(现在想来是这么回事)。每逢跳过去时，那种高兴劲儿简直无法形容。而且每当退缩时，都要被推到前面来。所以就不得不积极主动地往上跳了。当然，在运动会上那种荣耀的喜悦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高桥同学就是这样一件接一件地向我讲述了巴学园时的往事，他那炯炯目光和深沉的语调和当年在小学时仍旧一模一样。

我认为，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是使高桥同学的性格越来越爽朗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不是只顾眼前，而是着眼于几十年后来抚育我们成长的，却是小林校长。先生经常对我说："冬冬真是个好孩子呀！"恐怕和这种情况一样，先生也必定常常对高桥同学说："你肯定能办得到的！"当我们在滨松即将分别之际，高桥同学又向我讲了一件我已经毫无记忆的事，那就是在巴学园时，高桥同学常常在校外受到其他小学孩子们的欺负，每当他无精

打采走进校园时，我就问他："怎么了？是哪个孩子欺负你了？"接着就立刻飞奔出去，过了一会儿又跑回来说："高桥同学，已经没事啦！"……分手时高桥同学再一次对我说道："那个时候，我简直高兴极啦！"尽管这事我已忘却，但高桥同学却仍记在心头，对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谢。

朔子同学（松山朔子）结婚后改为斋藤朔子

我第一天碰到时，身穿印有小白兔图案的无袖连衣裙，眼睛大大的朔子同学，轻松愉快地考入了当时女孩子最难进的学校之一东京都立第六女高（现在的三田高校）。接着又进入了东京女子大学的英文科。毕业后，便担任了"御茶之水"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小学的英语教师。至今仍非常活跃，特别是在夏令营等活动中，成功地运用着巴学园的经验。她与现在的丈夫是在攀登日本阿尔卑斯山的穗高峰时偶然相遇并结婚的。如今已是有一位大学三年级的儿子的母亲。顺便提一下，她儿子的名字叫保高，是为了纪念穗高峰而起的。

阿泰同学（山内泰二）

曾说过"不要你当我的新娘子"的阿泰同学，现在已成为日本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现住在美国，属于所谓"人才外流"中的一位。

他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理学部的物理学科。在该大

学的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后，根据富布赖特交换留学生的协议前往美国，五年后在罗切斯特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就一直留在该校从事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工作，现在是美国依里诺斯州费鲁米国立加速研究所的副所长，该所被称为世界最大的研究所，是关心物理的人谁都知道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单位。总之，这是集中了美国五十三所大学的优秀人材而组建的大型研究所，有一百四十五名物理学家和一千四百名技术人员。作为该所的副所长，阿泰同学还兼任物理部长，他的天才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研究所四年前成功地制造了最大功能为五千亿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因而也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此外，阿泰同学最近还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共同发现了一种叫做“乌蒲西伦”的物质，人们猜测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我认为，这项发现将来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的。他的夫人是位才女，作为女性以优秀的数学成绩毕业于罗切斯特尔大学。

这一对在物理和数学方面成绩优秀的夫妇，再加上他们的两个儿子，也是一个“艺术之家”。因为他们夫妇，偶尔两个儿子也参加，常常凑在一起用各自拿手的乐器大提琴、钢琴或小提琴举办家庭演奏会。

当然，因为阿泰同学本来就头脑聪明，所以当初无论到哪所小学念书，也许都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名人。不

过，似乎也可以认为，正是早晨一到学校“就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做起”的巴学园式的教育方法，使他的才能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因为每当提起课堂上的阿泰同学时，我脑海里回忆起来的形象肯定只有两个，一个是他常常呆在酒精灯、烧瓶，或试管旁边的身影，再一个就是他正在自己座位上看那些内容艰深的科学和物理书时的姿态。

大荣同学（大荣国雄）

就是那位曾因揪我的小辫而被小林校长批评过的男孩。不过，在有关高桥同学的“尾巴”事件中，也正是他把那件惊人新闻告诉给我的。

这位大荣同学，现在是日本屈指可数的“东洋兰鉴别家”。据说，东洋兰这种名花，有的一棵就值几千万日元（100～140日元相当于我国人民币的一元——译注），因此这种鉴别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买卖和养植东洋兰的工作是极为复杂的，但大荣同学却不知什么时候熟练地掌握了这两项业务，常常乘飞机和火车在日本各地东奔西走。为了写这个后记，我曾用电话把据说刚从外地回来的大荣同学抓住了。

我：“你进过哪些学校呀？”

大荣同学：“我哪儿也没进过啊。”

我：“没进过。那么，就是只上到巴学园为止啦？”

大荣同学："对。"

我："真的吗？连中学也没上吗？"

大荣同学："啊，疏散到大分县后，曾上过大分中学，不过……"

我："哦？那末……"

大荣同学："是这样的呀！"

啊，多么逍遥自在呀！他是一位大园艺家的公子哥儿，战前他家曾占有等等力那一带的大部分土地，办了个"赞花园"，然而在战争中全部烧毁了。不过，大荣同学实在是位心胸开阔的人。下面是当时电话的继续：

大荣同学："那些事就不要提了吧！我问你，你知道花中最香的花是什么吗？我认为是中国的'春兰'。象这种兰花的香味，恐怕是任何香水也无法与之匹敌的吧？"

我："兰花价钱很贵吗？"

大荣同学："嗯，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我："那种东洋兰的花，是什么样的呀？"

大荣同学："嗯，东洋兰是一种很素雅的花，不过却很好看。"

耳里听到的大荣同学那悠然自得的声音，简直跟巴学园时完全一样，当时我内心里十分感动地想到，大荣同学对于半路上从中学退学这件事，丝毫也没有害羞的表示。完全充满了自信，因为他正在独立钻研，独辟蹊

径，从事着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

天寺同学（天寺和男）

喜欢动物的天寺同学，据说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拥有牧场的兽医。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父亲的突然去世，他不得不抛弃了原来的理想，从日本大学的兽医畜产专门学校毕业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改而到庆应医院工作。现在，他正在自卫队的中央医院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临床检查工作中。

税所同学（结婚后改名田中爱子）

相当于东乡元帅侄孙女的税所同学，是从青山学院的小学部中途转到巴学园来的。当时，我们在心里曾把她当成一位温文尔雅的小姐，不过由于在中国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她那位曾任陆军第三连队少校的父亲已经战死在战场上了。她在镰仓女子高等学校毕业后，就和现在的丈夫——一位建筑家结了婚。目前她的大儿子正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二儿子也已找到了职业，因此她正处在松了一口气的时刻。平时还创作点歌曲什么的。

有时我问她："这恐怕也是接受了税所敦子遗传的缘故吧？"她就笑着说："哪里！根本没那么回事。哈哈哈哈……"当我提到："你的谦虚和温文尔雅可还是和巴学园时一个样哩。"这时税所同学开口便说："体型倒还是扮演弁庆时的那个样子！"这声音完全能够使人想象出她那家

庭的温暖。

美代同学（金子美代）

校长先生的三女儿美代同学，毕业于国立音乐大学的教育科。现在是国立附属小学的教师，专门教授音乐。美代同学长到三岁左右时，就能合着旋律走步或做出动作，就能哇啦哇啦地讲不少话了。看来，从这时起，校长也就把这一切作为参考，在有意地接触“儿童”了。

青木惠子（现名桑原惠子）

曾养过会飞上天的鸡的惠子同学，和庆应义塾幼儿园的一位老师结了婚，时间过得真快，竟过了结婚二十五周年的银婚式了！有一位已经结婚的女儿。

其他后来进入巴学园的同班同学还有：

坂本敏子同学（现名管敏子），从香兰女子学校毕业后，在梅·牛山哈里沃德综合美容院任第三号老资格的理发师。

渡边义治同学，自神奈川大学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详细情况无从了解。战后失去联系的同学，还有那位以“葬礼包子”出名的右田昭一同学。假如你们读到了此书，请与我联系。

现将小林宗作校长的简历也记述如下：

小林宗作（原名：金子宗作）

明治二十六年（公元一八九三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于群马县吾妻郡。据说先生从小就喜欢音乐，常常在能看见榛名山的家门前小河边挥舞着指挥棒玩耍。先生生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是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弟弟，所以小学一毕业就当了代课教师，并通过审定考试取得了正式教师资格(我想先生仅仅小学毕业，就能接受审定考试，学习成绩肯定是十分优秀的)。嗣后到东京。一边在牛込小学当老师，一边学习音乐，最后进入梦寐以求的东京音乐学校(现在的艺术大学)的师范科。从该校毕业后，当了成蹊小学的音乐教师。这所学校的创办者中村春二的教育方针给了小林先生以巨大的影响。中村春二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信念是："教育无论如何要从小学就得正式做起！"他主张，每班学生的人数最多也绝对不能超过三十名。并且提出了彻底实行自由教育和彻底尊重孩子个性的教育方针。例如：功课要在上午做完，下午便是散步、采集植物、写生、听老师讲故事或唱歌等等。这一套教学方法，后来被小林先生同样运用到了巴学园的实践当中。

小林先生在成蹊小学教过的学生里，有后来成了钢琴家的井上园子、野边地瓜丸等。

在这所学校里，小林先生曾为学生们编写了面向儿童的小歌剧。后来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对小林先生的

这些成绩，作为也是这所具有独特风格的小学的创办者之一的三菱财阀岩崎小弥太男爵(伊丽沙白·桑达斯养育院的泽田美喜先生父亲的表兄弟）看到后深受感动，便提出资助他去欧洲考察教育，这位男爵当时还在财政方面援助过山田耕筰等众多的艺术家。恰巧小林先生这时正为音乐教育和儿童教育而大伤脑筋，于是使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建议，第一次前往欧洲留学。当时先生三十岁，时间是大正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

后来，正象本书《培养旋律感》一节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巴黎那所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达尔库罗兹学校里，先生接受了达尔库洛兹的直接教诲，并到处参观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学校，两年后才回到了日本。归国后，小林先生立即和对自己的幼儿教育产生全面共鸣的小原国芳创建了成城幼儿园。再往后，小原先生办起了玉川学园，小林先生则创立了巴学园。

在成城幼儿园里，小林先生总是告诫保育老师："不要用老师的计划去束缚孩子。要把孩子解放到大自然中去。孩子们的美妙理想比老师的计划要大得多。"小林先生在这里创办的是一个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幼儿园。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小林先生第二次出发去欧洲。先生的想法是，在实际试教之后，有必要对旋律教育法进行一次再学习，因此便再次投到了达尔库罗兹门

下。随后先生又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决定正式创立一所自己的学校，并于一年后返回日本。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创建了巴幼儿园和巴学园(小学校)。同时成立了日本旋律教育协会。

小林先生作为“在日本普及旋律教育的先驱者”，知道和研究他的人虽然很多，但若提到了解先生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具体事例的人时，除了我们这些当年的巴学园学生之外，几乎就寥寥无几了。三年前，小原先生已经与世长辞，而本书中出现的丸山老师，还有和先生同时向达尔库罗兹学习的石井漠先生，也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听说，战后接受过小林先生教育的人里，也有人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先生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每当想起巴学园那位经常跟我们说话的校长时，我的心也不禁掠过一阵悲伤，我在想，战争结束以后，先生遇到的伤心事恐怕一定很多吧！而且，前面已经写到了，在巴学园化为灰烬之后，尽管小林先生曾从事过各种工作，其中包括担任国立幼儿园的园长和国立音乐大学的讲师等职务，但毕竟是在重建一所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类似原来巴学园的小学校之前就离开了我们。也就是说，在那次空袭中，先生一面望着正在燃烧的巴学园，一面向自己的儿子问道：“下次该建个什么样的学校呢？”先生的这种热忱，终于没能再次焕发出来。

尽管过于简单，以上就是小林先生的简要经历。倘若写得更详细的话，还有许多许多，因为先生曾在东洋英和女子学院、石井漠舞蹈学校、东京都立保姆学校及东京都保姆养成所等单位长期从事过教学工作。女演员池内淳子是巴幼儿园的毕业生。巴学园我的前辈里，女演员津岛惠子还健在。

后记已经写得很长了，但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小林先生，我还要补充以下的内容。

目前我正在朝日电视里主持“彻子的房间”这一专题节目，该节目的制片主任是佐野和彦先生。佐野先生从艺术大学的乐理科毕业后就到电视局工作，同时开始了从事教孩子们音乐的事业。在施教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就在这种时候，他听说“有一位叫小林宗作的杰出的教育家”，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想了解这个人是怎样从事教育工作的，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因此在近十年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向有关官方机构的人士了解了不少情况。然而，一涉及到如何接触儿童的具体事例，就根本无从下手了。可笑的是，在“彻子的房间”之前我曾连续几年主持过“广阔舞台”节目，从那时起就认识了佐野先生，算起来已经有十年的时光了。可是这期间我并不知道佐野先生正在调查小

林校长的事迹，佐野先生虽然知道我“曾受到过一位杰出校长先生的培养教育”，却作梦也没有想到这位校长就是小林先生。直到我着手写本书的时候，佐野先生才突然了解到这一事实，高兴得简直跳了起来。佐野先生说：“真没想到，身边就有了解我长时间要探索的事实的人……”

促使佐野先生决心认真调查小林校长事迹的起因是，佐野先生碰到过一位妇女，这位妇女在小林校长教旋律乐时曾为孩子们进行钢琴伴奏。她对佐野先生说，小林先生曾这样告诉过她：

“请你注意，孩子们是不会这样走步的！”也就是说，小林老师在提醒自己：你还不了解孩子们的呼吸规律！就是这么一句话，使佐野先生开始了对小林先生的研究。我高兴地期待着，通过佐野先生那纤细的感觉和调查研究，能够了解到小林校长的更详细的情况。

应征上战场的公务员阿良大叔平安无事地回来了，并且，直至今日，每年的十一月三日都必定和我们欢聚一堂。

决定用“窗边”这个书名，是因为开始写这本书时，社会上正流行着“窗边族”这样一个词。这里面有一种弦外之音，即“总觉得自己被人疏远了”，“已经不在第一线了”。当初，为了等候化装广告宣传员的到来，我经

常站在窗边。若说“被疏远的感觉”，我在刚上小学时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尝受到了。基于上述理由，才把这个词用进了书名。至于书名中的“小姑娘”，指的是冬冬，关于“冬冬”的来源，在书中已经做了说明。

在完成这本书之前，我首先要向书中这些漂亮而又可爱的插图的作者岩崎千寻女士表示感谢。令人遗憾的是，千寻女士七年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但她毕竟给我们留下了约七千幅令人赞叹的美术作品。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千寻女士是一位描绘孩子的天才。我认为，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能把孩子画得如此栩栩如生的画家了。千寻女士能够画出孩子的任何一种姿态，甚至连六个月的婴儿和九个月的婴儿都能在她的画面上区别出来。千寻女士的画包涵着她始终希望与孩子们交朋友、祝福孩子们幸福的心愿，在撰写这本有关巴学园的书时，盼望能够允许我用上这些画，乃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这个理想实现了，实在令人高兴到了极点。由于千寻女士的画和我的文章十分谐调，曾有人这样想过：“大概在去世之前就画过一些吧？”也就是说，千寻女士画了许许多多儿童的形象，有的画得维妙维肖，因此才能找出那么多的画来吧！《窗边的小姑娘》这本书，要写出能汇成一册的分量，实在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因

此，我便有意识地每月写出一个独立的章节来，靠这个办法，才把在讲谈社《年轻女性》杂志上从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连载了两年的文字整理成现在这本书。由于采取了这个办法，我才能每月到练马区下石神井的“岩崎千寻画本美术馆”（我也担任该馆理事）去，请该馆副馆长，千寻女士的儿子松本猛先生和他的夫人由理子太太帮忙选出藏画。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每个月都要到那里去，确实够麻烦的了，但这也是能够看到许多原画的好机会，所以每次都是一次愉快的享受。在此我要向年轻的松本猛夫妇和慨允我使用这些画的千寻女士的丈夫松本善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向该美术馆馆长、剧作家饭泽匡先生表达感激的心情，因为在我踌躇不前的时候，饭泽匡先生很早以前就鼓励我说：“你应该把小学时的情况和校长先生的事迹尽快地写出来！”

当然，对于美代同学和巴学园其他同学的帮助，我在此也表示由衷的谢意。

此外也要感谢讲谈社的加藤胜久先生。二十年以前，我曾在《妇女公论》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巴学园的极短的随笔，而最早发现这篇文章的就是加藤胜久先生。当时我还年轻，加藤先生却带了一大叠二百字一页的原稿纸来见我，尽管还不清楚“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究竟

指的什么，但他仍然鼓励我说："您还是试试把这些事写成一本书吧？"到那时为止，除了在学校时写过作文外，我基本上没写过什么东西。正是加藤先生使我产生信心并萌发了一个念头："一定要找机会把巴学园的情况写出来！"当时加藤先生还是一名普通的编辑，给我的印象是年轻而又精悍。二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加藤先生的精悍依旧，只是如今已经担任了董事的要职。回想当时，最后我只留下了原稿纸，而且派了别的用场！这简直成了我的一桩心事。而二十年后的今天，竟果然把书写了出来，我尝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心情。

当时负责编辑《年轻女性》的长泽明先生，在这两年里每个月也实在够辛苦的了。

趁此机会，我还要向讲谈社的岩本敬子小姐表示"谢谢！"

在《窗边的小姑娘》连载过程中，岩本小姐负责具体的编辑事项，而且当本书要整理成单行本时，她表示："我要把它编成一本好书哩！"她确确实实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能与这些充分理解巴学园的各位共事，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这些可亲可敬的人里，还有一位和田诚先生。他不仅担任了本书的装帧工作，而且我以前出版的书也全

是由他负责的。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窗边的小姑娘》总算与读者见面了。巴学园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大家今天读到这本书时，倘能在您眼前出现巴学园昔日的风貌，哪怕只在您读书的那一刻也好，对我来说，将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了。在此我谨向各位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后记写于一九八一年的某一天。这天，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在某中学的毕业典礼上，有的学生对老师采取了暴力行为，为了制裁这些学生，警察进入了该学校。



1981年的作者



作者刚上小学时参加郊游的情景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窗边的小姑娘
作者＝（日）黑柳彻子著　　朱濂译
页数＝２７９
ＳＳ号＝１１２１２７０１
出版日期＝１９８３年０７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
初到车站
窗边的小姑娘
新学校
喜欢上啦！
校长先生
中午饭
今天开始上学
电车教室
上课
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
要细嚼慢咽
散步
校歌
送回原处
冬冬的名字
单口相声
电车来了
游泳池
通知书
放暑假了
大冒险
试胆量
排练场
去温泉旅行
培养旋律感
一生最大的愿望
最不好的衣服
高桥同学
不许再往上跳了！
“然后嘛——”
只是开了个玩笑
运动会

小林一茶
一件怪事
用手讲话
泉岳寺
正雄小朋友
辫子
谢谢！
图书室
尾巴
第二个春天
天鹅湖
农民老师
用饭盒做饭
“真是个好孩子呀！”
新娘子
“破学校”
扎在头上的缎带
慰问
健康树皮
讲英语的孩子
学习成绩汇报演出会
粉笔
泰明同学死了
间谍
小提琴
一言为定
洛克不见了
茶话会
再见吧！巴学园
后记